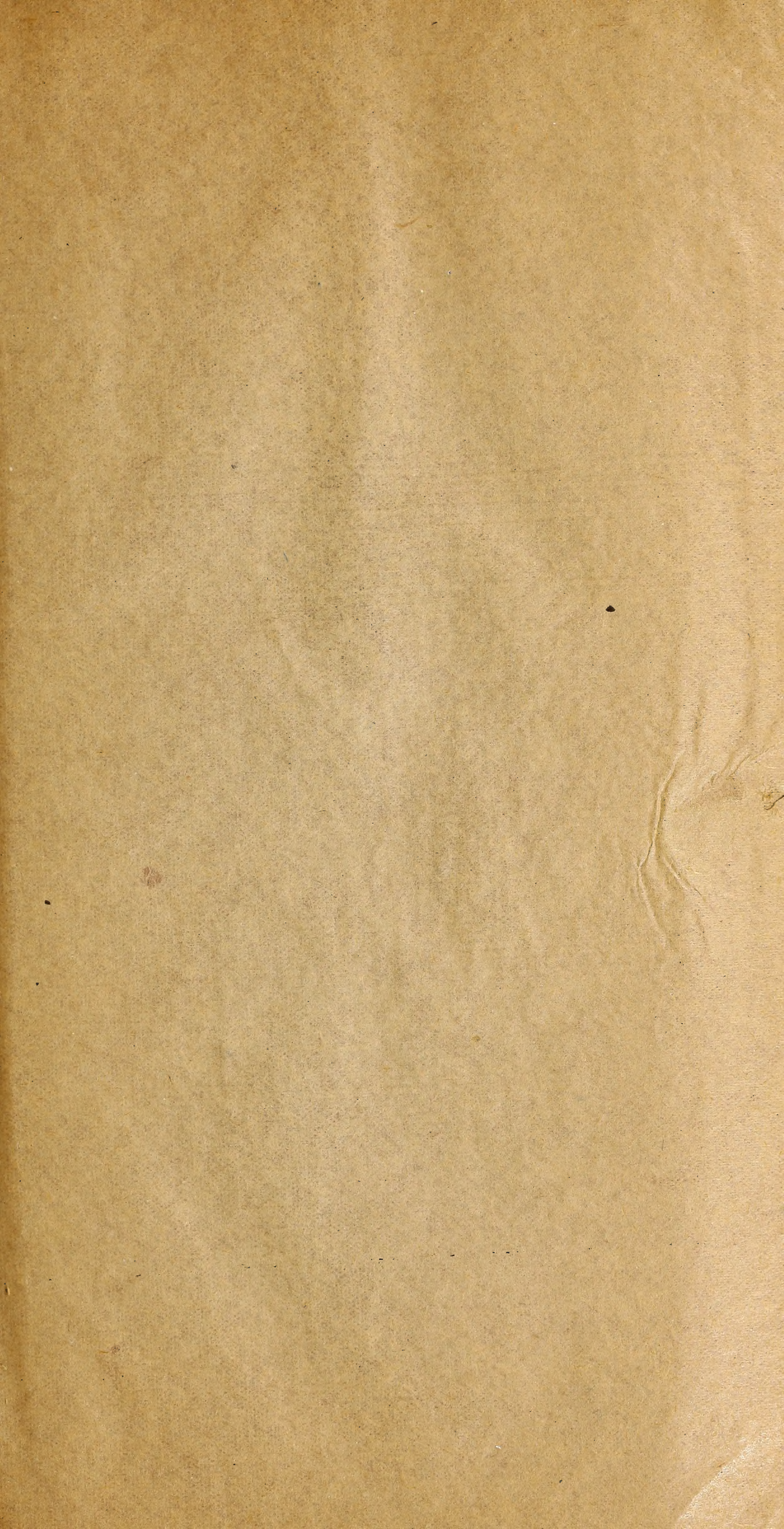
口鐸日抄

上冊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二十二年

口鐸日抄

上海慈母堂重印

崇禎庚午春月

泰西

思及艾司鐸

盤石盧司鐸

口鐸

福唐李九標其香筆記

溫陵張賡明皐

清漳嚴贊化思參

訂正

晉安陳克寬孔熙

同邑林一儁用顳

較閱

弟李九功其敘參定

口鐸日抄小引

泰西諸司鐸之航海而東也、涉程九萬、歷歲三秋、比入東土、而尺絲半粟、毫無所求于人、獨鐸音遠播、其所醒覺而提命之者、不一而足、嗟夫、是豈炫學問而博聲稱者哉、蓋亦以　造物主之眞傳。晦蝕已久。而二氏之曲說。浸淫方深。馮生總總。都在洪波浩淼之中。覔一片板隻筏而不可得。故熱腸不禁。欲爲人世作津梁耳。標不敏、戊辰秋杪、始得就艾盧二司鐸、執經問道、顧質性魯鈍、未能頓了、卽間有所得、亦如稷稷松風、滌煩襟於半晌、不踰時而過耳卽空者矣。夫田父之得燕石也。尙什襲藏之。欽爲至寶。矧崑山之璧。種種見前。乃入寶山而空手回。何能不爲田父所笑。庚午以返、

其親炙二司鐸者、多無曠時、或在同堂、或在燕處、或爲師言之詔我、或爲朋儕之起予、爰筆所紀、不覺成帙、總之余輩如駘駑。策之始前。司鐸若洪鐘。叩之卽響。玆鐸音具在。眞足令愚者醒。頑者馴。智者見智。而仁者見仁。小子何心。其敢私爲帳中之秘也乎。謹揭而傳之、以昭同好、若夫搦管摛詞、亦僅取通明曉暢、固不問其文之工拙也、

崇禎四年重光協洽之歲日在角福唐後學其香氏李九標薰沐

拜手題



李九標印

口鐸日抄敍

口鐸者何、艾盧二司鐸、傳播聖教、覺世之洪音也、日抄者何、吾友李其香氏、嘗侍二司鐸側、錄之以惠同好者也、二司鐸遠自絕徼、浮海九萬、三易寒暑、而至中華、惓惓以愛慕天主。與愛人如己爲首務。斯其淵源之正、願力之宏、心思之苦、有未易明言者、世人拘於舊昔、溺於穢樂、曾不能開拓心胸。馳域外超曠之觀。思此生之所自來。與所自往。甚且認仇作主。歧適軼趨。貿貿以死。而卒不悟。是固司鐸所大痛也。間有彼都人士、與緇衣之好、般般造請者、亦繁有焉、然未繹思乎永報。先責望乎目前不于萬有之上。認至尊至靈之主宰。第於牙慧之後。襲太極理氣之膚譚。不以生死大事。

蚤覓究竟之根宗。徒以異人異書。取快一時之耳目。是何異買櫝而還其珠。自負此一見之奇緣也哉。大抵三代而後、學者多以辭章爲務、科名爲業、又有一切下學之法、設爲方便梯航、積久認眞、錮人思力、故于人性以上。生前死後之大關。存焉不論。論焉不詳者矣。及有一二超曠之士、欲尋究死生之故、而有所未安、乃二氏之流、復刱其虛誕不經之說。搗其虛而中之。如飢人思粱肉而不可得。黠者授以甘餌。而投其鴆毒。反甘之而不覺也。悲夫悲夫。若諸司鐸之教、研理必究其原、察物必精其本、脩治必要其實、諸如舌頭假悟、捧喝僞機、與夫哀哀妙門之幻境、皆鄙絕以爲不足譚、且其學問淵涵、深廣無量、即極穎慧者、未易窺其底裏、間或隨人

叩觸、偶寫霧詮、而當機片語。莫不妙啟扃鑰。徹人心髓。正如暍人得樾。渴驥逢泉。爽快之魂。得未曾有。獨愧吾黨、未能廣竪斯義。迴標特解。爲啟余助我之資。所冀發司鐸之響。更抽繹於無窮者。不無望於高明諸君子也。諸君子試思我黨中、治鉛槧、應制科、一旦雲蒸龍變、或標旆常、銘鼎呂、或廣第宅、飾輿馬、赫赫焉、誇矜其梓里、榮寵其宗祊者、足爲吾生一大究竟乎。抑靈神本鄉。更自有在。而斯世僞榮微福。直轉瞬浮雲。無堪久戀者乎。此關勘破。則凡種種悲愉得喪。勝負短長。舉無足較。而胸中火炭。世境戈矛。一齊放下。而後妙義滿前。始有引伸不禁者矣。酌滴水而想泉源。燃星火而傳衆炬。此之性炎日啟。司鐸之口鐸日宣。其香行且筆不停毫。

時無暇晷。將來之秘笈琅函。其未有止也。獨非吾黨一大快事歟。金玉洪音。請自今日始矣。雖然、司鐸之鐸者口也。其所以鐸者非口也。其香之可得而述者。司鐸之口鐸也。其不可得而述者。司鐸之身鐸與心鐸也。口鐸存乎其香之日抄。身心之鐸。存乎吾儕之日省。以吾儕之身心。仰參司鐸之型範。是卽勒珉摹本兩相印合於無盡者也。此際之通功。其香更有以荃我乎。余羨其香之苦心、慕其香之慧力、竊不勝莫助之愛、而深愧余之不逮也、故忘其鄙拙、而僭爲之序、

林一雋用顥甫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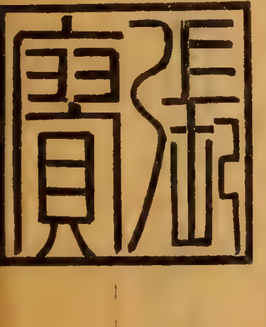


口鐸日抄序

聽啖談不知倦。聞正言則惟恐臥。十九然乎。乍聞正言而動。退輒忘焉。十七然乎。有聞必繹。繹而得、蘄與人同。如是十可二三乎。心得之。口未必能言之。口言之。手未必能錄之。問何以爲、爲孏故、爲忘故、爲拙故、夫亦人耳、人一奮、雖孏必强也。人一恬、雖忙必閒也。人一想、雖拙必無不通也。悠悠忽忽。而曰孏曰忙曰拙。誰授爾此三疾耶。人原無疾。而故自生疾。又或託疾。况爲世俗事。孏亦行。忙亦逐。拙亦營。而曾不得片刻之强之閒之通徹。以從事我生之大根原。與夫我生之大究竟。嗚呼、是可謂終身不靈者矣。子思子勅人戒恐。直嚴須臾、曾氏日省戰競、至死而後知免、是豈區區爲世

緣作計哉。千百年來、普世倀倀其無如、得西方司鐸、提鐸而振焉、人始知有大根原、大究竟焉、但於所云三疾者。未見其有瘳也。即余侍諸司鐸、視閩中諸君子不後、亦且自謂能信不殆、曾何所得詮述一二言乎、乃今而始得吾勝友李其香、聞艾盧二司鐸口鐸、而日抄之也、其香一日聞道、遂靜脩三山堂、思辨一年、等功名于浮雲、視舉子業如弁髦、而且理日益明、才日益邁、歸而誘化數百人、交相磨厲、其德與日俱新、又期追隨二司鐸、周旋不暫舍、其抄未有已也、余雖亦孏亦忙亦拙、慼其香亦稍知勉矣、

温陵張賡識





口鐸日抄凡例

一、是集始于庚午之春、歷年所紀、中更係以月日者、竊效編年紀事之例、

一、集中隨問開明。因機誘誨。咸足裨益性靈。充拓學問。雖無連章累牘之詳。悉皆玉屑金霏之妙。

一、集中或談道、或析理、或旁參度數、爲逐月劄記、故不便別類分編、

一、是集所記、年不數月、月不數日、日不數時、大抵司鐸逢人敷宣。而所記之候則寡。司鐸發論明盡。而所記之語未詳。則繇親炙有疎密之殊。與筆性有敏鈍之異。

一、凡大瞻禮日、司鐸論道中堂、妙義廣博、爲難于憶錄、故兹不盡載、

一、辛未以後、諸友多有分錄、郵筒所寄、彙載成書、雖有芟釐。非同勦說。

一、集中大旨所在、畧加圈點、俾讀者易識指歸。至中間論議剖析、則各隨賞鑒。未敢標炫。

一、集中答述、凡顯載姓字者、悉皆同道諸友、其尚未奉教者、則不借書、

一、各卷目錄、一目只該一則、亦有一目而該數則者、兹凡二則以上、幷分註目下、以便詳覽、

口鐸日抄總目

自崇禎十年正月　至九月

共載三十二日　錄五十七則

第八卷 嗣刻

自崇禎十一年八月　至十三年五月

共載二十日　錄六十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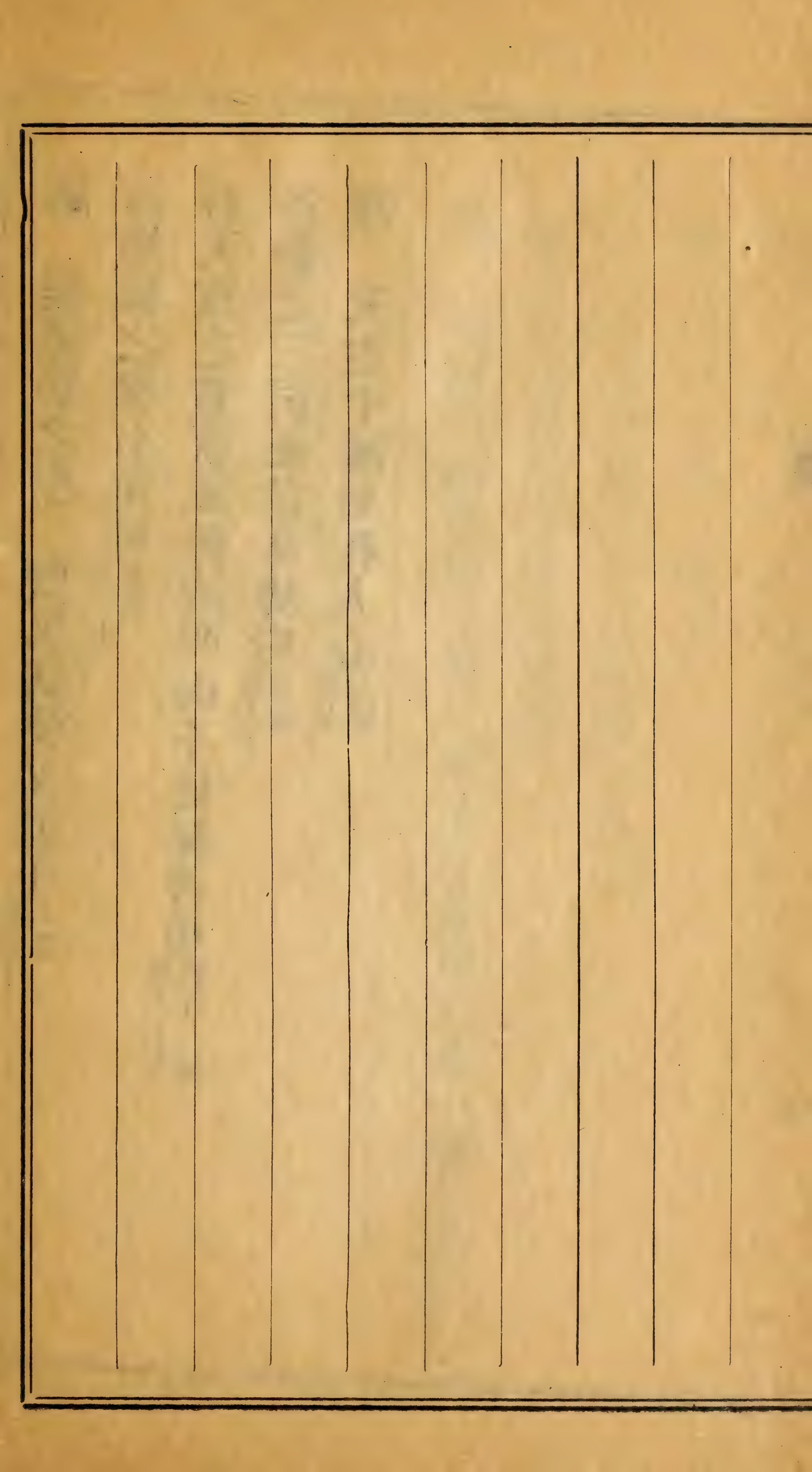


口鐸日抄目錄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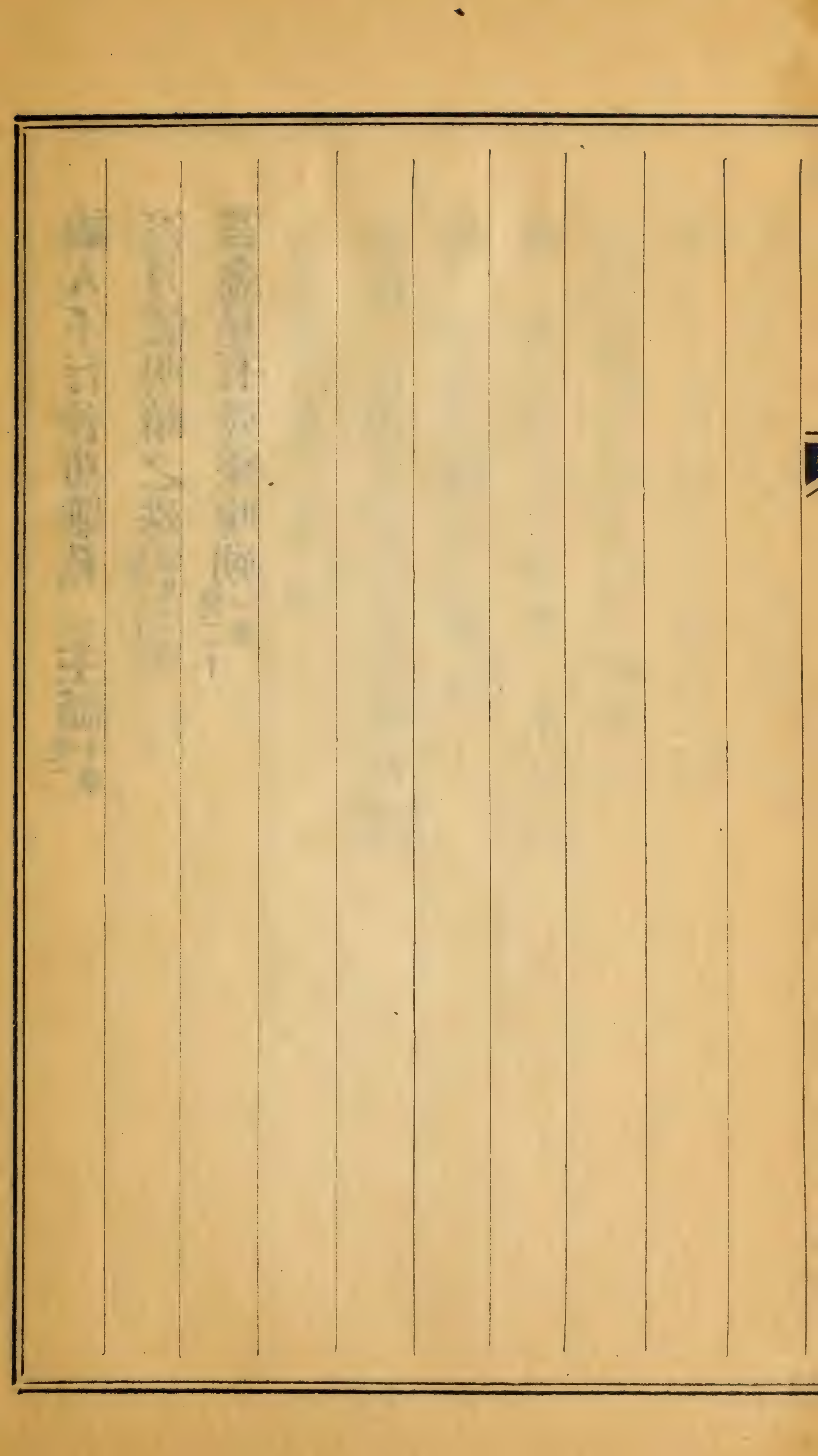
口鐸日抄目錄卷之二

口鐸日抄目錄卷之三



口鐸日抄目錄卷之四

口鐸日抄目錄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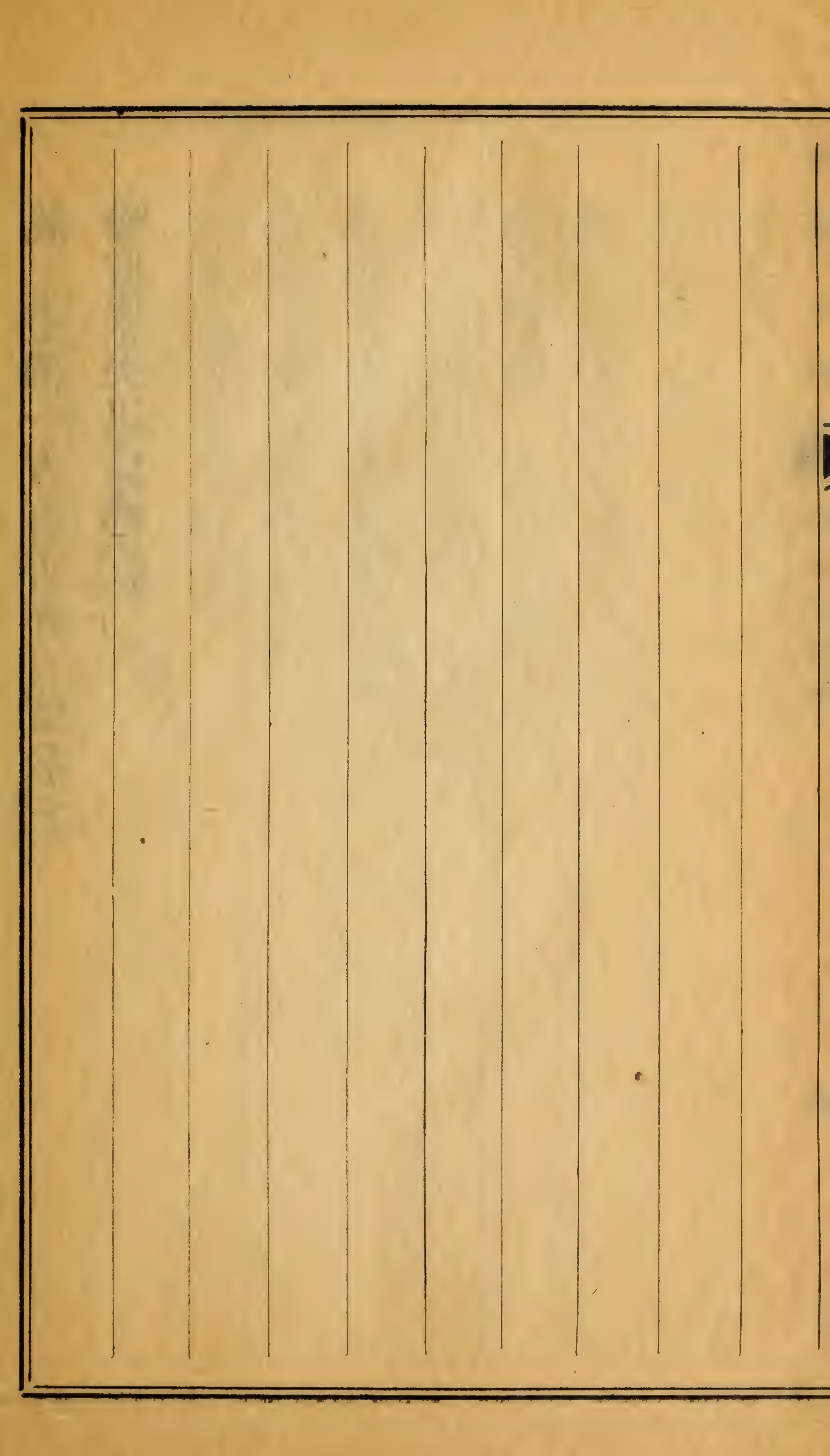
口鐸日抄目錄卷之六

論　天主無所不在見四十五張凡二則

口鐸日抄目錄卷之七

論主罰一方有善亦可蒙赦見六十七張

喻取衆美以成德見六十七張



口鐸日抄卷之八目錄

口鐸日抄卷之一

泰西　思及艾司鐸
　　　盤石盧司鐸　口鐸

福唐李九標其香筆記

溫陵張　賡明皐
清漳嚴贊化思參　訂正

晉安陳克寬孔熙
同邑林一儁用顲　較閱

弟　李九功其敘參定

崇禎三年庚午、余違艾盧二司鐸、斗柄一周矣、春正月晦日、以試
事抵郡、入晋謁、時滌罪甫畢、適與劉良弼對語、艾司鐸謂余曰、
子何言乎、人有過不自知、須藉友以發明之、如子有眼、具見人
面也。而不能自見其面。若人則能見子面矣。
司鐸謂良弼曰、向所請書、亦時熟玩否、對曰、方珍其書而不忍
讀也、司鐸曰、何爲、曰、恐汚書耳、司鐸曰、書汚而人潔矣。譬之帨
巾焉、巾汚而身潔矣。
有頃、余述客歲致病之繇、與籲祈　大主、始蒙祐而終不然之
故、司鐸曰、昔　耶穌講道山中、宗徒航海先歸、忽颶風大作、船
將沉、　耶穌涉海往救之、宗徒伯鐸祿者、望見曰、吾　主乎、吾

將往從焉、　耶穌曰、來、伯鐸祿遂躍入水中、其足不沉、徐見波濤噴湧、心忽生疑、遂溺、　耶穌挈其手拯之曰、子何信之淺哉、是之謂大信不沉、少疑卽溺、吾子得無類是乎、

司鐸問曰、子見林用籲乎、對曰、用籲近有子喪、憂鬱殊甚、司鐸曰、昔聖若白有數子、不踰時俱喪、諸不聞道之人、遂有以此而訾聖教者、若白不爲動、曰、子原　大主所賜、一憑　大主所收、吾惟恭聽主命而已、後若白連舉七子、富貴倍于前、近閱用籲解惑一書、具見識力、用籲既著書以解人之惑、尙其以若白之言自慰乎、

二月六日、瞻禮甫畢、艾司鐸謂衆曰、今日聖本篤升天日也、本篤

年方壯時、潛修山中、一日慾念忽熾、苦不能禁、遂赤身入叢棘中、展轉受刺、至遍體流血、慾念乃止、夫身猶驢馬也、靈魂其主人也、主人之御驢馬、委其轡焉、一任其所之、勢必有顚躓之患矣、惟控扼之、鞭策之、而驢馬始騁乎康莊之途、曾何顚躓之與有。

十有二日、文學薛某者、久慕聖教、特因循而未勇决也、日正中入謁、艾司鐸諄諄誘勸者不一而足、文學遽問曰、某某亦已從教否、司鐸曰、有人於此、飢而待餔、必俟衆來始食、斯亦一道也、然俟久不至、則必先食、如必强待不至者而後食、恐終有不得食者矣、其飢寧有已時乎。

十八日、將午、二司鐸步于庭、視壁間所畫羅瑪地圖、艾司鐸謂余曰、羅瑪斯時、尚未行彌撒、（祭名詳見本論）余愕然曰、時有不同乎、司鐸曰、有、余問故、司鐸曰、日輪所照各有先後故耳、蓋地如圓球、四面皆人所居、日輪照之、每東西三十度、而隔一時、今四方之人、各以所居之子午線爲午時、則離此東三十度者、已爲未、離此而西三十度者、尚爲巳也、羅瑪去中邦百餘度而遙、算此時尚爲寅。故知其彌撒未行耳。余曰、信如師言、推之敝邦諸省、即緬甸之去吾閩、已二十度、今此方午初、而緬甸不尙爲巳乎、司鐸曰、然、余曰、夫星家之擇日推命也、以爲普天之下、同此時耳、今即王會之內。便已不同若此。彼星家安所憑以定吉凶乎。司鐸曰、

吾固謂其不足信也。而世顧惑之何哉。

三月十一日、余復至堂、得一帙曰、彌克兒遺斑、讀之、知為溫陵張見伯作也、見伯名識聖名彌克爾、乃張令公賡之子、自述其在杭時、病困籲祈 大主、忽于床帷有光一道、遞現二十一字、曰憤勵。曰解虐。曰德鄰。曰白鄉。曰聽簡。曰徤盟。曰百蘩亦脫。曰三年當受予。且自釋其義、具載篇中、余讀而異之、因請其詳、艾司鐸曰、是張子十七歲時事也、張子雖妙齡乎、而脩道之心、忻勤眞摯、皆高人一等、故其收功倍速。而靈蹟倍奇。余曰、張子在乎、司鐸曰、去世矣、庶乎升天矣、曰、升天何期乎、司鐸曰、即現字之後三年也、昔張子現字時、吾方在杭、張子至堂、備述前事、其所

云三年將受予者、意　大主將增其慧力。吾已默定爲去世升天之期矣。果于三年後是月是日是時親見　天主耶穌、覺初尙呵責、有聖瑪竇及利瑪竇者、旁爲轉祈、方許登化光天焉、斯蓋絕而暫蘇時、備告其父若舅者、且臨終作書、別教會諸友、道此行望得安息之所、不必以去人世爲憂戚云、余聞而悚然者久之、夫張子以如許功行、尙微干　主怒。獲祈乃免。而况其下者乎。日監在茲。可畏哉。

十有三日、將夕、余偕王子薦侍先生、偶談勸學惜時、與晝夜長短之說。艾司鐸曰、盧司鐸在歐邏巴之北、有時晝極短、而夜極長、余訝而未得其解、司鐸曰、子毋異也、尙有極北之地、以半年爲

晝、半年爲夜者、余益訝之、司鐸笑曰、昔者徐子嘗聞斯說、深求而不得、吾取簡平儀示之、始了然而去、余請其畧、司鐸曰、斯地正居北極之下、自春分至秋分日地上環繞皆照見北極下之地。故此半年常晝而不夜。自秋分至春分日地下環繞皆不及北極下之地。故此半年常夜而不晝。若在南極之下。則反是、今子中邦所載、有日初出蒸羊脾、未熟而日已入者、大都皆極北之地也、余聞而嗒然若喪、退思輿圖所畫、微識其解。夫拘儒以目所不見謂無也、孰知以理測之、固鑿鑿可按若斯者乎、居有間、衆談張彌克之事、子薦問曰、張令公尚有幾兒乎、艾司鐸曰、令公共有六男、彌克其三也、今其四者亦升天矣、四男名

就聖名悌尼削、其在杭進教時、纔五歲也、幼而穎異、不讓厥兄、至若虔恭恪守、有老成人所不如者、楊京兆淇園極憐愛之、一日于聖堂前、京兆問曰、天主誰生乎。曰、聖母。聖母誰生乎。曰、天主。衆咸服其警敏、今偕其兄可得天上國、張令公方謂亡兒而得兒也、

十四日、陳孔熙至堂、余述昨晝夜長短之說、適艾司鐸出、余復按地圖以質、司鐸曰、未足也、遂出天地儀示余、且縷縷言之、余質性魯鈍、倉卒未能了了、司鐸曰、是烏可一蹴至乎、姑先誌儀圈諸名、可漸而學矣、按天地儀、架上一周者、爲地平圈、以分上下、與南北極直者、爲子午圈、以分東西、中半截、爲赤道晝夜平圈、

以分南北、赤道上、為晝長圈、赤道下、為晝短圈、晝長圈上、為北極圈、晝短圈下、為南極圈、與赤道斜交、牛向北、而上接晝長圈、牛向南、而下接晝短圈者、為黃道圈、是卽日所經行處也。其與赤道圈相交、過二分者、一為二分圈、一為二至圈、此其大畧也、若夫推驗運行之法、尚藉師資耳、

有頃、盧司鐸出、見余手執天地儀、盧司鐸笑曰、天地在手矣。余復就教、司鐸曰、日有二行、有本天自行者、有宗動天帶而行者、其自行者、自西徂東、行常遲、一日一度、一歲一周天者是也。其為宗動天帶而行者、自東徂西、行常速、周天三百六十度、一日一周天者是也。夫人知日自東出耳、不知日之自行、則從西出、

先儒所謂蟻行磨上者近之、
十五日、盧司鐸徐步外堂、熟視地圖、余問司鐸曰、夫地圖諸體不一、意必有平面者、有半球者、有半面者、而圓球之象始備、司鐸曰、是未若製就圓形者、更爲易覩耳、于時出木地球一枚、大僅盈握、其所畫與圖無異、但具圓形、則所云四面皆人所居足底相向者、一覩而瞭然矣。司鐸又取天地儀參對、顧謂余曰、天道常動。而地道常靜。今試取地球以象地。天儀以象天。考北極之高下。稽太陽之子午。而東西相距度數之遙。時辰之早晚因之矣、回思艾司鐸所云、斯邦爲午、而大西尙爲寅者、觀斯球而益信、

盧司鐸復取圓球、與輿圖較、覺東西度數、微有未合、司鐸曰、大地之上、諸邦相錯、定南北易、而東西難、余問故、司鐸曰、定南北者、惟測南北極出地幾何度、則地勢之高下、纖毫不爽也、而定東西者、必俟之月蝕之日、某邦某時蝕、某邦則某時蝕、或日蝕之日、某邦蝕幾分、某邦則蝕幾分、某邦蝕、某邦則不蝕、會而推之、而地勢相距之遠近、始可定耳。余思大地廣矣、非測天文以列地勢、則高下遠邇之數。孰從而辨之乎。

十六日、余侍司鐸、偶及堪輿之說、艾司鐸曰、人之生也、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手足能持行。而不能庇其子孫、或富且貴、豈既死之後。目不能視。耳不能聽。口不能言。手足不能持行。而能庇子

孫以富貴。豈不惑哉。且既朽之骨。并其耳目口鼻手足而無之。而謂于數十里之遙。數百年之遠。呼吸可通。禍福不爽。則又惑之甚者也。

又曰、今堪輿家談風水。必言山從何來、從何去、于何卓越、于何結聚、沙水如何滙合、如何環抱、然在江南多山之處。猶得謬張其說。吾嘗過齊魯汴洛之地。平空一望。曠埜千里、而人之葬其先者、有何來龍沙水。可辨吉凶。而衰旺興替。種種不同。則何以說也。

又曰、人之擇吉地、不過爲獲福計耳、乃有過信風水之說、至忿爭鬬訟、連年不解、有骨肉未入土、而家已零落衰替者、是求福

而反得禍也、人顧惑之不已、何哉。

又曰、聞中邦昔有達官、惑堪輿之術、求吉地、累年不得、一日于山中、遇一老農、問曰、官人在此胡爲乎、達者具告以故、老農曰、余今年八十餘矣。多見戴紗帽來尋墳、未見其後卽有戴紗帽來拜墳者、達者聞言、廢然而返、又紹興一孝廉、擇地葬其親、自負必得狀頭、卽堪輿家觀者、無不以狀頭期之、孝廉益自負、比入省試、首塲以誤字貼出、大失所望、竟抑鬱而死、夫過惑于風水之說。究以性命殉之。夫人之愚。一至此哉。

十有九日、諸友請于艾司鐸曰、願聖教諸書、多譯廣刻、庶闢邪崇正、易爲力耳、司鐸曰、然、是猶藥肆焉、諸品咸備、始可隨其病而

療之。

廿一日、尋獲十字聖架日也、艾司鐸詰余曰、報効吾 主、以何者爲首功、余對曰、熟觀諸書、孜孜接人耳、司鐸曰、是非功之首也、余曰、首功云何、司鐸曰、未有大于爲 天主而負己之十字架者、昔 耶穌之語宗徒、亦惟曰、爾其日日負己之十字架以從我。未及于接人也。夫十字架、有有形者、有無形者、子自入道以來、業已尋得十字架矣、子宜負焉。如不願負而拖之。則更重矣。蓋指克己忍耐絕慾諸德也、余唯唯承教、徐又曰、卽負十字架、亦有兩等、有強負者、有欣負者、而欣負之功更大矣。

二十二日、諸友欲立善終會、請諸艾司鐸、司鐸曰、是不可不知其

義也、夫善終者、豈其獲享壽考、老死牖下之謂哉、必也靈魂求息止安所焉。今人之生命脩短遲速。惟　主所操。吾不知終之何期也。然不可不求其善。須有備焉。而後可以無患矣。故善其死者、必先求善其生、善其生者、斯可以善其死者也。吾子識之、

二十三日、艾司鐸設席、招林志伊、劉良弼及余、有頃篝燈、而羣蠓集焉、司鐸曰、夫蠓見火光而悅之。不知適以喪其軀、夫世路之爲光也多矣。吾懼其喪子軀也。子勿悅而避之可耳。

時海寇就撫、聞復掠海上、良弼曰、彼惡性素成、不可移也、司鐸曰、不然、人之爲惡也。如以歸之性則惡人爲無罪矣。譬之火焉、火有燎原之勢、而火無罪者、以火之性然也。　天主至善、豈有

賦人惡性之理、縱原罪未除、詳見本論皆可以爲善、特氣禀微有剛柔純駁之殊耳。至于善惡之大分者、習使然也、雖然、惡人之良心。原自不滅。如肯猛醒回頭。其爲功也、更倍于善人、譬之二馬並驅。其一調良閑習、御之者不用鞭策、而自適康莊之途。其一蹄嚙不可制、不善騎者、必有顚躓之患、如能控御之。嚙勒之。則亦可馳驟而追及乎良馬。斯其力倍而功多矣。西方有黑人國者、素無君臣父子夫婦之倫、近有會士、敷教其地、遂稍稍知義理而別人倫。是亦性可爲善之一証已。

司鐸問志伊曰、近亦勉勵立功乎、志伊遜謝、若不敢任、司鐸曰、人之處世也、如水中舟、遡流難從下易須勉爲其難者、如不猛

力爭上勢必趨于下流矣。

秋九月、廿有二日、艾司鐸賁余鄉、謝文學邀欵、偶述其總理家計、勞瘁不足之狀、司鐸曰、昔有道行而渴者、迎流飲之、非必盡障江流以充己腹也。不過數勺已耳。留其餘以俟來者、今君之治家也、庶幾聊以止渴耳。安能盡後人而謀之乎。

晦日、韓文學問道于司鐸、曰、 天主之爲萬物主也、孰從而見之、司鐸曰、心之爲百骸主也。又孰從而見之、而百骸莫不聽其使令。不以目之所不見謂無也。矧爲天地萬物之 大主者乎。

冬十月、三日、劉總戎過訪、時瞻拜 聖像、因問曰、似乎、司鐸曰、此似矣、然更有眞者、昔 耶穌在世時、有國王仰其聖德、欲見無

穌、密遣畫工圖其像、畫工一見　耶穌、神光逼射。不能注目。耶穌知之、因取帕蒙其面、而　聖容已宛在帕中矣。此帕至今尚存、吾未航海時、曾親見之、鬚眉畢具。恍恍如生也、

亭午、司鐸出訪客、余偕翁允鑑陪行、司鐸曰、昔有三人同行者、道遇橫逆、一人笑、一人喜、一人哭、其笑者、笑其無禮于我也。喜者、喜增吾之功德也、哭者則不見有我、哭其自陷于罪也、之三人者、俱得處橫逆之法。然而哭者摯矣。

比歸途、見有揚幡于道者、司鐸問曰、之何爲乎、允鑑曰、爲亡者建功耳、司鐸笑曰、生前無功。而待後人建之。譬之夜行者、前途無燭。有人持燭而遠在後。其何能濟哉。

初五日、司鐸復訪客、過謝文學齋頭、司鐸敷宣聖教、不一而足、文學唯唯、曰、余于諸事、總憑心而行耳、司鐸詰曰、君聞聖教、亦心服否、文學曰、然、司鐸曰、君既心服聖教。而未肯勇决以從。烏在其憑心而行也。文學瞿然曰、司鐸教我矣、

十一月朔日、艾司鐸回三山、兩閱旬矣。余復自家抵謁、問于司鐸曰、教中事理、廣大淵深、有愈析而愈無窮者、即如降生救贖、此莫大事理也、向承師訓、若無可疑矣、近與其敘質疑送難、復覺有未安者、非師其誰啓之、司鐸曰、云何、余曰、 天主降生、爲萬民贖罪是已、敢問所贖之罪爲何罪耶、如世人所造罪惡、吾主盡贖之、則諸惡人、皆可免地獄之苦、吾 主至公、諒不如是

也、司鐸曰、吾　主之爲萬民贖罪也、乃捐一身、爲萬民贖罪之價也、價在玆、必有取是價者、始得沾救贖之恩、今之七撒格勒孟多、（詳見教要）正所以取之之路也、若無是七之一、吾　主縱欲加恩、而已不取、其負吾　主也多矣、地獄之永苦且加甚焉。譬如有良醫于此、憫世之沉痾、多方苦勞、積至貴至妙之藥、以廣施萬民、效可立見、然必人哀籲求之、始可回生起死、如彼惰者疑者、勢將立斃、是非良醫之用情不摯也、吾不思所以取之也。

余曰、吾師之教、誠不易之論、然此可爲降生後之人言、若未降生前之人、當若何、司鐸曰、吾　主降生、雖在一千六百三十年之前、然當原祖獲罪之始、（詳見龐子遺詮）其降生之意、早已明示于人。

如救贖之價、雖未散布人間、而已早備之矣、故自亞黨厄娃而下、代代傳吾　主降贖之意、凡發愛望之心者、俱可沾吾　主大恩、此靈薄諸信者、所以得偕吾　主同升也、（詳見本論）

余曰、古今萬民、必有信望愛三德、始沾吾　主救贖之恩、若彼孩童無知而死者、將何處蒙恩耶、司鐸曰、吾　主未降生之前、凡孩童八日、必奉獻　天主、行禮而命名焉、卽吾　主降生第八日、亦遵依古禮、奉獻于　天主罷德肋、斯卽蒙恩之路也、若已降生後、定爲領洗之禮、洗滌原罪、其蒙恩又不待言矣、總之古今萬民、其升天有路者、不專靠自己功德、全賴吾　主救贖之恩、古聖有云、吾　主降生之恩、更大于化成天地者、正謂此

也。

初五日、林子震出自內堂、余迎問曰、司鐸何爲、答曰、著闢堪輿一書耳、余曰、堪輿之不足信也、亦旣聞命矣、然特論陰穴、未至于陽居也、今有一二名區、科第輩出、外此則寥寥若晨星、意風水所鍾、亦或有然者、子曷爲我質之、子震曰、諾、有頃、謂余曰、向以子言問艾司鐸、司鐸曰、聞閩省科名、宋末明初、延建邵汀爲盛、今則漸歸泉漳矣、夫延建諸山川非有變于昔也、而泉漳亦非有增于今也、顧彼盛而此衰、此興而彼替、推之天下、莫不皆然、則所云風水、又安在耶。

越四年辛未春正月二十九日、余試于郡、時艾司鐸有樵川之行、

獨慮司鐸在、余問司鐸曰、聞吾師有審判圖、可得請而繪乎、司
鐸曰、無有也、別有圖數幅、爲子陳之、
則見有一像、坐烈焰中、蓬頭裸袒、口張如箕、兩魔挾之、旁有二
小像、亦倒烈焰中、似有展轉不能堪之狀、司鐸曰、此地•獄•之•靈•
魂•也、張口者、其呌呼之狀耳、
次見一像、合掌當胸、兩淚下垂、有火環繞之、而不受魔苦、司鐸
曰、此煉•獄•之•靈•魂•也、合掌者、順受　主命耳、
次見一像、冠服咸具、兩目上視、兩手當胸、而和悅之色可掬、司
鐸曰、此天•堂•之•靈•魂•也、目上視而合掌者、愛慕　天主耳、
余曰、觀止乎、司鐸曰、未也、復出一圖、見有少年人、一天神介其

側、一人貌美好、手持酒卮迎其前、前有總路、階級可登、至中而兩岐焉、右一路、甚闊而多花木。及路盡、則有人蹎而顚。而魔鬼之在下者。伸手接之。俾偕烈焰中。左一路、則甚窄而多荊榛。及路盡、而雲霞環繞。衆天神在焉。余未解其義、司鐸一一示之曰、少年者、童性未定之人也、介其側者、護守天神也、迎其前者、魔鬼幻爲美悅之色、置鴆毒于酒卮中、以誘之者也、總路者、人幼時善惡未分之路也、右路則闊而易行多花木而可喜以譬世人見夫僞樂穢樂而躭之溺之不勝暢快究且與魔鬼爲徒也左路則窄而難行多荊榛而可畏以譬脩士甘夫世苦世患而不怨不尤不敢退轉究且與天神爲伍也余聞而悚然怖畏、嘖

然嘆想、退而自思曰、地獄如彼其永苦也、煉獄如彼其暫苦也、天堂之樂、非純脩之士、其誰登之、況夫一人之身。天神護之。魔鬼誘焉。善惡岐分之始。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二月二日、余問盧司鐸曰、人之靈魂、其死入地獄是已、然亦有現相人間者何、司鐸曰、是有兩說、具載書中、子未之考耳、一則魔鬼計較甚多、諸如建功設醮之類、其有幻現諸相者、皆魔鬼所變弄、以誘世人者也。一則地獄中靈魂、 天主亦有時暫容其出現、以示靈魂不滅意耳。

余曰、地獄靈魂、業已備嘗 天主諸罰、既能出現、何不明告世人、力行正道、乃致淪胥及溺耶、司鐸曰、昔有富人、列鼎具食、乞

人辣雜祿者、行善而貧、呼乞竟日、而富人不顧也、後辣雜祿死、而富人繼死、辣雜祿之魂、得依古聖所居、有大聖人主之、彼富人則已墮地獄矣、仰見辣雜祿、遂呼大聖人曰、我爲獄火燔灼。病渴已甚。幸命辣雜祿以一指點水。庶其救我渴乎。聖人曰、向者辣雜祿呼爾、而爾不應、是爾樂而辣雜祿苦、今辣雜祿樂而爾苦、固其宜耳、富人曰、吾不知有今日故至此、何不命死者復生、告我之兄弟子孫乎、聖人曰、經典所載。昭如日星。彼輩多見而不信、縱命人復生告彼、彼仍不信也、何以告爲。今　天主聖教、其入中邦也、雖僅數十年、而中邦孔子之訓、則已二千餘載矣、夫能力行孔子之訓者。進而聖學。當必易易。然誦讀孔子者、

朝斯夕斯。未聞身體而力行之也。又何須獄中之魂。出而爲彼告也。

初五日、瞻禮甫畢、盧司鐸詔于衆曰、今日經中有云、爾等祈求、毋徒爲愛我及加恩我者。亦當爲薄我及仇我之人求也。爾不觀天主罷德肋乎、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炤臨也。初不以善人惡人而有異也。而且譬之田焉、有善人之田、有惡人之田、雨露滋之。善惡何擇焉。蓋 天主愛善人亦併愛惡人。其不即加罰者。夫亦徐徐焉冀有去惡返善之日耳。故子等祈求、亦當爲諸罪惡之人、庶幾返善有路。或不受 天主之永罰也。是即以 天主之心爲心矣。

又曰、我等學道之人、凡諸善事、須闇然行之、若爲名心所動、昭昭章示于人、則人或贊揚之、推重之、是已獲善報矣、身後何報焉、必也力行善事、不求人知、夫人不知者、　天主已知之、人世所未報者、　天主必終報之、故今日經言有云、諸凡施捨者、右手施之、亦不使左手知之也、此之謂也、

又曰、傲爲百罪總名、心太勝、皆傲念也、此邦之人、大都犯此、姑無論他事、即如持誦之時、亦有傲念竄入者、蓋罪宗有七、皆爲明盜、獨傲爲暗盜、明盜易禦、暗盜難防、子其愼之、

初八日、姚秉俊聽講、邀余陪坐、盧司鐸曰、哀矜之行、最爲要德、彼貧人者、富人立功之地也、若世無貧人、則富人欲立功而無從

矣。余聞而有觸、因請于司鐸曰、昔有友嘗問余曰、 天主生人、胡爲有富貴貧賤之殊乎、余應曰、 大主之生萬物也、有高必有下、有平必有陂、如天地山澤之異位是也、故其生人也亦然、如必盡富而無貧。何名爲富。盡貴而無賤。何名爲貴。余當時謬應若此、未知有當否、司鐸首肯曰、子言良是、譬之人身焉、莫尊于目、而目司視、莫卑于手足、而手足司持行、如手足必欲如目之視。不願有持行之勞。則誰與司持行者。吾知其勢不可也。如人必盡富貴而無貧賤。則誰與通功易事者、誰與服役代耕者、此在一家且不可。而況國與天下乎。且人之貧者、又未可怨尤天主也、 天主生人、自有日用之外糧。爲人之罪宗。不肯自克。

乃有淫者、貪者、饕者、惰者、馴至于貧而不能自立、至不能自立、而乃咎造物主之有偏也。豈不悖哉。

十一日、姚秉俊告歸、盧司鐸語之曰、昔有初學道人、欲入隱脩會、附舟而行、與舟中人語、出言輕脫、殊無簡默愼重之意、適有會士同在舟中、亦不知其爲學道人也、比登岸偕行、始知之、既入門、會長問斯人于道若何、會士答曰、不知、但見如旅舍耳。余請其解、司鐸曰夫旅舍者、洞開門戶。初不擇人。而恣其出入。以故多有盜竊之虞。若人家則必簡點關防之矣。今子之返也、尙其愼爾言焉、毋爲旅舍斯可已、

十二日、瞻禮畢、適天寒甚、盧司鐸謂衆曰、今日寒乎、衆曰、然、司鐸

曰、以內心之熱、禦外身之寒可矣、然此非虛語也、人有諸內者必形諸外、如忿懥者氣必盈、愧怍者面必赤、子如有眞切之熱心、未有不形現于外者也、

又曰、吾　主受難之期將至矣、子等當深思其理、痛自刻責、未可悠悠泛泛如平時也、譬諸人有愛子、多行不義、有司者治之、其父慮子罹厥刑也、以身代焉、雖備極鞭笞囹圄之苦、亦所不辭、何也、其愛子者摰也、然爲其子者、當父此景、必過自貶損刻責有加、如仍鮮衣而美食焉、其爲不孝也滋大矣、

居有頃、陳孔熙與衆友、參較西音、司鐸曰、中邦字多而音少、其音多同、太西字少而音多、其音多異、故太西雖奧衍之文、一人

誦之、衆未有不解者、若中邦則必取而讀之、始盡其義、以字多混音故也、雖然、子等如知音少而字多、尚其多讀書而少出話。卽孔子不云乎。君子欲訥于言、

二十日、瞻禮甫畢、盧司鐸語余輩曰、子等知　天主之尊嚴、亦知天主之慈悲乎、今日萬日畧經、載吾　主設譬有云、昔有富人、生二子、長者安其生業、時順父命、少者求析產以自異、父勉從之、因挾所有、蕩遊遠方、不數年耗盡矣、不勝凍餒、乃入爲人奴、供豢豕之役、卽欲求豕食餘物、以充飢餒、而不得也、于是痛悔、逃歸、跪父前哀訴曰、不肖子蕩父財、實無顏見父、今爲飢餒逃歸、不敢求爲父子、得爲父之廝養足矣。父憐且喜、因命人宰牲

宴客、以爲樂事、其長者自外歸、聞之不懌、恚曰、吾日順父命、求一物會客而不可得、今不肖弟蕩歸、乃宰牲爲樂乎、父出慰之曰、爾日在吾側。吾物卽爾物也。何分焉。爾弟蕩費于外。吾甚憐之。今日悔而知歸。吾安得不樂哉。吾主之意、以譬善惡之人天主視之皆子也。其惡者、受　天主所賜諸恩。乃多行不義。奴于魔鬼。而靈魂無德。不勝餒焉。一旦痛悔來歸。謙卑求宥。尤吾主所憐而倍愛之者也。予自入中邦、見夫初入教者、如自敍其生平無大過、不大獲罪于　天主者。斯其用功也必不力。而蒙恩也亦不深。如有一向沉迷。翻然悔悟。自求赦宥之不暇者。則必猛力用工；以補從前之失；宜吾　主之倍憐愛之也。

廿一日、余將辭歸、盧司鐸曰、今日其行乎、吾欲以心相贈耳、余不解、謂是寒暄語也、林子震曰、非也、司鐸有心圖、盍請觀焉、余喜而請之、圖共一十八幅、各繪一心像、而寓言則別、

其一、畫一心居中、衆人在下、各以兩手捧之、如奉獻狀、司鐸曰、凡人之入教也、須一心奉獻　天主、無論爲賢爲聖、都不外是、斯圖也、其群聖賢共獻一心之像乎、

其二、則畫一心、雖牛墮網中、有二天神居上、復有三人者在下、一裸形、一持刀兵、有猙獰狀、一盛飾、有張大狀、司鐸曰、人只有一心、天神護之、而三仇誘之、之裸形者、肉軀也、持刀兵而猙獰者、邪魔也、盛飾而張大者、世俗也、牛墮網中者、人日罹三仇之

網、畢世而不得脫也、嗟夫、人心若此、吾　主之啓祐、又安能已乎、

其三、心有重門、如緊閉狀、吾　主持門環叩之、且側耳以聽、司鐸曰、人心錮閉深矣、非吾　主其誰啓之、其側耳以聽者、覵吾之應與否也、若叩而不應、將奈何、

其四、則心之門已啓、但昏黑甚、吾　主入其中、持炬照之、諸虫蛇蝦蟆之屬、種種畢見、司鐸曰、昏黑者、象心之穢而蒙也、虫蛇蝦蟆者、狀諸邪念也、既心知有吾　主、則吾　主必賜以寵光、照見諸邪、自今而後、有不安其所者矣、

其五、畫吾　主持帚、將心中虫蛇蝦蟆諸物、一切掃之、司鐸曰、

斯止罪之赦也、人既知入教、則從前種種諸罪。吾　主必赦免之。令其自新。

其六、吾　主于心中、作洒水狀、司鐸曰、是之謂領聖水洗之滌之。勿使污之。斯吾　主意乎。

其七、吾　主在心中、五傷流血、有二天神、扶一嬰孩、以血濯之、司鐸曰、此受難救贖之義也、嬰孩者、人之靈魂耳、夫人雖入教、必藉吾　主救贖之恩、濯靈魂而使之潔、升天庶有路乎。

其八、心漸有光明狀。吾　主于中端坐、帷幔具設、司鐸曰、夫人心既啓、又得吾　主照之、掃之、灑之、濯之、自此心日淨瑩。而大主臨格之矣。

其九、作吾　主垂經示訓狀、司鐸曰、欲人明理耳、理道無窮。須講解經書以通之。

其十、畫心作四域、一死候、一審判、一地獄、一天堂、司鐸曰、此四末也、人心而常念四末。則必倍恐懼脩省。善日以增。而過日以寡。

其十一、作吾　主負十字架像、諸受難之具、種種咸在、司鐸曰、吾主之受難、原爲吾人、人當思　大主莫大之恩、亦負己之十字架以從。勿狃安樂。勿避窘難。其可耳。

其十二、則環心皆花、吾　主於心中、復加種焉、司鐸曰、此花名玫瑰、美德之喩也、人旣明理。又常念四末。常負己之十字架、則

諸德咸備、故吾　主亦賦以聖寵、德且日盛。

其十三、天神于四傍作樂、吾　主心中爲之按節、司鐸曰、工夫至此、漸臻樂境矣、

其十四、吾　主于心中作樂、天神四傍長歌和之、司鐸曰、至此又加暢矣、

其十五、有狂風怒濤之象、而吾　主在心中、晏然酣睡、司鐸曰、世途盡風波也、人心既有樂境、將舉世群震撼之、固不能攖吾寧也。

其十六、畫吾　主彎弓、射火箭于心狀、司鐸曰、人當德行純全、則愈愛慕天上之事、樂與吾　主相從、而頓發熱心焉、

其十七、則心中有火、蓬勃上炎、司鐸曰、至此則心愈熱矣、

其十八、則心中及四傍、遍畫掌樹、而吾　主儼然居上、司鐸曰、太西有掌樹、壓之則愈伸、故戰勝者必執以表功、取克敵之象也、人心而至此、業已戰勝三仇、得吾　主爲依歸、非天上國何以有此。然此其大畧耳、若欲細繹之、雖更僕未易竟也、

廿二日、謝仲升就試于郡、晉謁盧司鐸、偶談功名之事、仲升曰、諸以功名祈　大主者、吾　主多未之許也、司鐸曰、子求功耳。不必求名。功成而名至矣、

口鐸日抄卷之二

泰西 思及艾司鐸
盤石盧司鐸 口鐸

福唐李九標其香筆記

溫陵張賡明皐
清漳嚴贊化思參 訂正

同邑 翁鶴齡允鑑
林雲卿鳴見 較閱

弟 李九功其敘參補

夏四月朔日、艾司鐸回自樵川已閱月矣、余至三山入謁、而二司鐸具在、盧司鐸徐問曰、翁允鑑求領聖水、亦心切否、對曰、然、艾司鐸曰、未也、斯只可言欲、而未可言要。余曰、欲與要有異乎、司鐸曰、欲奉教者、徒興慕道之心。間有顧慮、而未肯勇決耳。若要、則必猛力奮斷。雖有他慮、不遑顧也、今彼地獄之人、豈無欲奉教爲善之一念。惟其因循不斷。致墮永罰。吾方懼允鑑之止于欲也。尚其有進焉斯可已。

初三日、尋獲十字聖架日也、陳汝調問盧司鐸曰。聞十字聖架、太西諸國各取而分之、珍爲至寶、未知然否、司鐸曰、然、夫十字架者、初直刑具耳、一經吾　主受難、救贖我衆、遂無不尊之崇之、

愛之慕之、且有加之冕旒之上者、以故太西諸國、將尋到之聖架、各各分之。珍爲至寶。至今羅瑪一分、屢爲人剖分、而並不加小、所以然者、蓋　大主不幸人意、欲使人人盡滿願也、設漸削而漸小、後之人將何望焉、

初四日、其敘隨至三山、携翁允鑑偕二司鐸書、艾司鐸展視未竟、似有咨嗟嘆惜之聲、因謂余曰、讀允鑑諸書、具見苦情、惜有所繫、未能卽脫也、譬之大鳥焉、欲展翅高飛。適有線繫其足。線不去、則飛不高矣。

又曰、敝國有一言、甚有可味、曰、祈求不如領受。余曰、求之切、卽可受矣、曷云不如乎、司鐸曰、　大主之愛人無已也、尙有不求

而予者、豈有求而不予。由人之誠求雖切。自有隔礙而未能領受耳、譬之溺者焉、哀呼求救、人憐而手援之、然必其人伸手相接。始可遂拯拔之力。否則、呼救雖殷。承受無自。竟至淪胥及溺耳。故曰、祈求不如領受也、

初六日、瞻禮甫畢、盧司鐸謂衆曰、今日經中、載宗徒聖若望者、年九十餘時、諸弟子每遇瞻禮日、必扶至中堂談道、若望無多言、但曰相愛耳。數次皆然、群弟子請益、若望曰、子易斯言乎、斯固終身行之而不盡者也。人若能盡斯言則功成而天國近矣。夫聖若望之意、以人之愛　天主也。尤宜盡心于愛人。如不愛人。必其非愛　天主者也。何也、吾　主之降生受難也、原爲愛人、

如我遇人而不加愛焉、是不以　天主之心爲心。尚得爲愛天主者乎。

日將午、余侍艾司鐸、閱曆法一書、余曰、敝邦之治曆也、以四時成歲、其有推算不盡者、則積而爲閏、聞太西有萬年不易之曆、且不置閏、其說可得而聞乎、司鐸曰、治曆有二、一從太陽算、一從太陰算、太陽算者、以日之躔度爲準、自冬至至明年冬至、一歲一周天者是也、太陰算者、則以月之晦朔爲準、月之晦朔、不無先後遲速之差。故雖十二月、合太陽周天之數、尚不滿十有一日、不得不積其餘者、更爲置閏。此中邦之曆、一年一換、未免有推算之煩耳、若太西則從太陽算、太陽之躔度、歲歲無差、故

總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定爲一年。但日之周天、尚有三百六十五日、零四分之一、其四分之一、約有三時、則積四年而閏一日、大都遇申子辰之年、則有一日之閏、他年則無之、此所以有一定之曆、得以萬年不換者也、

徐及不娶妾一欵、余告司鐸曰、敝邦只此一事、疑議滋多、近林用籲歲校得首、諸友之稱賀者。多以娶妾爲言、而用籲弗顧也、司鐸曰、非直用籲也、昔僉憲王公登壬戌第時、尚未有子、諸賀客以公既貴、宜置媵侍、多方從臾之、公不聽、且貽書其家人曰、今日登第、皆　天主之賜。敢以　天主所賜者、而反獲罪于天主乎、觀公斯言、具見欽崇之摯、是皆足以爲法者也、

無何、陳孔熙至、偶問譯經之事、司鐸曰、昔阨入多國、有賢王、嘗建一大殿、藏天下名書、且延名士討論、聞如德亞國、有　天主經典、特遣使求經、國王選七十二名士、能通兩國語言者、賫經而往、賢王賓禮之、命譯爲本國文字、然慮有和同附會、或失經旨也、乃分諸譯士作七十二處、不令相通、逾年而告竣、王沐浴升朝、大臣咸在、命諸譯士宣讀之、一一符合、不差隻字、王大驚悅、夫以七十二譯士、居處既分、心手各別、乃一一符合、片言不爽。斯豈人力所能爲者乎。神功默啓、恢乎大矣。

初八日、艾司鐸詔余曰、　天主之教有三、子知之乎、對曰、未也、司鐸曰、　天主之愛人無已也、有性教、有書教、有寵教、何也、人類

之始生也、天主賦之靈性、俾通明義理、斯時十誡之理、已刻于人心之中、普萬國皆然、是謂性教、迨物欲漸染、錮蔽日深、于是或明示、或默啓、諸聖賢著爲經典、以醒人心之迷、是爲書教、及至三仇迭攻、人性大壞、雖有經典、亦有難挽回者、天主始降生爲人、以身立表、教化始大明于四方、是謂寵教、之三教者、雖皆天主之恩乎、然而以躬爲教者摯矣、

日將晡、有數友至堂、盧司鐸出肅客、徐觀西琴、譁然嘆賞、司鐸曰、人心亦有琴焉、善調者其音和、不善調者其音乖矣、雖然、人自有心而人自調之、又非假借外物者比也、

諸友復請遠鏡、盧司鐸出示之、其一面視物、雖遠而大、一面視

物、雖近而小、觀畢、司鐸謂余曰、斯遠鏡者、一面用以觀人、一面用以觀己、余曰、云何、司鐸曰、視人宜大、而視己宜小、

初九日、余冒雨造堂、盧司鐸勉余曰、人生斯世、電光石火耳。須及時進脩、時機一失。後不可圖也。有畫數幅、爲子陳之、何如、余欣然請教、司鐸出書一帙。皆西文之未譯者、間有圖畫、而多寓言、圖約有十幅、司鐸一一拈示之、

其一、中畫兩人、一人頭戴渾天儀、左持刻漏、而右農器、司鐸曰、時不可象、畫人以象之、首戴渾天儀者、天運不息。日月云邁也。左持刻漏者、流光漸去。一往而不可留也。右持農器者、宜及時而有爲也。故以之象時、一人首之所戴、手之所持、身之所佩、足

之所履、種種咸具、司鐸曰、機不可象、亦畫人以象之、諸物咸備

一身者、天下惟乘機之人、能使諸事畢集也、故以之象機、

其二、畫有十人、時機立其前、一天神以手上指、二魔介焉、大者

以網閉其目、小者持鈎以釣之、司鐸曰、畫人十者、約人生之大

凡也、天神手上指者、示以在天之福樂也、時機在前、宜勉圖焉、

兩魔妬人之爲善也、以網閉之、使不得見、以鈎釣之、必其以世

情俗味爲餌者也、嗟夫、人生處此、亦危矣哉、

其三、畫數人爲玩戲狀、有戲帶渾天儀者、有戲弄刻漏者、有戲

騎農器者、大魔鼓掌、小魔助之、天神則袖手立其前、司鐸曰、時

機有用、若玩戲視之、枉墮魔計耳、天神袖手、奈之何哉、

其四、畫有五人、向時機而執其手、吾　主儼然在上、諸天神欲持花冠以賜之。司鐸曰、之五人者、知時機之不可留也、而黽勉以乘之。　大主之寵祐。又焉能已乎。

其五、彼五人者、各執時機一物、若乘而有爲之狀、天神欣悅。小魔伏地、大魔望而逃、司鐸曰、人能乘時機以有爲。斯固天神之所喜者也。天神樂而魔鬼恚矣。

其六、作時機爲將去狀、有五人者、或扯之挽之、天神亦手招之、司鐸曰、時機奄忽、不爲人留、若迨其將去而思挽回之。未敢必其有濟也。

其七、則時機已去、五人者、或袖手、或遙望、旁有小魔、持網罩雲、

大魔鼓掌而笑、司鐸曰、時機去矣、不可留矣、彼五人者、嗟何及矣、夫持網罩雲者、示雲非網之可留也。時機一失。徒供魔鬼之揶揄耳。

其八、畫一獅頭、以狀地獄、張口獠牙。口出火而鼻生煙、二魔用鐵繚、繫彼五人、俾入其中、五人相顧、若不欲行、司鐸曰、時機當前、既玩于昔、地獄之火旋逼其躬、彼魔鬼者驅之。縱欲不與之偕。將何而脫此難乎。

其九、五人將及火中、俱回首跪向天神、天神以手上指、而吾主在上、二魔則抱頭伏地獄前、鐵繚俱解、司鐸曰、地獄火逼矣、痛悔求赦、庶其有瘳乎、二魔抱頭者、蓋悼前功之不竟也。使非

向　大主爲依歸。其得脫鬼魔之手者幾希。

其十、畫地獄吐火、有三人在火中、二魔虐之、三人相顧、若無可奈何狀、上則有五人、欣然携手、天神作樂以樂之、司鐸曰、三人者、地獄之靈魂也、魔鬼悼前功不竟、故虐之以洩其忿、而彼五人者、已陶陶然得天上國矣、余受而反覆其義、思天國地牢若是判也。其初只爭勤•怠•一念耳。乃或升上天。或墮下地。人可不警厥初乎。雖然、卽臨死一刻。猶可挽回。彼鐘鳴漏盡。而尙諱改圖者。獨何心哉。

是歲之春、余鄉新建聖堂、越夏而告竣、秋七月、諸友啓請二司鐸、迄晦日而艾司鐸至、司鐸曰、今日之擧、子等亦幾費心力矣、雖

然、爲俗務而鞅掌。徒勞罔功也。惟爲道、則功與勞而俱崇矣。余唯唯謝不敢、司鐸曰、昔西國聖堂中、有脩道者、供汲水之役、井離堂頗遠、初不辭肄、一日忽自念曰、安得移井稍近、吾勞庶稍舒乎、有頃、忽見有人從後、數其行踪、回首問故、其人答曰、我天上之神也、天主命我數爾步、步多者其功多矣、言畢不見、汲水者方慚謝　天主。若惟恐其井之不遠也。夫汲水微役也、天主必欲章示于人者、亦示人以功從勞積意乎。

頃之衆歸、翁允鑑設饌、余乘間請曰、某人之在會堂也、亦嘗立微績、所未能克者、獨饕餮耳、司鐸曰、子思子有云、率性之謂道、吾將曰、克性之謂道、夫性體之未壞也。率之卽已是道。乃今人

之性、亦盡非其故矣、不克之、又何以成道哉。

八月朔日、林鳴見問曰、七克工夫、用之甚難、固有强制一時、而一發遂不可禦者、司鐸曰、人性已壞。其發之不能全無偏。然克之又克、終漸至于寡也、譬之土焉、蔓草叢生、吾拔而去之、雖不踰時而復生、然拔之又拔。其有存焉者寡矣。

初三日、俞體高晉謁、用顲陪坐、談及風雲雨露之說、體高曰、大地之產五穀也、必藉雨露滋之、非天則不成其爲地矣、司鐸曰、非天主并不成其爲天矣、體高則前請曰、風雨露雷、既皆天主所主、然亦有雨暘不時、致五穀不昌者何故、司鐸曰、天主之愛人也、原欲使雨暘時若。五穀咸熙。然必人悉順天主之命、

而後百物悉順人之意、令人之犯　主命也多矣。而欲物之盡順人意也。其可得乎。

用顲曰、雨暘不時、于以罰惡人之罪、斯爲至當、乃亦有善人在其中者何、司鐸曰、萬善未備。不爲純善。矧今之所謂善人者、其過愆正復不少耳。雖然、人而眞實爲善者。必知　上主降罰之意。而倍加恐懼脩省。則雨暘不時。未始非仁愛善人之一道也。

日向午、司鐸談經于堂、揭信經首欵、司鐸詰余曰、　天主之化生天地也、固宜生天堂以待善人矣、乃人類未生、尙未有犯主命者、即并生地獄也何意、余對曰、標　嘗談經至此、亦起疑思問、但未得其便耳、夫　天主之生人也、原賦以可爲之善性、況

人類未生、豈卽逆料其後之爲惡、而豫生地獄以處之、　大主至仁、諒不如是也、司鐸復問用顯、用顯遜謝、司鐸曰、　大主之化生天堂也、原使人欣而知趨。其卽幷生地獄也、實使人懼而知避、譬之開國之君、闢殿廷以處百官。卽各設囹圄以待有罪。是豈君人者之不仁哉。欲人明于趨避之路也。乃人甘犯命而自墮焉。奈之何哉。

有頃、用顯慨曰、今世之人、謬迷大本、皆謂奉教之人、悉　天主所主、其不奉教者、　天主不得而主之也、司鐸曰、人有屬于家主者。逃而之他家。家主不得而主之也。其屬國主者逃而之他國。卽國主亦不得而主之也。今五大洲之廣、何地非　天主之

土、則何人非　天主之人、縱欲逃之。其將焉所也。悲夫。

漏下初刻、司鐸露坐于庭、余問曰、日有二行、向聞其義于盧司鐸矣、近語林君及君及以七政諸天、悉爲宗動天所帶、乃復有遲速之殊者何故、司鐸曰、諸天之本動、原各有遲速、其爲宗動天所帶者、必俱能一日一周也、卽如日天爲宗動天所帶、自東徂西、一日一周、而日天必逆行一度、月天爲宗動天所帶、自東徂西、亦一日一周、而月天必逆行十三度、是日行常遲、月行常速、其爲一日一周者均耳。宋儒蟻行磨上之說、幷可細參也、余曰、磨之一動一周也。其卽宗動天之帶行者乎。而蟻之逆行。則各自有遲速。意日月天之本行似之。司鐸曰、然、

司鐸取星圖見惠、余復問曰、五星之躔度次舍、亦各有留逆遲速之殊、今觀圖中所畫、則似一定而無叅錯也何居、司鐸曰、斯圖所載、只列宿之同天者、若日月五星諸天、則尙須推算、非圖之所能定畫者、不具載也、卽如金星一星、借日爲光、隨離日輪遠近、亦有弦望消長之殊、如月輪焉、乃星家之占候者、必執明暗小大、爲休咎之祥、亦大迂誕而失眞者矣、

初八日、鄭懋興問道于司鐸、石魯可林鳴見陪坐、懋興曰、諸邪神之不可祀也、則既聞命矣、敢問各省直府州縣諸城隍、似亦天主所令者、乃一槩不祀之何也、司鐸曰、　天主化成天地之初、卽生九品天神、有司天日月之運行者、有管轄城池、而護守

人類者。故古來之祀城隍、似亦祀護城之神意也。今人不察、妄以人類當之、遂有云某人死而爲城隍者、某人官某地而爲某城隍者、殆失厥初之眞意矣、又其甚者、復有謬造玉皇之說、而謂城隍諸神、俱聽其命令、此尤虛誕之至者、是皆所宜深戒者也、

魯可徐問曰、敝邦從古俱說五行、謂萬物非五行則不成、而貴邦獨說火氣水土四行、乃加氣而遺金木、何也、司鐸曰、天地間純體。不藉他物而成者。謂之元行。火氣水土是也、若金木、則必藉火氣水土而後成、乃落下一層、而非可與元行並論者、即以木証之、今試取一指大之木、以火燒之、先兩頭出水、是水、後即

成烟、是氣、燒着是火、成灰是土、夫木化亦歸四行。則其藉四行而成。尤可知也。再以觀之人身、其煖者爲火、呼吸爲氣、精血爲水、骨肉爲土、是合火氣水土而成人。並不言金木二行者。是知元行只有四也。

是日颶風大作、嗚見請曰、敢問風從何來、司鐸曰、氣動則成風、微動爲涼風、太動則爲暴風矣、頃之衆歸、獨余及從綽侍、余復請曰、向云氣動爲風、其動也奚從乎、司鐸曰、格物窮理之學、談風所由動、雖更僕未易竟也、約言之、大都水氣騰則爲雨、土氣騰則爲風、蓋土氣之上騰也、有所鬱而不得升、旋返而下降。而後之復騰者、適與降者相觸、遂震蕩而成風耳。

從緯問曰、地之震也如之何、司鐸曰、地中多空、謂之地復、地復有風不得出。排擊蕩衝。而地爲之震。如遇地薄之所、則衝突而出、而地裂矣、余曰、聞地之裂也、有城郭人民、俱遭淪沒者、如以歸之風、此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乃以爲災異何哉、司鐸曰、百物皆　天主所命。地之震裂也、固勢之必然、其有城郭人民俱淪沒者、斯正　上主降罰之意、殆恐懼脩省之一助云。

初九日、颶風愈猛、毀瓦拔木、適翁允鑑至堂、偶談寇陷始興、幷地能震裂、淪沒人民之說、司鐸嘆曰、　天主之于斯人也、無日不保存安養之、而人弗知德也、至偶有降罰。便致憾造物　主之有偏。不思人日日受　天主之賜。竟以無功恬然享之。及示罰

之日。又不加恐懼脩省、而怙惡日深、則　天主之降災。又安能免乎。

初十日、林文學過謁、徐問司鐸曰、諸友之從聖教也、其競競確守者固多、然亦有一二不率者、豈其盡無遺行與、司鐸曰、大凡奉教之人、其大過恒少、即間有德行未純者、尚亦懲改有方。蒙赦有路。若不聞道、則有過而未必知、知而未必改、改而未可得赦也、譬之二人同欲北往、其一由正道、一反而南向、其由正道者、豈盡無顛躓之時。然更起而力行。終有依歸之所、其反向者、且不必論安步與否、然終爲迷途、曷能至善地乎。

十一日、司鐸與林君及坐論于堂、適余後至、司鐸謂余曰、聞中邦

有星墜之說、於理然否、余曰、向聞斯說、終覺未安也、司鐸曰、如星能墜地、則從來談星墜者多矣、宜天之星數、必加少焉。乃自古及今。並未有減也。夫何疑、余曰、師論誠是、然每見夏秋之交、有物圓明如星、飛空而燦爛者、俗云、流星過度、未知然否、司鐸曰、此非星也、氣也、時至夏秋之交。有油膩之氣、其浮散空中者、受烈日所晒。遂着火而明。惟一着則俱着。故似有飛度之象耳。君及問曰、諸星之度數、亦主吉凶否、司鐸曰、否、人之吉凶、皆人自致之、無關星度也、中邦經書有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可見人有吉凶、各隨人之善惡。于星宿何與焉。若諸星之宿離留逆、

則俱有一定之準、可推步而知者、謂人之吉凶係焉、此必無之理也、但星度所主、或有冷熱寒煖之殊、旱潦歉豐之別、則理亦有之耳、

余曰、人類吉凶、固不係乎星度、然敝邦史書所載、如帝王將相之屬、皆上應列宿、故占候家必以定吉凶耳、司鐸曰、帝星將星、皆隨人各立名色、原非通論也、即如貫宿一星、中邦以主牢獄、而西邦則稱爲冕旒。一極凶、一極吉、可見吉凶之名、亦隨人自立、非有定準也。且中邦占候、謂貫宿中有小星、必主大臣繫獄、夫大臣之遭譴呵者衆矣。而貫宿之星並未有增減也。吉凶將奚憑焉。

余曰、敝邦史書所載、亦多有奇中者、此理云何、司鐸曰、此偶耳、其不中者尚多也、卽如星相占卜諸術、終日爲人推測、什百之中、豈無一二奇中者、然特偶爾湊合、非有一定之論也、今人乃于虛誕不合者、通不置頰、堅執一二偶中者、遂相詫爲奇、吾不知其何解也。余曰、丁卯之歲、標嘗見熒惑入南斗中、前後閱月、占者妄泥古史、以爲凶兆、標始亦疑忌之、今日者、聖明在御、皇圖鞏固、且日升而月恒也、可見熒惑入斗、原天行一定之數、固無關家國吉凶耳、司鐸曰、然、

十三日、有友來自邑治、適余草設、談及百物所產、南北不同之說、司鐸詰余曰、天主之生萬物也、卽使一方之內、諸品咸備、原

無不可、乃此無而彼有、此多而彼寡也、其意何居、余莫知所對、司鐸曰、斯　天主欲人相親意也、夫一方之內、諸品咸備、以造物主之全能。初無不能者。然人足于所需。遂有彼此不相通者矣。惟其生物不齊。斯有以此之有。通彼之無。以彼之多。通此之寡。而梯航所至。往來相親者。職此之由也。

十八日、夜幾向丙、余問司鐸曰、向解流星云是空中油膩之氣、細繹油膩兩字、地上物也、空中何有焉、司鐸曰、聞中邦有鬼火之說、未知然否、對曰、鬼火爲燐、墟墓間多有之、司鐸曰、鬼火之說、近是而非也、蓋人死、骨肉歸土、其屍中油膩之氣、受烈日所晒、則結而爲燐、故墟墓間多有之、但日間太陽光大則小光不見。




必入夜而始顯耳、若油膩之氣、上騰而浮空、則似有流星之象、其實一類也。

余曰、每見燐火倏忽聚散、或隨人而行、人多畏之、夫既爲氣矣、何能隨人而行乎、司鐸曰、人行、則氣環而前向、故燐火亦隨氣偕前、如人一反向、則氣與俱反、燐火亦隨氣而却走矣、故燐火之隨人、皆氣之爲也、世人不察、以爲鬼物而疑畏之、亦未明斯理故耳。

二十日、司鐸駕適邑治、問道者踵相接也、時有數友、向惑輪迴之說、謂人壽脩短、皆前生功罪所定者、司鐸曰、是大不然、夫人壽之脩短、其大約有三、一由父母、一由己、一則由天主也、其由

父母者、禀氣有厚薄。由己者、攝生有善否。由　天主者、則吾生死之大主。能操其權衡。以增減人之年數者也。譬之燈焉。其油多者光必長。油少者光必促。此禀氣厚薄之殊也。然油雖多、以之當風則易滅。油雖少、苟藏之靜處、又不虞其易盡。此攝生有善否之異也。至若燈本難滅。而或厭其光。燈本易滅。而或益之油。則視主人之意耳。故人有宜壽而忽夭。宜夭而得壽者。亦惟天主所愛惡。而施之予奪者也。大抵至尊上主、多順人之自然、其若此者亦間用以賞罰善惡。顯全能不測之權耳。今人不明此理、乃溺於浮屠之說、謂現世脩短、悉由前生之功罪也、豈不悖哉、

邑人陳某者、其妻黃氏、爲魔所據、已二十年矣、是月晦日、陳友躬詣聖堂、痛悔求祐、司鐸賜以聖號、而魔且遠徙也、陳友喜聖教之正、幷以聖號經授其妻、次夜其妻復見一小魔、承大魔命來迎、其妻急作聖號、小魔遂遁、自後絕無影響矣、余聞以告司鐸曰、吾嘗遍歷諸國、諸凡未聞道者、驟語以聖號經、而人未遽識也、顧人所未識者、而魔鬼盡先識之、可見聖架者、實　天主降生救世之具、爲鬼魔所極畏者乎、且又見鬼魔智識、復超出人類之上、人若不向　天主爲依歸、其不得脫鬼魔之手也明矣、

九月初八日、戴文學入謁、請于司鐸曰、向讀聖教諸書、如七克十誡論學諸篇、可謂種種妙義矣、然此衷終有未解者、獨降生一

節、夫　天主之爲天地萬物主是已、當降生爲人、則天上無主、化工不久輟乎。如謂　天主仍在天、而降生者另一　天主、是二天主矣、司鐸曰、之階前者、非日色乎。請問日離天而照地耶。抑天上一日。而照臨復一日耶。必將曰、日光下地、而日固依然在天也。若是又何疑　天主之降生乎、如云降生、而萬物遂無主、則再譬之一國之主、固常臨蒞京師、以統臣民矣。設或一方有變。國主親降其地而安撫之。豈其一離京師、而一國之臣民、遂無有統馭者乎、夫以人世之主。尚不以降離他方、而失統馭之權、何況全能　天主、原無所不在者哉、余嘗著論學一書、其答葉文忠公有云、當其降世。亦在于天。迨及升天。亦不離世者。

正謂此也。

文學曰、天主至尊矣、既云降生、又云受難、豈有堂堂天主、而爲受難被釘之事、余心滋不解也、司鐸曰、受難被釘、乃天主莫大之恩、非細論經典、未易卒明也、雖然、畧爲君譬之、子讀中邦史書、見成湯之禱于桑林也、剪髮斷爪、身嬰白茅、以爲犧牲、夫以皇皇天子、而匍匐以代犧牲、旁觀者誠作何狀、而湯竟忘其九五之尊者、其憫念斯民者摯也、今天主尊矣、監觀下民、非不甚赫、乃盡斂其有赫之威、而受難救贖者、爲古今萬民也、爲予也、亦正爲君也、君乃忘其慈憫莫大之恩、而不加頌謝痛悔、誠恐疑城不破、獲戾愈深、尙熟思而細繹焉、斯可已。

初十日、王子觀林承孔聽講于堂、承孔問曰、天主之賦人靈魂也何時乎、司鐸曰、推經典所載、男身賦于結胎四十日內、女身賦于八十日之內也、承孔問故、司鐸曰、凡人之靈魂必俟其體具而後賦之、男體易成、大約在四十日之內、女體難成、則在八十日之內、故靈魂之賦、亦有遲速之殊耳、

承孔曰、靈魂之妙、可得而聞乎、司鐸曰、靈魂之妙、不落形相、蓋純是神體、全在身一也、如全在目以司視、亦全在耳以司聽、全在鼻口以嗅且嘗、亦全在手足以持行也、卽至五官並用之時、斯魂亦全無不在、所以別生覺二魂而稱靈耳、

子觀請曰、靈魂亦有衰憊否、司鐸曰、肉身有憊、靈魂雖百歲不

衰也、試觀人少壯之時、見解主張、反不如老成、更覺練達。可見血氣旺、則靈魂覺弱。血氣衰則靈魂倍旺。是亦靈魂不衰老之一証已。

子觀曰、靈魂不老、具領妙論矣、乃人自中年以上、漸昏耄而好忘者、此奚以故、司鐸曰、此非靈魂之故也、效用之官不利也、人當壯時、血氣充盛、而五官之効用者、無不稱職。及老而氣衰、于是耳聾目瞶。記含漸昏。雖靈魂之司令如故、而効用者已漸遜其初矣、譬之善書者焉、筆潁新發。則揮洒從心。久而潁禿。字畫且頓改也。斯豈善書者有異哉。則筆之日久而潁禿也、

廿二日、余問司鐸曰、向承明訓、云月天一日逆行十三度、林君及

以月一月一周天、今云一日十三度、總而計之、周天尚不止也、其義何居、司鐸曰、月一日行十三度有奇、論月之本行、只二十七日。便足周天之數。爲日一日、亦逆行一度。總計二十七度。故月復多行兩日、方得與日會而成晦朔也、其未盡之數、又積累之而成一日、則月又須行三日、方得與日會而成晦朔。此諸月大小之異。所由分耳。余聞而爽然自失、思學問之道無窮、其未可一得自足者、大抵如斯乎、

二十三日、夏萬程龔雲甫問道于司鐸、萬程曰、天主之愛人無已也、亦既聞命矣、但人生爲不善、死即受地獄之永苦、既無輪廻、則人欲自新而無路矣、所云慈憫者謂何、司鐸曰、人生在世。

多行不義。若　天主不慈憫。而輙加重罰。吾恐人無噍類矣。乃至慈　上主、必寬以俟之、少不知改、俟其壯、壯不知改、俟其老、其不卽加罰者、蓋徐徐焉、冀有悔過遷善之日耳。夫　天主之慈悲若此。人竟至死而不改。圖是爲惡之心無盡、而永苦之期亦無盡也、將奚辭焉、

萬程曰、承明訓、具知　上主至仁、然必人皆有壽而後可、若彼爲惡之人、方少壯而輙夭折、若　天主曾不寬俟之也、司鐸曰、大凡人之年壽。與夫人之立志。惟　天主具知之。如其人終期已迫。微有悛改之念、卽臨死一刻、　天主亦必聽其自新、如其不然、則年數逾增、罪戾逾重、誠不若夭札而死。地獄之永苦。尚

差輕也、總人生斯世、無論爲壽爲夭、其及時遷改之功、總不容一日緩者。嗟夫、尙其勉圖哉。

雲甫問曰、人之生也、有富貴貧賤之殊、斯豈人之自致者乎、抑天主之所默定者乎、司鐸曰、斯其說多端、其大要有三、一則父母之所貽、一則己之所取。一則　天主所用以行其賞罰者也。其由父母者、如帝王之子必爲帝。農人之子多爲農。富者生而富。貧者生而貧。斯皆父母之所貽者也。其由己者、如聰穎而能文。多得科第。不能者否。長材而善賈。多致素封。不善者否。斯則己之所取者也、斯二者、　天主多順其自然、而默爲張主其間、或用富貴以報人之善、用貧賤以煉人之過、此至尊　上主、示

賞善罰惡之一端耳、雖然、富貴以賞善矣。富貴乃立功之地。如爵祿愈崇。縱恣愈甚。富貴未始非禍胎也。貧賤以煉過矣。貧賤正砥礪之資。如困鬱日甚。脩省有加。貧賤未嘗非福始也。總之富貴貧賤、不必過視低昂、隨人所遇焉、皆當無違 天主之訓者也、譬如俳優場上、生旦丑淨。隨人所扮。豈必喋喋焉、尊視生旦而低視丑淨哉。總祈愜主人之意而已、

二十六日、王子觀問曰、人疑釋氏既爲 天主所生、且又以慈悲爲教、意亦 天主所取、而可備在天之一聖否、司鐸曰、釋氏既爲 天主所生、則當一心敬事 天主、以仰答 大父之恩、且章明十誡、令人人識認 眞主、則 天主亦必垂憫而俾之天

堂者也、乃釋氏之爲教也、迷其本原另立門戶、不導人祗事天主、惟以己性爲宗、乃云上天下地、惟我獨尊也、豈不悖逆之甚哉、縱間有微言渺論、而本原既失、餘無足觀、譬之應制文字、華藻滿篇、于題旨都不相合、其爲主司所黜無疑矣、况其言又多訛謬者乎。

冬十月、廿有七日、余將東粵省覲、偕司鐸同至莆陽、時謁卓冏卿老師、因留寓西湖、亭榭臺沼、備諸工好、司鐸謂冏卿曰、昔西國有寵臣、新構宅第、壯麗宏敞、延一賢士者往觀、深居曲房、靡所不屆矣、觀畢將歸、賢士問曰、今日承召、以觀君之居也、君之居安在乎、寵臣愕然曰、向所觀者非是耶、賢士曰、是非君之居也、

向所觀者、寢廟以妥宗祊耳。廳事以延賓客耳。居室以貽子孫。廊廡以俾僮僕耳。而君安得長處此乎、夫以電光石火之身。而不思久安長享之所。顧以目前之居謂君居也。豈不惑哉。寵臣始恍然自失、今明公之華構業、種種宏麗矣、其亦謀公所謂久居者乎。冏卿嘆曰、此有道之言也、

十一月二日、司鐸出訪客、造黃文學齋中、文學曰、承教十誡、大道炳如矣、然第六誡禁人娶妾、人當中年無子、不娶妾則恐陷不孝之名、將奈何、司鐸詰曰、若娶妾而復無子、將奈何、文學曰、至此則亦聽其自然耳、司鐸曰、若娶妾而無子、亦聽其自然。何如不娶妾而聽其自然之爲愈也。夫娶妻正道也、娶妾枉道也、無

論娶妾而未必有子、卽偶得子、所損實多矣、大都人之艱厥嗣者、雖多病在婦、亦有病在夫者、如病在婦、而夫必借孝名、另娶一婦、設若病在夫、而婦亦借孝名、以另嫁一夫、可乎不可乎、夫婦一也、既不可在彼。則亦不可在此。何不平心而反觀之也。且人之孝不孝、正不係子之有無耳、譬有二人於此、其一多方悖逆。而子孫衆盛。其一朝夕色養。而並未得子。則將曰孝在彼而不在此也。豈理也哉。

初三日、余問司鐸曰、人生世福、悉皆　上主所操、則子之有無、皆主命也、今娶妻而得子、宜已、若彼娶妾而亦得子、似　天主曾不禁之也、此意謂何、司鐸曰、　天主散世福于人間、如富貴子

壽之類、其得之也、原欲人人悉由正道、如人求福以正、無論得與不得、必有永賞隨之、如其求不以正、亦無問得與不得、必以永罰隨之、此至公至正之權衡也、設人求子不以道、天主卽禁其不得、初亦無難、然天主明示人趨正、而人反行邪、則亦何必屑屑然、强人于一予一奪之微哉、總世福甚輕而暫、善惡皆可得共者、天主特默爲定算其間、若眞福則非大善者不能矣、

初四日、宋學美至堂、請于司鐸曰、人之能寡過者鮮矣、乃日處過中、反恬若無過者爲何、司鐸曰、省身如守城焉、城門洞開、初不加嚴詰、則奸宄竊乘而不覺矣、設若愼啓閉、稽出入、而後奸人

可一一數也。今人之五官、非猶城之五門乎、惟不謹守五官之司。宜乎處過而若無耳。如刻刻隄防、時時簡察。則一念一疵。一言一尤。一行一悔。未有不燎若指掌者也。

司鐸又曰、過貴自知、尤貴自認、今有罪人于此、有司者治之、其自認者罰必重、不自認者罰必輕也、若告解則反是、蓋人有隱慝。 天主具知之。如人明識己愆。而匿不自吐。是以 天主爲可歎也。降罰必加重焉。若肯痛自刻責。告解靡遺。則 天主必憐赦之。而聽其自新矣。

日正中、彭文學過訪、問司鐸曰、聞天學闢輪迴之說、未悉其詳也、近傳 信王府中。一孩始生、即自言曰、吾乃王某也、嘗爲某

官、居某地、胡爲而至此、及訪所謂王某者、果于是日告殂、斯非王某之靈魂、輪迴于再世者乎、司鐸曰、敢問　信府之子、其在母腹時、活耶死耶、曰、活耳、司鐸曰、此子在母腹中、既云生活、則前此九月內靈魂已自有矣、奚得誕時而始有耶。夫靈魂既自有。而王某則依然未死也。靈魂胡爲乎來哉。

文學曰、若是則始生之孩、何能自言乎、司鐸曰、斯皆魔鬼之爲也。魔鬼欲迷惑人心。多乘其意所偏向而誘弄之。夫人之惑輪迴者多矣、故魔鬼借始生之子、弄其舌頭以妄言前世、欲人背正而趨邪者也。今彼長成之人、往往有妄發狂言者、人咸知爲魔所附、顧獨疑于始生之子也。豈不惑哉、如信人之靈魂、必有

轉世、則孩時知之。長大宜備知之。一孩言之。人人宜俱言之。夫何以孩時能知、至長則否。一孩能言、至衆則否。此又何以說耶、大抵此等傳訛、多在三代以下。佛教入中國之後。三代以上。並未前聞也。則輪迴之誕、亦大章明較著矣、

頃之、林季緒隨至、因問曰、釋玄二氏、業心知其非矣、然就兩者較之、亦有彼善于此否、司鐸曰、道猶大路焉、吾惟率彼正路足耳。總左岐、右亦岐也。安用置較乎。

初六日、余問司鐸曰、敢問金星天行度、距日遲速幾何、司鐸曰、金星天行度、幾與日同、余曰、金星既幾同于日、則或在日先、或在日後、當有一定之位、乃考毛詩傳註、曰、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乃

先日而出、復後日而入者云何、司鐸曰、曆法古論、云五星諸天中各有小球、另運動于諸天之內、金星天小球、約有七十度、而金星繫焉、若論金星天本行、其去日先後、宜有一定之位、爲小球運動、復迴還向日、故先日而出、亦後日而入耳、總金星之向日、無論在先在後、並不出三十三四度之遠、此則其一定不易者也、

余曰、日月二天、亦有小球否、司鐸曰、月天有之、余曰云何、曰斯另有推算、然卽月蝕亦可知也、蓋凡月之蝕、必由地影遮之、而地之影、去地近者影必闊。漸遠則漸狹矣。試考兩次月蝕、一所經之影闊。蝕多而復遲者。可見去地稍近。一所經之影狹。蝕少

而復速者。可見去地漸遠。夫兩次之蝕、其度同也。乃或與地近。或與地遠。是必有小球、另運行日天之內耳。

漏近初刻、司鐸燕坐、余曰、昨所晤翁友、雅有向道之心、然以少年負雋才、恐于第六誡未易守也、標 時偕告之曰、斯亦無所敬畏而然耳。夫懸轂向心者、路有佳冶、雖娙如景陽、弗敢顧也、可見有所惕于前、必不敢肆于後、君思 天主尊矣。嚴威之下。蓋無時不監臨也。則邪僻之心。自無從入矣。司鐸曰、然、昔泰西一國王、聞 耶穌會中、多少年守童貞者、心慕何脩而得此、時有謬告王曰、是必有妙劑、可以窒慾、王不察為信然也、延會長訪之、對曰、有、王請其方、會長曰、惟有常念死候耳、王惕然受教、夫

人而常念死候也。其守貞防淫之一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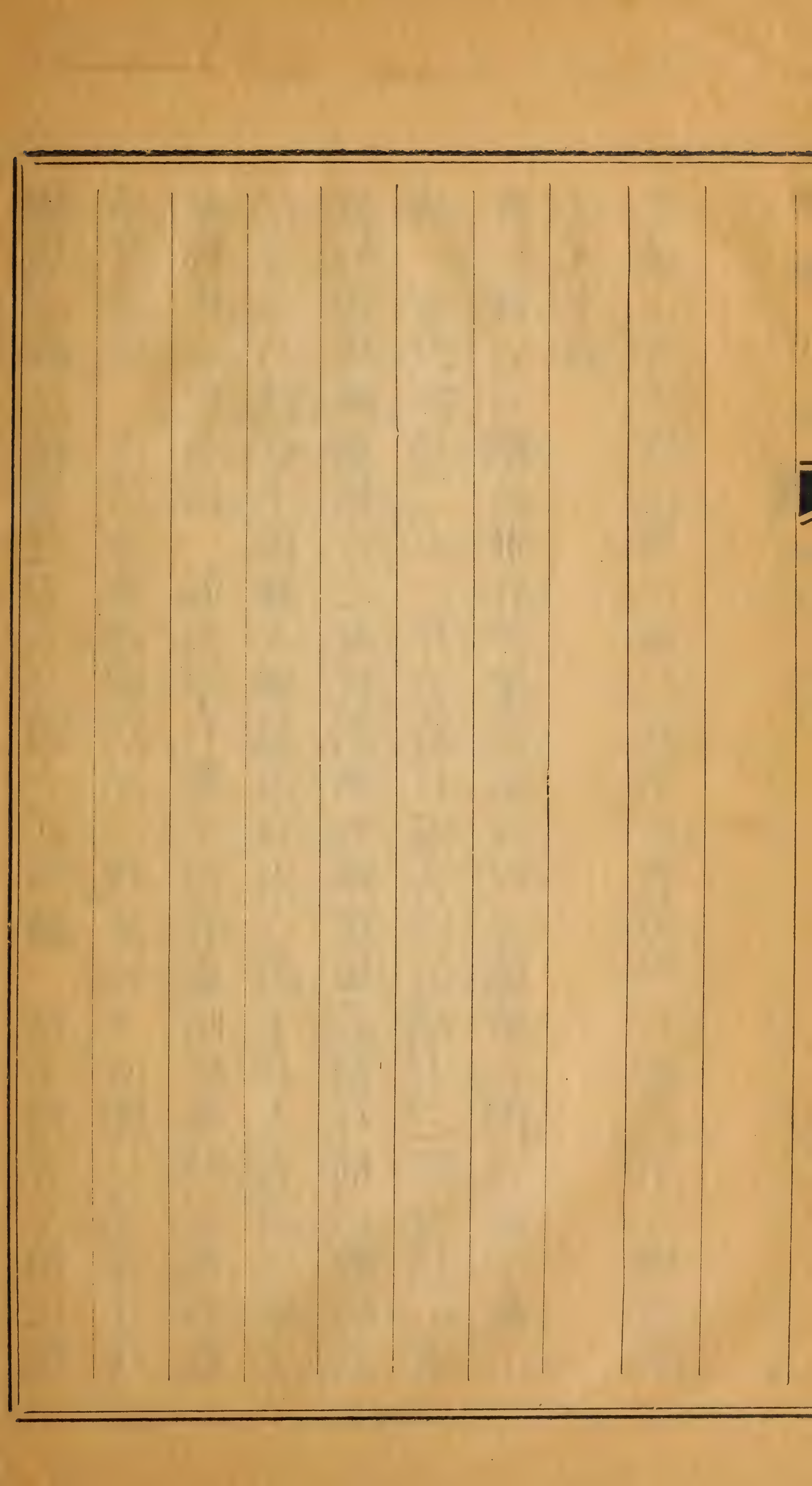
口鐸日抄第三卷紀事

辛未冬初、余爲省覲東粵、偕艾司鐸同至莆陽、越旬告別、司鐸謂余曰、吾子過淸漳、爲言嚴子思參、訂晤溫陵、余應曰、諾、維時驅車就道、日馳騁荒山斷澗之區、與夫勞人牧豎之側、向來提耳鐸音。杳如天際。雖欲一劄述而無從也。比入桃源、一謁張令公過溫陵、再謁諸葛民部明師在遠、良友可親、藎深幸此行之非虛已、至若淸漳接壤、已在復月之杪、余思思參以庚午秋闈、一再晤對、今歲逾一周矣、夫以數百里不相謀之地。十數月不再訂之期。萬一主賓相左。悵惋何極。于時仰祈　主祐、以今晚得晤嚴子爲禱、比抵淸漳、而思參則遠讀海澄、去家二百里而遙也、怏望之情、未能已

已、詎意甫入夜、忽有維舟江滸者、而思忝至矣。兩人握手諄諄道故、因述頃來默禱之由、思忝則瞿然曰、侵晨細雨霏霏、居亭力阻予行、予峻謝之。及放棹中流、忽憶艾司鐸及予、今在何所、且手書其香兩字于册、俄而風順、倏忽抵家、若非 大主默啓、詰朝則無及矣、相與默謝 主恩、出日抄舊藁、辱承參訂、信宿而言別、嗣後余至東粤、覲二親、遡上游歸里、與艾司鐸及諸友、杳不相覿、然聞嚴子思忝、果有溫陵之行、而司鐸則再入桃源、今且龍潯而儷谿矣、秋風正朔。每動懷人之想。乃有緘一篇示余者、亦題曰口鐸日抄、讀之知爲思參爾宣二子、所續而紀者、屬小子彙而成書、余作而嘆曰、艾司鐸之入吾邦也、廿餘載于茲矣、諸凡燕秦齊楚吳越

閩廣之鄉、足跡幾遍天下。其間玄言渺論。一往不留者。不知凡幾。庚午之春、 主啓余衷。謬興劄記之役。然特標所聞且見耳。其爲見聞所未經者。掛一漏萬。寧有窮乎。憶客歲晤思參時。思參郎雅存是想。乃懿好不孤。勝友朋起。復有爾宣顏子其人者。讀思參之述。宛覿舊識。讀爾宣之紀。恍對新知。竊謬加詮釐。并拙述數帙。彙成一卷。庶無負二友一片苦衷。且遍告同道諸友之均有是心者。俾司鐸言言誘誨。並作津梁。語語箴規。悉儲藥石。則吾黨幸甚。小子尤幸甚。

崇禎五年玄默涒灘之歲日在翼景教後學其香氏李九標謹識



口鐸日抄卷之三

泰西思及艾司鐸口鐸

福唐李九標其香彙記

清漳嚴贊化思參
溫陵顏維聖爾宣　分錄

溫陵張　賡明臯訂正

清溪林爾元爾會
桃源顏之復孔至　點定

晉安羅天與太玄較輯

閏十一月、艾司鐸時在桃源、嚴子思參自淸漳祗謁、十六日、問于司鐸曰、 天主之愛人、甚于愛天神乎、司鐸曰、何謂也、曰、吾人犯罪、尙容悔改、天神片念、遽受永殃、故竊疑耳、司鐸曰、此有故也、九品之天神、 天主賜與極高之級、超絕萬彙、乃自恃忘本、輒謀僭逆、此其受 主之恩、比人更重、其悖 主之罪、比人亦更重、故 天主就其初念遽定重罰、而人則別耳、若論人之靈魂、雖其靈明畧與神同、而神之明、爲照明者、人之明、爲推明者、推明者、一時不能盡徹、而能漸漸推之、故有初念誤執一是、轉念推悟、而能悔爲非者矣、今日悞爲一事、明日推悟、而能斷不爲者矣、夫人之本性、既能悔能改、故 天主亦寬俟之、以聽其

悔改焉、若照明者、一時所照。一徹盡徹。則斷無轉念。既無轉念、又安有所悔改也、彼天神者、照明者也、既明知　天主而背之。故一萌傲念。輒握固不復置。而　天主之永罰。亦即加之。而不復赦。此至公必然之理。又何疑焉。

思參曰、推明照明之說、既聞命矣、敢問地獄之鬼、萬苦難堪、豈無痛悔、若其有悔、可証能改、未知是否、司鐸曰、此可謂痛悔其苦矣、不可謂痛悔其罪也、痛悔其罪者。出於愛　天主之念。念眞罪即改。痛悔其苦者。出於畏苦。苦脫惡如故矣。思參曰。化以魔鬼之定於惡、其猶水之定于冷乎、水沸于鼎。非悔其冷。難堪熱故。鬼痛于獄。非悔其惡。難堪苦故。故觀去薪息焰。水冷如故。

則知一脫魔鬼于地獄。其不悔不改亦猶故也。司鐸曰、然、

廿二日、司鐸燕坐、思參請曰、天堂之靈魂、其樂有未足乎、司鐸曰、否、曰、孝敬父母、非靈魂之德乎、司鐸曰、然、思參曰、孝既靈魂之德矣、靈魂在天、父母之永苦者或有焉、能無痛戚乎、痛戚又不可謂天堂之樂、其義云何、司鐸曰、此其理、其情、其勢、俱不容疑也。天主賞罰至公。決不待言。而在天之聖人、則又極知天主至公之處置、而純合其旨者也、若有不安于天主之公義、斯悖理之甚。而悖主之甚者矣。天堂至德之人。豈容有之。且子亦知天主之愛人。甚于子之愛其父母乎。天主垂憫下人、當在世時、既寬恕之、又切誘焉、至死不變、而後處以不得不

然之地獄、斯時也、至慈大父、業已安之、爲人子者、寧有不順大父之旨乎、況天堂靈魂、非若在世日、尚容他感遷變、當時一見　天主、醉心于中、滿受無限福樂、更無轉向憂愁之感、又何從入也、譬如海底之魚、四面皆水、而欲取微火燃之、其可得耶、少頃、思參復問曰、百歲之人、其惡有盡、萬萬世之永苦、其罰無窮、以無窮報有盡、毋乃已甚乎、司鐸曰、不然、　天主至慈、其罰常不及罪、　天主至公、其罰又皆與罪稱、何也、　天主無窮至尊也、吾人至卑也、以至卑敢犯無窮之至尊、則一念悖逆、便應受無窮之罰、其需之年月、容其遷變者、此分外之仁耳、若論人行惡之事、雖似有盡、而行惡之心、實爲無窮、蓋人一息未絕、苟

能悔改、吾　主未嘗不宥之、如終不肯改、卽令久視萬載、亦將猶是、且將不止是也、夫人旣有永不改過之心、則　天主自有永不可赦之條、此如衣裳長短、適稱其躬、何已甚之有、

廿八日、思參復請曰、司鐸向釋　天主全知也、曰已往未來、皆如現在、敢問何以證之、司鐸曰、子嘗登高臺而下瞰乎、有已過臺左者、有方至臺右者、右之視左非已往、左之視右非未來乎、乃自登臺者視之、何已往、何未來、而不同時俱見乎、故無論人言動之善惡、　天主日監、斷不容欺、卽我未言未動時、　天主知已久矣、可不戒哉、

思參曰、信斯言也、化又有疑焉、夫吾人不有自專之能乎、自專

之能、雖　天主不强、則未爲之善惡、當亦　天主所不知、何也、自專故也、今云　天主全知若此、則似未爲之善惡、皆有前定、前定自專、不兩悖耶、司鐸曰、不然、余固言全知、曷嘗言前定也、前定與自專有相悖、全知與自專、則無相悖。何言之、譬兩人于此、翌日將與言一事。我深知其一之善。意其必聽也。與之言果聽矣。又深知其一之不善。意其必不聽也。與之言果不聽矣。不可謂我不知其聽不聽也、亦不可謂彼不專其聽不聽也、又何相悖之有乎。

越五年壬申、夏四月、艾司鐸再入桃源、顏爾宣從、初九日、晚宿邸舍、司鐸問曰、今日攬轡之際、亦有默想工夫乎、爾宣對曰、古人

寡過未能、竊有志焉、司鐸曰、過之難寡也、如幽崖陰藪。莫搜其伏。若不猛力芟除。其藏疾也多矣。故省察之功、甚不可闕、

十一日、抵桃源、諸友畢會、司鐸問曰、明日是何瞻禮、對曰、聖神降臨日也、司鐸曰、聖神者、仁愛之火也、吾主耶穌升天時、遺命宗徒、俟聖神降臨、至第十日、果有舌形如火、光輝射目、各現衆徒之首、頃刻間、頓發熱心、願布聖教于四方、且萬國語言、俱不學而曉、今子等聞道以來、亦望聖神降臨我心者乎、雖然、非易易也、欲邀聖神之臨、必須齋戒爾心。澡雪爾慮。而後得荷主祐焉。譬如一官長欲臨某家、其人不勝瞻仰也。數日前潔淨門宇、洒掃庭階、末也、更整治其堂奧焉、猶未也、必設幔張

燈、奉香除道、以爲不若是、不惟失官長之歡。且恐干官長之怒也。夫一官長之臨我室、且如是也、況　聖神之降臨我心者乎、吾人能無妄行妄動、門宇之潔淨也。無妄想妄言、庭階堂奥之洒掃整治也。且復多立善功、增修好德、此其燈幔馨美。又何如耶。必被　聖神歡欣臨格無疑矣、

十二日　聖神瞻禮畢、司鐸詔于衆曰、予等曾整飭內宇、以望神火之臨乎、列品禱文有云、懇祈吾　主、以爾聖神之火、炙熱我等心腸、斯言也、所當朝夕撫膺而求者也、蓋聖神仁愛之火、上天之神火也、即以世火論之、火性上達。且炎熱光明。即强壓之、未嘗不上升。而光熱未嘗少變也。吾人有此神火、忻勤向上。直

達九玄。且內有其光明。而熱心頓發。其效寧可量乎、但神火之不我降臨者、以吾有邪火在也、邪火有三、一曰慾火、一曰忿火、一曰貪火、人有三火、薰灼其中。方且如燎于原。不可撲滅。而望聖神之嚮邇難矣。故必克除邪火。始可望神火之臨也。吾子勗哉。

十六日、黃賁宇問曰。聞司鐸素闢堪輿之說、則父母之葬也、亦不必擇地、遂漫然輕置之乎、司鐸曰、否、人子果爲父母擇葬地也、擇一淨燥之區、毋使水土親膚足矣、漫然輕置、于心寍無歉乎、但今之擇地者、非盡爲親也、直爲獲福計耳、過惑堪輿之說、必求山之從何發龍。從何結脈。謂數年數世之後。子孫昌旺。公卿

輩出。皆由于此。甚且累年不得。而親體暴露不葬也。豈不悖哉。
十八日、賁宇復問曰、風水之謬、既聞命矣、尅擇之說、有諸、司鐸曰、天主之成歲時月日也、三百六十有五、而成一期焉、何日見爲凶。何日偏爲吉。惟行吉事、日日皆吉、行凶事、日日無非凶也、有人于此、終身修善。迄無間歇。亦謂日時有吉凶。而吾行善必有作輟乎。有人于此、擇一日焉、至吉無虞、而欲謀爲不軌之事。無良之行。能保其不獲殃乎、當其獲殃之時、方且訝然曰、吾向擇日、亦綦精矣。曷爲而至此、是亦大可笑矣。雖然、此猶論凶事耳、今有擇婚娶者、彼家曰、是日宜婚、此家曰、是日宜嫁、夫一人擇之、未必祥、兩家擇之、不既審乎、乃無子者有之。不相得者有之。

未幾而即鰥寡者有之。此曷以故。茲邑鄭思階者、初奉聖教、適爲尊人營葬、不擇日瘞焉。親舊怪其罔作、代爲之懼、思階不爲動、于今年餘、晏然無恙、且荷　主庇、舉一子焉、是非無用尅擇之一徵歟。

十九日、賁宇復問曰、　天主之生吾人類也、始生亞黨、厄娃二人、以爲原祖、然此二人生近如德亞國、或可爲如德亞國之始祖耳、縱相傳、亦傳太西一州耳、吾中邦離此數萬里、即諸司鐸渡海、三年而始至、當初中邦羲農未生、未有舟楫、又誰生羲農諸人乎、抑或五大州、各生二人以爲祖乎、敢請、司鐸曰、按　造物主聖經、天下萬民、共出一祖、蓋　造物主肇成天地、化生亞黨、

厄娃時、天下一空虛世界耳、迨嗣續相傳、人類繁興、始分住他國、考中邦至羲農御世、則已歷二千餘載、于時人類分析、始及中土、故中邦之有人類。大約自羲皇時始也、若以渡海而來、無舟楫爲疑、亦知如德亞國、于中邦同爲一洲、陸路相通、不視敝邦更邇乎、故唐時亦有德士、至中邦傳　主教、是其一徵已、卽使必用舟而後渡、安知二千餘年之前、造舟不在神農先乎、又安知神農舟楫之利、非西邦祖製乎。中邦人未得　造物主經傳。只知有羲、農而已。未考羲、農從何而生。故有此問也。

二十日、司鐸談經甫畢、適有友言世福肉軀之事、司鐸曰、吾人肉身、喻之驢馬。靈魂喻之主人。主人御驢馬、必鞭策之、馳驟之、及

早赶程、是晚可獲安所也、若委轡而任其所之。則見甘泉美草而就食焉。又何知前途之還奢也。彼時失所憑依、不幾主人驢馬俱兩誤乎。吾人不及時策勵。徒爲肉身計者。未知其後有何止所也。

又曰、生前世福、譬諸旅寓耳、今晚居停之所、棟宇美麗、雖堪娛目而快志、然吾能久居此乎、卽或墻頽壁陋、一時動履、似若不適、而我亦不久在是也、今日暫處。詰朝行矣。嗟乎、人生寄也。死歸也。一世猶旦暮耳。富貴貧賤、亦僑寓之美惡耳。吾人永望。寧屑屑於此者乎。

廿一日、黃賁宇復問曰、　天主之爲萬物主也、必共尊事之無疑

矣、佛祖魔仙、則必共棄毀之、亦無疑矣、然人家有火土之神、郡邑有城隍之神。天下國家有山川岳瀆之神、此非　主命以分衛萬國者乎、故舜望於山川、徧於群神、武王所過名山大川、曰惟爾有神、尙克相予、無作神羞、此非無見也、乃亦誠人奉祀也何故、司鐸曰、　天主之生天地人物也、各有神以護守之。故有護守人類之神。有護守物類之神。有護守天地山海之神。不可謂無。但人類則各有一神守之。非若他物、則僅有總守之神耳。乃謂之神、初不謂其有形也、舜武或識此意、故望之徧之、亦望其相予而護守之耳、未有所爲像而望之徧之也、未有求吉求凶、而卽以爲主而事之也、今人不察。乃有以人爲神而事、以魔

爲神而事、修其廟宇、塑其像貌、朝夕焚香頂禮、謂禍福其所攸司也。是耶否耶。且勿論其爲人爲魔、不應以神祀之、卽眞是神也、亦承　主命而各受其職者耳、非其能自主張人物也、余不敏、嘗閱中邦史書、知前代舊弊、各處城隍岳瀆、皆有封號、獨熙朝詔削之、止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造木主、毀塑像、其山川岳瀆、亦去前代所崇美名、只以山水本名稱之、蓋以諸神受命上主、原非國家名號所可加、皇哉　聖意、可正千古之謬矣。豈若今之衣冠而人鬼者哉。知此、則人家火土之神、可無問矣、

廿五日、司鐸由桃源抵龍潯、張令公顏爾宣偕行、中途稍憇、時司鐸倦甚、令公曰、昨爲滌罪救人、殊費神乎、司鐸曰、捄人吾欣爲

之、但人不肯自抹耳、蓋人非聖賢。安能每事盡善。有不善、不可不知、知之、不可不悔、且解、今人多謂無大過、即有過求解、殊無痛悔眞切、徒循虛禮耳、此其深負　主恩、安冀主宥乎、余當是時、代　主權也。不敢隕越、以干　主怒。故費心提醒。欲牖其衷。庶令求解者。動念悚切。況有一二語言未通、敘事失次、若非傾心諦審、亦難酌其罪狀、何異醫者按脉治病。以手印手。冀得其症而療之。稍有浮心。貽害匪細。諸人不識此意、又烏知余之費神哉、

廿六日到龍潯、問道者踵接、王暉宇獨後、司鐸問曰、君春秋幾何、曰已踰一甲子矣、曰、君知今歲後、還有幾乎、曰、未知也、司鐸曰、

前既往、後未來、所可知者、只此瞬息耳、日已過午、後路還賒、不早奮力以求啓處、恐作荒郊無聊客也、光陰迅駛、不啻川流之逝、人不及時聞道、虛度韶光、可不惕與、

廿七日、暉宇復入謁、張令公勸勉之、暉宇唯唯、曰、聖教之當從也、余稔知之、但以貧屢累心、不免爲俗絆耳、令公曰、子以貧賤難從教乎、如子言古來聖賢、俱屬富貴家矣、不知聖教正甚宜于貧賤、不甚宜于富貴、何也、富貴人沉溺已深、一時拯拔之未易起也、若貧賤則勞心苦形、磨練有素、其入道正不甚難、譬之溺水者、身挾重貲、一溺卽難拯救、反不如赤身無係、更便浮沒耳、請以斯言質司鐸、司鐸曰、然、

廿八日、暉宇又偕三友謁司鐸、論及世福、司鐸曰、夫人終生營逐、不尋歸宿之所、皆爲世福馳騖耳、不知馳騖仍未必得、即得也、亦多不全、縱來帝王以迄士庶、何家成全無缺、有財貨而無子孫、有子孫而無才能、有才能而身無安逸、有安逸而憂不能永年、種種此類、抱愁終身。人顧營之而不能割。獨天堂一路、萬福駢臻、乃不思到彼。妄行取困。可不悲哉。

廿九日、司鐸出訪客、令公陪行、適有二童子至堂、瞻拜　主像、爾宣見其恬篤、贈聖教一書、司鐸歸、具告以故、令公曰、孺子更可教耳、人生少時。童蒙未牿、如新衣未經染垢。保護愛惜。可令永久常新。迨有垢汚。又煩洗滌。不如新時。尤爲可愛也。司鐸曰、昔

吾主耶穌在世時與宗徒論道、適有數童子、入堂而前、宗徒呼使去、吾　主曰、毋阻也、吾所最鍾愛者、他日升天、此輩獨多、政以此耳、

晦日、司鐸謂客曰、吾人在世、譬如士子在塲、司文衡者、寛假終日、聽其潛心注思、造作改竄、亦望羣才之畢湊耳、迨納卷後、即憑優劣、定去取、若文有不佳、爾時更改無及、求欲再延晷刻。以便注思。必無是理。我輩寄形宇宙。苟　主恩、假以歲月、聽我改過遷善焉、設若機會錯過。日月不留。　主命一召、彼時亦似納卷時矣、善惡至此關頭各分、偷一日之僞樂。失無窮之永安。洵可懼哉。

五月之朔、林太學邀請張令公顏爾宣陪坐、偶談娶妾一事、太學曰　主教毋行邪淫者、不可有外遇也、娶妾爲傳後計、亦在是例乎、堯以二女妻舜、舜亦不告而娶、爲無後也、然則堯舜非與、司鐸微哂曰、昨與令公亦詳及此、請轉質之令公、令公曰、不然、夫千古之大堯者、以成功、以文章。未聞以此大之也。大舜者以其德、其智、其孝。未聞以此大之也。帝妻二女、傳誠有之。然余未敢信其眞也。誠眞也。余又未敢許其是也。然則法古聖人者、亦法其盡美而盡善者耳。今有人于此、謂之曰、爾可爲堯、爾可爲舜、則競競謝不敏。乃此一事、獨往往藉口焉。夫學堯舜、不學其成功文章、大智大孝。顧獨此之學何哉。

爾宣曰、余有臆說焉、二女之稱、烏知非所稱第二女乎、後世不察、誤傳爲二人、未可知也、且娥皇女英、烏知非一人名、誤分爲二者乎、世世傳訛、遂爲娶妾者作話柄耳。司鐸曰、噫、篡弒藉口、夫湯武、邪淫藉口、夫堯舜、貿貿生民、大抵如是、嗟夫、

初七日、林太學復邀司鐸于城南之樓、太學曰、去城西二十里、有九仙山者、巖岫峻聳、木石玲瓏、間有大石、宛似人形、稍加琱琢、則成一尊菩薩矣、司鐸曰、然則琱琢爲大聖人、不亦可乎、太學曰、何不可之有、司鐸曰、總此石也、爲魔爲聖。未有定形、琱魔則成魔、琱聖則成聖、惟在匠人、不可錯下工夫耳、夫人亦猶石也、孰爲罪人孰爲賢人。有意爲舜卽舜有意爲跖卽跖亦隨人自

爲瑚璉矣。

有問、太學奉香于文昌君、司鐸哂而問曰、奉香將以求名乎、太學曰、老矣、無是心也、司鐸曰、然則何爲、曰、是神係上界之星、爲文章司命者、吾儒共傳事之耳、司鐸曰、夫文昌能爲文章司命也、則善于文章者、宜多成名矣。何以不然、而曰有命存焉。不可倖而致也。命者何、非主命而誰命乎、

太學曰、文昌不能司命固然、然是上界之星、亦當敬事、司鐸曰、夫上界之星、亦猶人間之燈燭耳、初無靈覺也、既將事星、亦將燈燭而事之乎。

太學曰、自來名臣將相、俱言上應列宿、故見星墜落、則曰某方

某將相死、此又何以說焉、司鐸曰、信如斯言、從古名將大臣、凋謝者不知幾千萬人。將天上星、亦墜落殆盡矣。何以古今星數、並不少減也、

衆友默然良久、曰、師論誠是、但聖教書中、所云景宿告祥、三君覲耀又謂何、司鐸曰、星猶火也。向既言之矣。所云景宿告祥者、蓋　天主降生時、特以星光示人、有天神導之、非星自有靈也、譬如國君蒞朝、必先有燈燎前導、豈得以燈燎爲有靈乎。

太學曰、如是、如星辰亦一物耳、太史觀象占星也何爲、司鐸曰、占天象者、占歲之豐凶。時之寒暑。或風雨。或晴陰。亦理之所有耳。故毛詩有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卽孔子亦觀星而備雨具也、

太學曰、敝邦前年、有金星見于南斗、識者謂刀兵之兆、厥後果遼東有變、則占星而知吉凶、寧盡誣耶、司鐸曰、夫有刀兵之災、謂必金星見斗、余入中邦廿餘年矣、何年無兵、何處無變、不是滇南江右、便是山東薊北、豈俱占星而預知乎、

少頃、衆議建堂之事、因曰、聖教之正也、人人知之、聖教之行也、人人難之、甚矣、邪之中人深乎、司鐸曰、譬諸草木、邪教易誘人。如賤根蔓草。其興也勃然。正教之行也、如喬木巨樹。必歲月久而後長殖、然其庇覆也、則已多矣。

初八日、司鐸同令公訪客、偶至駕雲亭、俯視溪中競渡、令公問曰、精脩君子、亦寓目此乎、司鐸曰、無傷也、昔聖若望、名聞四達、人

慕而往觀之、時若望方食後、偶執一禽以舒懷、其人竊訝、若望知而欲醒之也、因其負一弩、借張焉、久而不脫。其人懼弦之斷、曰、物不可久張。久張則絕。若望曰、子知之乎、神不可太用、太用則憊、其人方悟而就教、令公曰、然則游藝之功、夫亦有道乎哉、

初十日、柯楨符入謁、求爲其子領洗、其尊人尚未入教也、司鐸語之曰、子自聞道後、孝敬父母一誠、亦有加乎、對曰、有、問其如何也、則不知所對、司鐸曰、人子之於親也、奉養定省而外、誰不欲貽父母以安。忍置父母以危。夫安孰安於升天常生者乎、危孰危於沉淪永苦者乎、今子已知生死大事。忍不以告而親。即告之而不苦勸其依　主。以免永殃。區區縟貌。亦無問矣。

十八日、郭郡丞問道于司鐸、時林太學在座、郡丞曰、貴教存養工夫、誠爲嚴密、余竊慕焉。但如心之易馳何、司鐸曰、心非易馳也、我放之而令其馳耳、倘瞬存不放。時操勿逐。又安能遽逸哉。

太學曰、操心勿放固矣、但不能却絕塵紛、時應酬俗務、不免爲其所用、可奈何司鐸曰、所謂常存此心者、非謂漠然不動也、夫心自有專主。時時運用。時時提省可矣。卽爲世情所用、亦一。時借之耳。非贈之也。故事畢依然復存。若任其紛逐。營營無已。是心反贈世情去矣、安望其能存乎。

二十日、司鐸過林太學家、偶談西國奇器、太學曰、昔祇謁於桃源、見示貴邦遠鏡、視遠若近、視近若遠、歸述之、未有信者、司鐸曰、

貴邑離桃源幾何、太學曰、纔一舍耳、司鐸曰、夫以一舍而遙之隔、以君鄭重之人、親見之事、述之親友、尚有疑心、何況余輩自泰西航海東來、涉程九萬、歷歲三秋、傳千古來未經見聞之事。而人有能遽信遽從者乎、太學嘆曰、司鐸言是也、

廿五日、駕適仙谿、獨顏爾宣從、居三日、問道者不乏、着意奉教、未有也、爾宣請曰、可以行矣、司鐸曰、世俗陷人、有如陷井、墜其中者、奮拔未易易也、西有寓言曰、昔羣蛙聚於壑中、相煦相沫、壑竭而蛙出、復徙他壑、水竭又出、後至一井、俯視其水、茫如也、欣然欲下、一老蛙止之曰、緩圖之、夫我向在壑中也、水盈則住、水涸則移、猶能無繫、今若落在井中、一下無復出矣、且奈何、今人

染俗未深。轉移入道猶易。此亦在壑之蛙耳。如已墜世俗之井。欲其望道而躍。是豈旦夕之功哉。

廿九日、陳廣文造訪、爾宣陪坐、適有一婦人、靚服突至、爾宣俯首、有頃、廣文問曰、向者婦人突至、君觀之乎、爾宣曰、不敢、曰、毋乃以司鐸及余在乎、爾宣曰、非也、以二先生在而不敢者、恐人見而議我也、若獨處而敢者、獨不畏主知而譴我乎。抑畏人甚於畏主。或主譴不若人非乎。

廣文曰、斯言有理、但不妄想而徒觀之、無傷也、爾宣曰、磨不磷、涅不淄者、聖人也、不善不入者、賢人也、況余非賢人、保不亂吾意乎、昔聞之司鐸曰、人之五官。譬如城之五門。啓閉以時。盤詰

加謹。盜賊無自而發。若稍寬縱。一旦奸宄竊乘。制伏未易易也。

余承師訓、敢不服膺、

廣文問司鐸曰、此顏君嚴守法也、若老司鐸則不用如是、司鐸曰、昔敝邦一賢士同衆人在席、偶有美婦過前、衆不敢視。賢士熟觀之、凝然也、衆人訝且駭、賢士觀久而哭、衆更大駭、賢士曰、吾觀此婦、櫛沐齊整、根髮無遺、且艷粧淡抹、費幾許工夫、所以然者、亦欲取憐於人耳；今吾此日、未嘗用工以取憐於吾主、不反出此婦人下乎；是以有感而哭也、嗟乎、色慾迷人、有情不免、如賢士者、雖偶相値而觀、不惟不以動心。且因而感勵其志矣。

廣文復問曰、天主當敬、予稔知之、但竊有疑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今貴教家家供奉天主、不亦僭乎、況士庶之家、蝸居蓬戶、亦必供奉主像、毋乃太褻耶、司鐸曰、祭祀與奉事不同、夫郊社之禮、在中邦、非天子不舉、重其事也、彌撒之禮、在聖教、非鐸德不行、重其職也、若所云奉事者、爲天主生天覆我、生地載我、生神守我、生萬物以安養我、種種大恩、何人不日受、何人不思圖報、然則朝夕瞻依奉事、亦聊盡感酬萬一耳、豈曰祭之云乎、豈曰僭而褻之云乎、

六月廿有七日、艾司鐸貢余鄉、鄭文學晉謁、余曰、鄭子雅志向道、顧謀之家人、反爲所阻、司鐸曰、人生猶泛海也、卒逢舟漏、有岸

可登。其毅然先登於岸乎。抑徐徐然商之舟人而始决乎。吾知必奮勇先登、不惟自脫於難、反可拯舟中之溺、若必遷延而徐商之。其不羣胥淪墜也幾希。

廿八日、瞻禮甫畢、司鐸詔衆於堂曰、滌罪工夫。全由痛悔。然所云痛悔者、必自　天主發念、始爲痛悔之眞、何也、凡人稍自好者、一遇過愆、鮮不知悔、乃或爲蒙惡名、或爲失財帛、或爲損身命、斯其悔也、徒俗情之所致、于　上主無與。是未可得赦也、惟自天主而發者、思己所犯罪過、種種皆得罪　天主、痛悔求宥。乃爲可貴已。

又曰、卽自　天主而發、亦有兩念。一曰畏。一曰愛。畏者、懼已得

罪 天主必爲 主所罰、故競競求赦不暇、譬如僮僕有過。懼其主之撻之也。因懇切求宥。是亦僮僕之畏耳。愛則一片眞摯之心、不忍稍犯 主命、萬一有過、縱 主不我責、而我且無地可自容者、譬之子事父母、一有違忤、卽父母憐不加責。而子且痛悔求赦。必得親心而後卽安。夫自 天主一也、由畏而發者。僮僕之懷也。由愛而發者。孝子之心也。子等其奚擇焉、

日已晡、司鐸詰余曰、人身之魂有幾、對曰、有三、司鐸曰、云何、余曰、靈魂其固然矣、且復生長能知覺、是復兼生覺二魂也、司鐸曰、否否、人之魂只有一靈魂是也、其復長大能知覺者。乃兼生覺二魂之能、非與生覺二魂並列人身而爲三也、譬之錢焉、有

銅錢、有銀錢、有金錢、銀錢能兼銅錢之價。非銀錢之中。有銅錢也。金錢能兼銀銅錢之價。非金錢之中。有銀錢銅錢也。明乎此、則知靈魂之能、特兼生覺二魂之能。豈靈魂之中、復有生覺二魂哉。所以然者、凡物貴能兼賤、而賤不能兼貴。譬府能兼縣之事。未有縣能兼府之事者。夫靈魂貴也。生覺二魂賤也。則靈魂兼生覺之能。尤大較著矣。

漏下初刻、劉允銘問曰、天主無往不在。亦可云在吾心否。司鐸曰、天主雖無往不在。然在善人之心。與在惡人之心。大不侔也。何則、善人之心。時敬畏天主。愛慕天主。終日乾乾。求所以翕合天主心。故天主亦常在其心。如慈父之撫肖子。時

親愛而啓掖之。若惡人之心、則不認有主。多方悖逆。縱吾主亦在其心、方且如嚴君之憲判、雖在而咫尺千里。又安得云在哉。

晦日、諸友侍于堂、偶及立會之舉、僉體高曰、比來立會、悉某某之功、司鐸曰、不然、人之善勞、皆由　天主、非其自己有也、若　天主稍不之眷。自恃己力。何功克濟乎。惟　上主以恩賜人。人善用之。則至慈　上主、遂紀爲功耳。但我等立功愈崇、受債則愈重。何也、譬有窶人于此、富者畀以一金。令其營運。其人果不負所托。富者復畀十金。而責重矣。若更能蕃息。直畀至百金千金。而責愈重矣。蓋彼資彌厚、實受債彌多、萬一不戒驕奢淫佚。以

虧耗厥資。斯其負債。豈若一金之輕哉。

有頃、林用籲以祭義請、司鐸曰、 耶穌之生也、以 天主性、接合人性矣、試問人性爲肉軀、而 天主性爲靈魂否、用籲曰、然、司鐸曰、否否、人有靈魂肉軀。始成其爲人。故靈魂肉軀二者只完一人性、若 天主性、則純美至善之體。豈靈魂所可言哉。今吾 主耶穌之生也。靈魂合肉身則生。而 耶穌救贖而死也。亦靈魂離肉身則死。若 天主性、則生亦在、死亦在、亦在靈魂、亦在肉身者也、譬之劍焉、有鋒有鞘、鋒鞘合而成劍、彼帶劍者、左手握鞘。右手抽鋒、似乎鋒與鞘離矣。然不可謂離于其人之手也。夫鞘猶肉軀也。鋒猶靈魂也。帶劍之人、則譬之 天主性

也。鐸鞘雖離。總不出一人之手。則知 耶穌救贖。魂與身雖離。總不離 天主之性矣。

又曰、且子亦知 耶穌之身。固包有三體者乎。用顴曰、未也、司鐸曰、 耶穌一身。有肉軀、有靈魂、有 天主性、夫肉軀靈魂與天主性、三者不同體也。顧合而成 耶穌之一位。試讀祭義所載。三體一位之妙。正謂此也。

秋七月、二日、林用顴延請、余與其迪從、用顴卽席問曰、客有難予者、謂 天主賞罰、既云于其身、不于其子孫、乃一原祖犯命、而罪遂流萬世而無窮、斯二說似乎相悖、儁未知所對也、司鐸曰、賞罰于其身者、此賞罰之正也、間有及其子孫者、此賞罰之餘

也、故夫原祖一犯命、　天主卽奪其格外之恩、逐出安樂之境矣、若萬世傳染原罪、此特罰之餘耳、譬如開國元勳、必身受封爵。而子孫亦可世世爲王也。一大逆不道、必身服上刑。而子孫亦且纍纍就死也。所謂于其身、不于其子孫者、爲中邦有不于其身、而于其子孫之說、故云然耳、然從古有開國元勳、不封其身。而只封其子孫者乎。有大逆不道、不戮其身、而只戮其子孫者乎。國法持平。端不如此。而況　大主賞罰之至公哉。又曰、卽所云原罪者、亦未可云　天主之重罰也、何也、　天主、重罰人。必置之永苦之域、斯謂之罰、若傳染原罪、只不得升天國、非有地獄之永苦也、試觀孩童未領聖水、只不得升天、至長

成爲惡、始墜冥獄耳、若肯翻然遷誡。則夙愆頓洗。天堂之樂。吾主曷靳焉。譬世祿之家、固宜世受封爵、自厥祖獲罪、一削其籍、其子孫特未免爲庶人也。何至幽囚爲伍哉。倘自能建功立業、則公侯將相、亦可當身立致、未有復以厥祖之罪罪之矣。

其迪問曰、天主之賞罰人也、善者升天、惡者墮地矣、若彼無善無惡之人、天主將奚處焉、司鐸曰、人之無善無惡、獨孩童爲然、及稍有知覺、非善卽惡、未有中立于不善不惡之間者也。

其迪曰、今有人于此、不偷盜、不邪淫、亦不妄證、可稱無惡矣、但不欽崇天主、是亦無善、司鐸曰、子亦知子道乎、今有人子于此、不狎邪、不賭蕩、不嬉遊廢業、斯亦可稱人子矣。但于父母壽

不慶。疾不問。晨昏罔相聞。其子方侈然自多曰、吾不孝也與哉。

彼爲其父母者、亦樂有是子否。吾恐不事父母、决難逃不孝之

辜、不事大父母、决難逭爲惡之罰、蓋根本既失、餘無足觀、人安

得借無善無惡以自文也。

其迪曰、知　主不事、罪固不赦、然有未聞聖教、而力行善者、則

如之何、司鐸曰、雖然、若有于已所知之善。能盡力行之。卽于聖

教或有未聞也、　大主亦必憐而救之、斷不負斯人之善念耳。

初七日、司鐸駕發邑治林用顯從、晚宿方園、用顯請曰、聖教之愛

人如己也、偽已知之矣、敢問愛有不同乎、司鐸曰、有、有利愛、有

情愛、有仁愛、用顯曰、何謂利愛、司鐸曰、愛有因己而發者、謂之

利愛、是因彼人有利益於我。而後愛之者也。此愛即惡者亦有之。愛有因人而發者、謂之情愛、是因彼人爲我之親戚故舊、而後愛之者也。此愛即愚者亦有之。惟愛因 天主而發者、謂之仁愛、蓋己與天下之人。皆 天主所生。既愛 天主、安有不愛主所生之人、故仁愛者、必合天下極疎極遠之人。而皆愛之者也。此愛惟聖賢能之。之三者、雖均謂之愛乎。而公私大小之懸。判若天壤矣。聖教所謂愛人如己、則惟取仁愛行之。而情愛未嘗不包。若利愛則直夷然不屑者也。

十六日、余問司鐸曰、 天主之生神也、云司天護守、各有職掌、夫以全能 天主、業無所不能、必生神以供使令也何爲、司鐸曰、

天主之生神、非以代己勞也、尊卑之勢然耳、何也、人世之生、智能有限、必置公卿百執事。以補其不及。若　造物主全能、豈固待諸神之助哉、亦以尊卑之體、必合衆卑而成一尊。故生無數天神。分爲九品。羣崇奉而翼戴焉。譬世主居臣民之上、必置而公孤卿貳。以及庶僚、而爲君者始尊。否則、一人孤立于上。無有崇奉翼戴。又何以明天子之尊哉。

余曰、聞天神初生時、　天主賦以性體、皆極精美、又云或善或惡、聽其自擇而率循、豈有精美之性、而善惡正邪、尚有未定者乎、司鐸曰、天神之性、原皆精美、然必置之善惡岐分之際、令其發念自擇、始可以賞罰隨之、如性皆精美。卽令定于善而無惡、

則爲善皆 天主之功、彼天神何功。而得享天上之永福哉、惟既賦以精美之性、又必聽其自擇、故發念善者。適完其美性。而得永賞。發念惡者。頓失其性之美。而得永罰。此天神魔鬼之攸分也。

廿七日、余偕用顲侍司鐸、析三位一體之義、司鐸問用顲曰、經言罷德肋爲父、費畧爲子、然則父子之名、其借言者乎、抑爲眞父眞子者乎、用顲對曰、生者爲父、受生者爲子、斯殆眞父眞子、而非借言者也、司鐸更問余、對曰、用顲言是、但天主罷德肋之生費畧也、原一時俱有、非若人世父子有尊卑先後之殊耳、故謂之一體、司鐸曰、然、抑又有說焉、夫所云父子者、必生其同類而

始得名者也。若身有蟣虱、非不受生于人、然不可謂之父子、故必人生人類。而父子之名始立。雖然、彼人世之父子、尚不如天主父　天主子之爲眞也。何則、父之生子也、必全通于子、斯爲眞父、而子之受生也、必全肖其父、斯爲眞子、今人世父子、求其音容彷彿。情態畧同。如是止耳。若必通體酷肖。無幾微毫髮之殊。千古以來、亦有前聞者乎、乃　天主則異是、故夫　罷德肋之生　費畧也、內自照其本性全能大智至善無窮之妙。而內體自生一全能大智至善無窮妙之像。而爲費畧是其全能大智、悉通體于費畧、而費畧均肖焉、渾然無二。斯其父爲眞父。子爲眞子。而其爲一體。豈人世父子所可同耶。

少間、用顏問曰、惟彼世人、不領聖水入教、且有所犯而不悔者、固皆不免永苦之獄矣、然有長厚自守、與禦人者同罰可乎、司鐸曰、同一囹圄、而罪罰各殊、則同一地獄、而罪罰亦異、未有混而無別者也。

用顏曰、然則天堂之樂、亦有分乎、司鐸曰、然、曰、生前善功之大小、足爲天堂受賞之劵乎、司鐸曰、未足也、天堂之賞、各因其生前所受額辣濟亞譯言天主聖寵也之多少、若徒有微功、而無額辣濟亞、不得受天堂之賞也。曰、額辣濟亞、何由而得、司鐸曰、初賜時不由善功而得。既賜之後、觀人仰應之何如賜而能應。則吾 主將加賜焉。故以此定額辣濟亞之多少以爲天堂受賞之劵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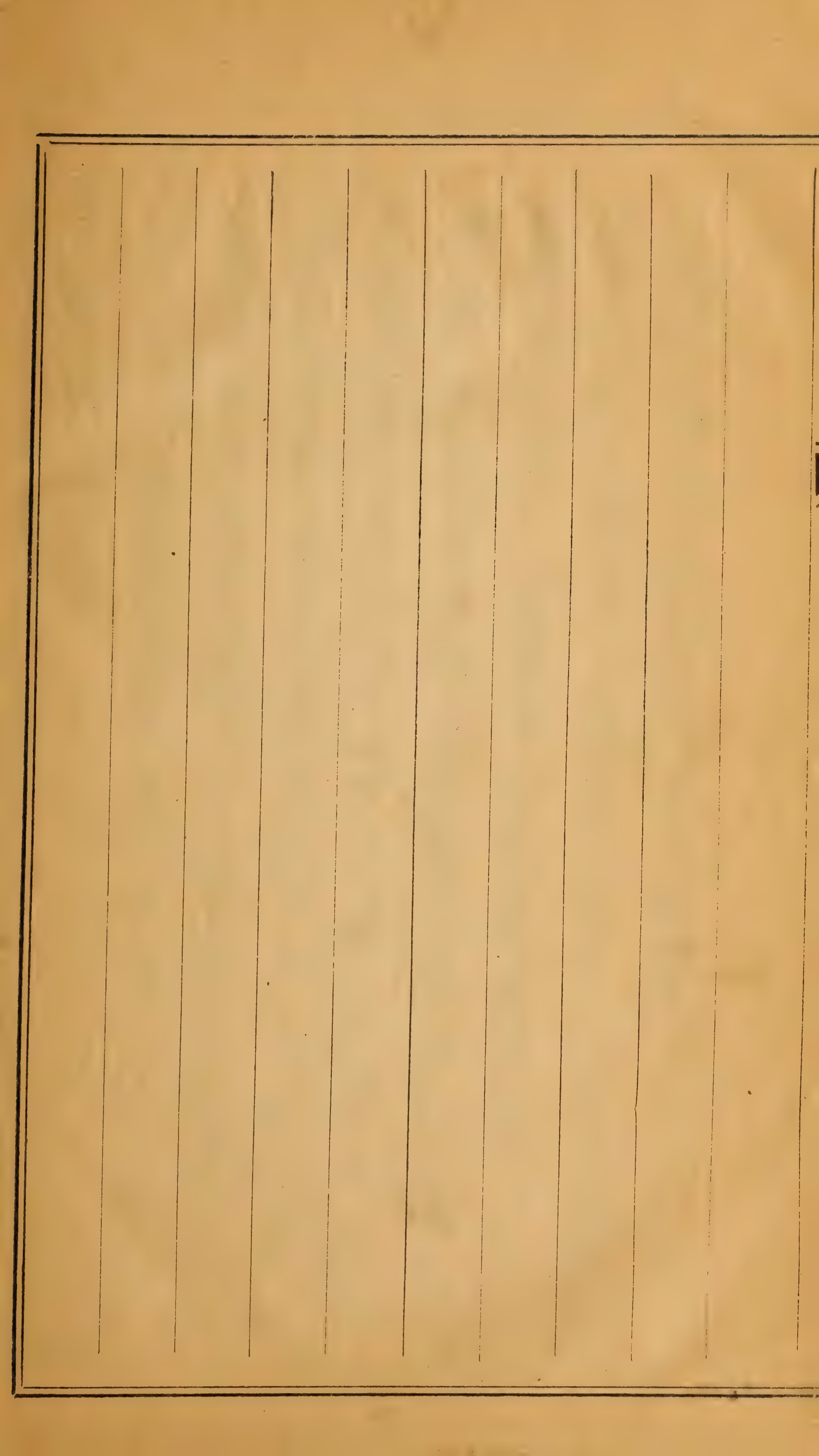
也。

用額曰、仰應　天主、必在善功、乃謂徒有善功、而無額辣濟亞、何也、司鐸曰、人雖爲善、又要觀其爲善之意、意果眞乎。抑別有所爲乎。若別有所爲而爲善。則爲善之念不眞。縱有善亦不得謂之眞善也。卽不可以得額辣濟亞也。故　天主之賞人善也、不賞其所爲、而賞其所爲、

用額復問曰、靈魂有三司、曰記含、曰明悟、曰愛欲、敢問何者可以爲功、司鐸曰、其惟愛欲乎、曰云何、司鐸曰、人豈無明知　天主。而竟不發愛慕者、是記含明悟尙未足爲功也。乃有擑于記含明悟。而獨篤于愛慕　天主者。是愛欲之情。超出記含明悟

之上。而爲功之府者也。

廿八日、其斂問曰、聖教之入敝邦也、僅五十餘年耳、前此罪惡之人、固宜受地獄之苦。至若飭躬脩行。如敝邦所稱賢聖者、乃於十誡尚未盡符、天主何處焉、司鐸曰、天主十誡、刻在人心、天下皆已知其槩、果以其所知。而恪然遵守者。縱經典未傳。情亦可諒。天主必憫而祐之。或默啓其衷。或令人傳授、以全其德。斷不負其恪守之誠也。如中邦諸賢、眞能如是、則天主亦必俾之安所矣、雖然、前此尚得言不知耳、今數十年來、闡發有人。道猶大路。彼明知而明背之、咎將誰諉耶。



口鐸日抄第四卷小言

隙駒如駛。歲月不留。返顧年來。茫無寸得。雖渝靡不律、謬叨劄記之司。然而塵思撩人。如着敗絮。行荆棘道中。左支右拄。苦莫可脫。安得時聞德音。可以破空而走也。壬申之七月、盧司鐸忽棄人間世、捧誦遺言、邈不可復、攀戀之私、何能已已、而艾司鐸則又自莆、而泉漳、而江右、且重有富沙之行、向日鐸音、幾成曠響矣、何幸林司鐸不鄙夷、時辱函丈而誨之、其所以嘉惠小子者。三司鐸如一身也。今秋闈事正迫、重晤思參、復承數簡見示、余愧且謝曰、夫照乘之珠。藉以赤玉之盤。則輝光倍映。識者咸欽其寶也。若余則瓦缶耳。雖愛珠之深。不敢不出以相藉。而其不韵也。不既多乎。因受

而踵成之、彙爲四卷、而思參則勉余曰、艾司鐸有云、讀百言。不如記一言。記百言。不如行一言。余記且不文。行于何有。拜錫良規。其負明師益友數矣。無何、陳子孔昭、顧予邸中曰、聞泰西諸國、常置一鐘于山之岑、人有怠厥功者、則擊而使醒、然而鐘則無功、故司鐸之視有言無行者、譬諸鐘、余思是役也、蜚播洪聲。行將聒耳。乃返躬實課。曾百不得一焉。李氏之子。其猶鐘乎、雖然、鐘頑質耳。既不任功。于何任責。獨怪吾黨身負靈才。深荷　上主之畀。顧有口無心。崇空言而鮮實行。皇皇臨汝。雖欲爲鐘也。其可得乎。此則余之所滋懼者也。故因四卷之成、而併志之、

崇禎六年昭陽作噩之歲長至日景教後學其香氏李九標謹識

口鐸日抄卷之四

泰西 思及艾司鐸
　　 存元林司鐸 口鐸

福唐李九標其香彙記

清漳嚴贊化思參分錄

清溪林爾元爾會 點定

晉安陳克生孔昭

同邑林一儁用顲參訂

弟 李九功其敘較輯

越六年癸酉、春王二月、艾司鐸有清漳之行、從嚴子思參請也、朔後五日、思參問曰、聞貴邦精格物窮理之學、故鳥獸之聲、皆有其字、不知亦能洞其語言之意否、司鐸曰、子欲通禽獸之意、亦知人禽之聲之所以別乎、敝邦格物家、以鳥獸之聲、爲自然性然之聲、凡有知覺者皆然、如驚恐則啼呌。悲痛則哀號。沓聚懽樂、則呼群而唱和。凡此者、普天下各隨本類、不須教習、生而固然、皆發于覺性之本情。不能有二者也。若人則爲擬議之聲、人有自專之能。故均一人聲、而安排分配。隨方不同。此非能推論理者不能也。今欲知鳥獸之意、當先別其聲爲自然性然之聲、則知百千變態、不出喜怒哀樂等情、如赤子之啼嘻、聞聲可喻、

以意逆之、鮮有不中矣、

又曰、大凡聲有三種、有有聲而無意者、風雨笙簧之聲是也。有有意而無安排擬議、同類之所必同者、鳥獸之聲是也。至于有意而復有安排擬議、雖同類而彼此各異者、則人之語言是也。識此三種、愈知人禽之聲之所以別已、

初八日、鄭孝廉邀歎、卽席問曰、敝邦六經中、具言事上帝、祭上帝、此上帝非二氏之所云上帝也不聞有事祭太極者、則太極殊非天地之主矣、今按易經有太極生兩儀一語、又似天地受成于太極者、司鐸曰、天地間凡可舉之物。必藉四所以然而後成。一曰質、一曰模、一曰爲、一曰造、者、如彼几凳焉、材木爲質、高下廣狹爲模、所以用以倚用以坐

爲爲、工匠爲造者、四者缺一。必不能成一几一凳矣。天地亦然、元質爲質、大小厚薄爲模、所以覆載于人爲爲、 造物主爲造者、今觀儒者之解太極不出理氣兩字、則貴邦所謂太極似敝邦所謂元質也、元質不過 造物主化成天地之材料。不過天地四所以然之一端。安得爲主。又安得而祭之事之也哉。

孝廉曰、請問其詳、司鐸曰、元質之非 造物主、其理有四端、一曰有始、天下惟 天主無始、凡物皆有始、元質也者、 天主欲造萬彙之形。故先造一元質、以爲之底。則不得謂之無始、一曰非自有、天下惟無始者爲自有。元質既有始。則必受有于 天主。而非自有、一曰有邊際、無邊際者、 天主之體也。元質之體。

窮于形天以上。屬于幾何。則不得謂之無邊際、一曰非萬有之本、凡物之有形者。以元質爲本。惟形天以下則然。若天神與人之靈魂。則　天主自無中化成之。不關元質也。則元質安得爲萬有之本、噫嘻、人苟知太極之卽元質、又察此四者、而知元質之異于　天主、則可通太極生兩儀之解。而古人不祭太極、其故幷可見矣。

十有二日、思參請曰、　天主吾人公父母也、父母之于子、無偏厚薄、今人有生而富貴者、有生而貧賤者、種種不齊、　天主何不比而同之、以免人之怨憾乎、司鐸曰、如子所言、將同富貴乎、抑同貧賤乎、曰富貴、曰、舉世皆貴。誰爲輿臺僕隸以養其尊。舉世

皆富。誰爲耕織制器以濟其用。即如一人之身、有司視聽者、亦必有司持行者、交相爲用、固缺一不可者也、今使通身同生耳目。將不成一人。使舉世皆生富貴。將不成世界矣。豈 天主全能之妙用乎。

思參曰、富貴貧賤、交資互益、于理誠然、但均之 天主所生、誰不願居富貴、誰肯甘處貧賤、彼此相企而憾生焉、亦人情也、故謂 天主生人、雖各有其用。寧盡無厚薄其間者乎、司鐸曰、請問子所謂厚者、厚富貴耶、抑厚貧賤耶、所謂薄者、薄富貴耶、抑薄貧賤耶、思參曰、厚者必富貴、薄者必貧賤矣、司鐸曰、異乎予所聞、世所稱福非眞福乃罪之媒也、傲忿淫惰諸惡。最易犯也。

世所稱禍非眞禍、乃善之梯也、謙忍貞勤諸德、最易守也、故世有先富貴、卒奢侈而致貧賤者矣、亦有先貧賤、卒勤儉而致富貴者矣、有終其身錦衣豢食、而行同狗彘者矣、有終其身粗衣淡食、而德貴金玉者矣、試取兩人之表裏、之始終、而合計之、天主曾何厚薄之有乎、

思參曰、窘窮益德、安樂滋尤、誠哉是言也、但思窘窮亦可爲惡、安樂亦可爲善、人故願爲其安樂者耳、司鐸曰、是何言哉、人旣知貧賤之中、可以益德、則宜安承　主命矣、今乃曰、吾願爲富貴、吾願富貴而爲善、是其心毋乃不富貴、遂將不爲善乎、試問人人欲富貴、將使誰者爲貧賤乎、不願吾體　天主之意、只願

天主體吾之意、不願吾遵　天主之命、只願　天主遵吾之命、罪莫大焉。嗚呼、人生斯世、如俳優在塲。所扮俗業、一時事耳。俳優不以分位高下爲榮辱。人乃不然、是其達識、反不俳優若也。亦獨何哉。

有頃、思參復請曰、貧賤不可憾、既聞命矣、敢問人有生而殘疾者、則如之何。司鐸曰、吾人之生也、有肉軀、有靈性、靈性賦于天主、人人完全無缺、肉軀授于父母之精血、精血有損、肉軀亦因有損、又何憾　主之有乎、

思參曰、肉軀有損、　天主何不于胎中變易之、以全其美、司鐸曰、人損傷之。　天主必變易之。亦非當然之作用矣。惟其不變

易之、以陰備厥用、正可顯　天主之全能也。譬如繪者方繪次、拙工攙筆壞之、良工取彼拙筆湊繪焉。更加妙巧矣。

思參曰、人之安全者、　天主或生以備用、若彼疲癃殘疾之人、化未見其有用也、司鐸曰、昔聖亞悟斯丁有云、人入工匠者之家、見其造作之器、或直或曲、或利或鈍、或完成、或剉缺、種種不同、初雖不諳其用、然莫不私自想曰彼必有以用之、豈其無用而置此、今者入寰宇之中、見　造物主生人、或安全、或殘缺、一不明其用。遂疑　造物主將無所用。是何信主、反出信匠人下哉、

思參曰、敢問殘疾者之用、司鐸曰、子疑其無用、亦知其用固甚

顯者乎、夫斯世者、吾人立功修德之世也。有疾苦。然後有忍疾苦之功、又因而有賑恤疾苦之德、是利己利人之資。莫切于疾苦者也。聖亞悟斯丁有曰、除疾苦于世者。是除哀矜之行于世矣。旨哉斯言、良可繹思已、

思參曰、師言誠是、然人之五官、亦爲善之具也、今或缺而不全、毋乃其具亦缺乎、司鐸詰曰、何謂三讐、曰肉身、世俗、魔鬼、司鐸曰、子旣知肉身爲讐之一、則知靈神與肉軀、體最親情最異也、神喜理。身喜欲。恒爲讐敵。今缺一官、靈神未嘗有缺、而已先免一讐矣、烏知非大幸也者。昔有德士、病失一目、曰故有兩讐、今去其一。 天主之恩也。夫德士以失目爲 造物主之恩。人乃

以胎生之疾憾　主。非惟不知恩。其獲罪亦甚矣。

有頃、思參復問曰、貧賤殘疾、人之所甚苦也、如司鐸言、非惟不當憾、反宜感恩焉、竊思夭折之人、受生未幾、遽隕厥身、方彼二者、罹凶尤甚、不知所以慰之、司鐸曰、人之夭折有三故。皆可無憾。夭折之人有三等。皆當感　主恩。思參曰、何謂三故、曰、父母之稟氣一也、調攝之善否二也、造物主相人之善惡、增之減之三也、斯三者將誰憾乎、

曰、何謂三等、曰一爲善人、善人、　天主之孝子也。豈有孝子喜于久淹逆旅。不願速回本家。而見其父母乎。其使之早離苦世、而享天福、是　天主之恩也。一爲惡人、惡人在世、爲日愈多、罪

過愈重、少一日。是少一日之罪也。卽入地獄。亦可少減其苦。是非 天主之恩乎。一爲無善無惡之孩童、孩童命終、領聖水者、卽升天國、縱未獲領、亦得靈薄之所、詳見本論 視彼久視斯世。卒墜永苦之域者。其受恩不亦多乎。故曰皆當感恩也、

又曰、凡物一受生于 天主。卽屬莫大之恩。故雖無生長如天地四行。無知覺如草木花菓。無靈明如麟介羽毛。一日受有其荷 主恩。比于虛無。已不可倍數。況人受 造物主之賜、得以爲人。且片刻受有永世不滅。是雖一胎夭之魂、其荷恩之重、比之天地不靈之物、又萬萬矣、感當何如哉。思參謝曰、至哉司鐸之教我也、質言罕譬、雖至愚者醒矣、自今而後、敢不素位而行、

以承　主命、

廿有五日、瞻禮甫畢、司鐸謂嚴剛克曰、祭義一書、亦諦閱否、對曰、然、司鐸命述一二、則多所不全、司鐸曰、聖教之書、義理深長、非如他書可以涉獵得也、日取數帙焉、反覆玩味、必使胸中恍然有會、確然能記、而後已焉、故時遇同道諸友、述其所得、不遺不紊、是可益己而兼益人也、若徒誇多鬬捷、不深理會、雖日盡數卷、掩卷茫然矣、卽對人言之、安能井井無漏者乎、此如以一桶之水、亟傾石上、了無所入、濕然而已、嗟夫、我有斗米、需徐盡之、乃得其養、若徒以飽一餐、不獨胃不能受、反得傷焉、聖教之書、靈性之糧也、其食飲也、亦正如是、

三月二日、林有杞入謁、求觀遠鏡、司鐸曰、子何鏡之觀也、有視至九重天而止者矣、有透九重天以上而視　天主無窮之妙理者矣、孰遠孰近、二者奚擇、有杞曰、視　天主之妙理者、其人之心鏡乎、數日來、幸從司鐸講解經旨、頗窺天外理矣、今願假視形天者一寓目焉、司鐸出示之、正觀、則極遠之物、皆近而大、倒觀、則極近之物、皆遠而小、有杞異之、司鐸曰、無異也、身後之事。世人以爲極遠。不知其至近。而所係之大也。眼前之事。世人以爲極近。不知其至遠。而所係之小也。有杞正容曰、司鐸教我矣、

初八日、艾司鐸談經、及肉身復生一欵、客有疑而問曰、　天主全能、既能于無中生有、其復生諸人、固亦無難、但思久死者、肉身

消盡、業已無遺矣、謂　天主另造一身則可、謂其本身復生、則所未解、司鐸曰、人死雖久、肉身雖消盡、其肉身之元質、變變化化、總不出天地之間也、　天主以其全能聚而合之、使之復生。亦何煩另造之有。且另造一身、非所謂賞罰之公者也。何也、初立功犯罪者一身、今受賞受罰者又一身也、虧有功而賞無功。遺有罪而罰無罪。豈　大主至公之旨哉。

司鐸退、思參請曰、元質有增減否、司鐸曰、有變化、無增減也、思參曰、余觀木質變而爲炭、炭質變而爲灰、漸變漸滅、幾鄰于無、相彼蠟燭、舉火燃之。移時而盡、其質安在、司鐸曰、木變爲炭、所存之灰、其土分耳、且或變爲火、或變爲氣、或變爲水者矣、蠟燭

之變、不盡屬土質、其質安在、在火氣也、蓋凡天地間物、以四元行結而成體者、其變化復歸于四元行焉、故曰、有變化無增減也、

十四日、客有問司鐸曰、聞　天主十誡、有孝敬父母之條、又聞禁人燒銀錠、曾一紙之是惜也、何云孝敬、司鐸曰、敢問子誑其親謂之孝敬可乎、曰、不可、曰、父母在日、嘗用牲醴之養、死不忍忘、故中邦薦之、所謂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以表其孝敬之心也。乃至所獻金銀、非紙造之者乎。若爲人子者、當父母在日、獻以紙造之金銀、父母必怒而責之。以爲誑我也。今者親沒而遂獻之以此。則是忍于死其親、而敢于誑之也、其不孝敬亦甚矣。

客疑未釋、司鐸又語之曰、今人之孝敬父母、比于三代以上之賢哲孰愈乎、客曰、不能幾及耳、何敢見少、司鐸曰、秦以上未嘗有紙、三代之祭典、並未聞用紙、吾子苟不存乎見少、又何用喋喋爲、客唯而退、

漳有立脩眞會者、以呂純陽爲宗、十六日、有彼會士來謁、問司鐸曰、敝會教規、分有功過格、每朔望向呂祖師焚之、亦教人爲善意也、司鐸以爲何如、司鐸曰、省察功過、固屬善事、但思人之有過、果獲罪于誰、則有過而求赦、亦將求赦于誰也、孔子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其意云何、必以吾人苟得罪于　天地之大主、則自　天地大主之外、更無處可求赦耳、今者省己之過、而告

于純陽、何從得赦。反增不識主之罪矣。烏乎可、

客曰、儆會亦嘗拜上帝、是非不識主者、司鐸曰、認主不眞。敬畏不篤。祈望不殷。偶爾一拜、亦良知所動耳、且彼佛亦拜、仙亦拜、三教亦拜、何處不拜也、志向不定于一眞主、功行到底無成、譬如泛海而無指南。隨風漂泊。茫無定向。何能到岸。坐見沉沒而已。

司鐸之燕居也、恒自言曰、謝　大主之恩、是日思參請曰、化侍司鐸以來、聞斯言也、不知凡幾矣、敢問何謝恩之頻也、司鐸正容斂手曰、人時時受　大主之恩、可不時時思所以謝之乎、況能時時謝　主恩者、則時時更受　大主之恩矣、思參曰、謹受

教、

是月之末、艾司鐸返駕温陵、而林司鐸之入三山也、則匝一載于茲矣、廿有二日、余至堂祗謁、問林司鐸曰、怒之當克也、人知之、然有不得已而用怒、怒亦有道乎、司鐸曰、可怒而怒、怒亦無傷。然所謂無傷者、怒其過、非怒其人也、故外雖有怒之形、而心體漠然不動。譬如雲霧半空而日光不損。雷電交作而天體自如。斯有怒而總歸無怒者已、

廿四日、林司鐸詔于衆曰、吾　主升天期近矣。子等亦思所以奉獻吾　主者乎、夫吾　主所甚愛于人者、豈其財物之謂哉、必奉以眞摯之心、乃爲可貴、今有一種不痛不癢之心。此直頑如

石耳、否則而爲悠悠忽忽之心。此又冷如氷耳、卽如贈人以物、必思所以當其歡心。若徒奉石與氷焉。其人鮮不艴然怒者也。矧以頑如石冷如氷之心。而奉獻至尊之　上主者乎。

廿五日、諸友求領　聖體、林司鐸曰、阨格勒西亞（譯言教會也）中、命吾領　聖體者、何意乎、斯其益有三、不可不知也、一曰愛、愛者、天主加愛于吾身者也。蓋凡人相愛、必有物相遺、以章其愛。今天主之愛吾人也。不惟日保存安養之。且幷其至尊至貴之身、亦畀以予我、愛孰大焉。一曰表、表者、吾　主之加愛乎我、亦以立愛慕之表、欲吾倣傚之而愛慕　天主。與夫愛人如己者也。一曰養、養者、五穀以養肉軀、耶穌聖體、以養吾之靈魂、但五穀

之養人也、必化爲人之精血。始稱爲養。而　聖體之降臨也、必與吾之靈魂。渾合而爲一。何養如之。

廿六日、林司鐸坐論于堂、曰、子等將領　聖體、宜默想三端、其一、思來者何人、此吾之師也、吾之主也、師者、時啓迪之、教誨之、非吾師則人心晦蒙矣。主者、則又人所倚賴其安養者也。此如一家人之靠其家主。凡飲食衣服。咸仰需焉。卽吾　主之告宗徒、亦曰、爾稱我爲師、稱我爲主、我眞是也、夫曰師曰主、是尙可輕乎、其二、思來者何家、　天主以至尊至貴之體。乃降于至卑至賤者之身。此如家主極其尊貴。一蒞僕隸之家。若不潔除脩飾、獲戾必重、則又何敢以穢濁未浣之身。而漫邀吾　主之臨也。

其三、思來者何故、 天主尊矣、何爲降此卑賤者之身、可見天主者、原至仁至慈之上主、其惠然降臨者、所以赦人之罪。增人之德。而加以額辣濟亞者也。夫 天主之恩若此、子等宜何如愛慕圖報、以無負 主恩者乎、

又曰、圖報之功莫如仰體。然卽主字之義、而可推也、譬如人世之主、君臨一國、則凡一國之上自公卿、下迨士庶、其遵憲法而罔敢違者、無論貴與賤也、今吾 主既降臨吾身。而爲一身之主。則凡一身之上自頭目。下迨手足。有敢不遵循規誡。而違背主命者乎。故必目毋妄視。耳毋妄聽。手足毋妄持行。悉翕合上主之心、乃可已。

廿七日、林司鐸又謂衆曰、夫所謂主者、亦猶加規誡之軛轅。于服役者之肩背。此其負荷甚重、人未有不爲苦且難者、而孰知其甘且易、何謂甘、一思吾　主爲我等受難。被諸痛苦。則凡諸窘難苦勞。直欣然甘受之。更思吾苦勞日甚。德行日增。而天上國無疆之樂。直可梯以登也。愈勃勃其欣快矣。何謂易、今有物于此、我諉而不舉、深覺其難、如肯毅然舉之。則必有人左之右之。而難者易矣。今此負荷雖重、如我肯猛自擔任。則吾主必付以神力。如左右手然。何易如之。

夏四月二日、林用齎問曰、向聞之艾司鐸、謂人有善記含者、未必善明悟、有善明悟者、未必善愛欲、是神之三司、亦有不克兼者

也、林司鐸曰、雖然、若夫明睿過人之士、亦有能兼之者、何則、蓋人之記含既精。從此義理純熟。則靈光頓發。而明悟生焉。既明悟此理、自欣欣勃而行之。是又從明悟生愛欲者也。然此必大過人之士、始能兼之、故神之三司、有能兼不能兼之異耳、又曰、記含如庫藏焉、爲義理藏納之府者也。故記含之司、必純而不雜、凡耳之所聞。目之所接。必其皆合于理道者。而含記于心。自此心之所悟。皆諸美好之物。而愛欲亦無有乖于道者矣。否則、邪正雜陳。好醜並儲。無論兩者不相容也。卽當眞正用功之時。亦有別念竄入者。大抵皆記含之不淸也。假如庫藏所貯。悉皆金玉。絕不令醜且賤之物。雜其內焉。則凡心之所識。取而

用之。莫非純金美玉者矣。

初四日、余問司鐸曰、人有邪念、聞悉由魔誘、果爾、則罪在魔鬼、不將爲人釋咎耶。林司鐸曰、非也、人有百千萬念、悉人自萌、魔鬼特從旁煽之耳、煽之而不動、則爲人之功。煽而輒動。則爲人之罪矣。雖然、吾　主之升天也、業縶服諸魔、不令爲人害、人之被其誘惑者、由近之而不知遠耳、卽如不義之財、非禮之色、皆魔鬼所伏藏。我一見之而卽遠。魔能肆其毒乎。惟夫見利而生貪。見色而留念。斯爲魔所誘而莫之覺。故曰、魔鬼如繫狗焉。近之者必爲其所噬矣。

五月之中、林司鐸賁余里、十有九日、翁允鑑問曰、人之生死、悉由

天主、夫人知之矣、今有孩童始生、未幾而輒夭札、則大　主之生是人也、不亦徒然乎、司鐸曰、此　天主莫大之恩、曷云徒然乎。允鑑曰、云何、司鐸曰、　大主之生人也、隨賦之靈性、斯即賦以升天之質者也、故孩童一滌原罪、縱夭札而死、而其升天也、更易於成人。此孰非　天主莫大之恩。曾何虛生之與有。又曰、孩童之領聖水也、無俟痛悔、葢一經洗滌、而原罪已悉赦矣、若成人則必須痛悔、以原罪之餘、復造有諸罪故也、雖然、人而痛悔己罪者。一滌原罪。幷諸罪俱可得赦。何也、原罪者、罪之根也、自造諸罪者、罪之枝葉柯幹也、故原罪一赦。而諸罪幷可悉宥。譬之樹焉、一拔其根。而枝葉柯幹。有頹然畢起者矣。

余問曰、根株拔、則枝榦宜不復生、乃有原罪既除、而罪宗復踵至者爲何、司鐸曰、今有病人于此、傷入五內、其發之顏色者、必黃而瘦、縱其病根既拔。非急滋補之、其色能頓復哉。今人原罪雖除、然一自受染之後。其性不能無偏。此亦原罪之餘跡也。故必猛力克治。始可無愆。故克之正未易易耳。書不云乎、克明俊德、可見德必克而始明。克之而其明始俊。俊者美好之謂也。

廿一日、余謂司鐸曰、人之善勞、悉由　天主、乃今之聰穎能文者、多岸然自命、未有歸功于　天主也、烏乎可、林司鐸曰、子不觀之筆乎、責筆以書。而筆不能也。求其善書者。必出于握管之人。至于揮毫之際、字畫整楷、而筆乃傲然自多曰。此吾之能。而非

握筆者之能也。可乎不可乎。

秋七月、林司鐸回三山、五閱旬矣、十有八日、司鐸詔于衆曰、人之五官、借之天主者也、天主借我之意、但許我爲善、豈許我爲惡哉。且夫借財于人者、屆期必償以息、則借物于天主、其加息又當何如、故行德立功、所謂償天主之息者也、設屆期而無可償。天主尙責以永罰、況挾所借之物、而反背其主者乎。

八月朔日、劉伯秀受經于堂、適余陪側、林司鐸謂伯秀曰、經云天主在天、其義云何、伯秀曰、天主無往不在、所云在天者、尊之耳、司鐸曰、旣尊之在天、則高高在上、不視爲與人渺不相屬

耶、伯秀未有對、司鐸曰、夫天者、吾人之本處所也、所云　天主在天者、在吾之本處所也、何也、人生斯世、直僑寓耳。必刻刻豫還鄉之計焉。一旦有急。亦可備以無患。故經首揭　天主在天。欲人知　天主在吾本處、時醒切而思慕之也。譬如有人于此、客于他鄉、茫不知返。旁有醒之者曰、爾之父母在爾家。爾胡不思。吾知其人、必惕然猛省。所以豫爲還家之計者。惟恐後矣。

徐及信經三欵、司鐸詰余曰、　費畧之降生也、云因　斯彼利多三多之功、則　斯彼利多三多、可謂　耶穌之父否、余曰、不可、曰、何爲不可、曰、特因之耳、故爲不可。司鐸曰、今人之生也、亦因其父母而生、則因之一字、寧定論乎、余謝不敏、司鐸曰、凡人

之稱父子者、必分其父之血脉。通之于子。斯爲眞父。乃　聖母之孕　耶穌也、只　聖母自有之淨血聚而成胎、特藉　斯彼利多三多之神功耳。是豈分　斯彼利多三多之有哉。故不可以謂之父。

余曰、　天主三位、既俱有全能、則　費畧之降生也、奚不可自爲、而顧藉　斯彼利多三多之助耶、司鐸曰、　斯彼利多三多、亦是一位　天主、豈有　費畧降生、爲救世大故、而　斯彼利多三多、獨漫無所事事哉、故亦必用其神功、俾　聖母成孕、始爲　斯彼利多三多莫大之恩已。

伯秀因問曰、　天主至尊、只成一位奚不可、而必待三耶、司鐸

曰、一尊之中、自然包有三位、缺一卽不成　天主矣、譬之人性焉、有記含、有明悟、有愛欲、斯三者、固人性所應有者也。缺一卽不成性矣。又奚疑于　天主、

初三日、余謂林司鐸曰、頃讀宗徒行實、見諸聖之致命者、多種種靈奇、吾師身歷諸國、夫亦有異聞乎、司鐸曰、彌撒大禮、必以蒲萄酒行之、此定規也、然蒲萄爲酒、必積數月而後成、今有聖多默殿中、其酒則咄嗟可辨、斯一奇已、余曰、云何、司鐸曰、瑪里布耳（國名、今改爲聖多默國、在西南印度）昔聖多默致命地也、其國聖殿中、聞有蒲萄一株、視之枯樹耳、然至聖多默瞻禮日、彌撒方行、必舒葉開花、俄而結實。及鐸德將舉　聖爵。而實已熟矣。取而注之于爵。則宛

然酒也。及彌撒禮畢、而樹枯如故、至明年瞻禮又復然、余作而
嘆曰、致命之爲絕德也。故 天主特愛之。而章示其靈奇耳。今
吾輩重視此身。無論未可試窘難。卽克己寡慾之功。尚未能稍
加萬一。有不取 上主之大懟者耶。

是月之末、林司鐸復賁余里、廿有七日、從紳問曰、人之靈魂、有男
女之殊乎、司鐸曰、無殊也、從紳曰、每見女人記含明悟、多鈍于
男子、既無殊矣、胡敏鈍若是判乎、司鐸曰、 天主化成人靈魂、
原無男女之異、其中有敏鈍不同、亦由受者氣稟有清濁之別
耳、故論靈魂本體。原各有記含明悟之能。惟氣稟濁者。其記含
明悟必鈍。此實効用之官不利于靈性無關也、子不觀之火乎、

火之光明。其本性也。然油淸者光必亮。油濁者光必滅矣。斯豈火有明暗之殊哉。則油之淸濁。有攸分者也。

廿九日、林鳴見問曰、人之尙口者必招尤、然則出言亦有道乎、司鐸曰、敝邦有成言、殊可玩、曰君子之口在心、小人之心在口、鳴見曰、云何、司鐸曰、君子之出言也、必于中心停思審處。求合理道而後發。故其爲言、自無乖謬之失。小人則不然、浮躁爲言。惟口是尙。曾不返而問諸心也。于以寡尤。難哉。

九月初五日、漏下數刻、余及鳴見侍、司鐸曰、告解之誠。全由痛悔、今彼奉教諸人、謂之動悔則可矣、謂之痛悔、殆十不得一焉、鳴見曰、悔一也、胡動與痛之殊乎、司鐸曰、所謂動悔者、一當告解

之時。省察己罪。不過得其心之微動耳。若痛則必哀怨迫切。懲艾而不敢少安、以是而仰祈　主祐。庶乎其可已。

又曰、且子亦知痛悔字之義乎、痛則從疒從甬、悔則從忄從每、疒者病也、甬者通也、忄者心也、每者每也、余曰、如何、司鐸曰、人之愛肉軀也、甚于愛靈魂、今有肉軀病、而不哀傷迫切。投救于明醫之前者乎。若病在靈魂、則恬不爲意焉。眞能痛者、其視靈魂之病。更甚于肉軀。而一往哀籲迫切之情、必其與肉軀之病通者也。斯之謂痛、且靈魂之病、又種種不一、使非中心自訟、每事靡遺、鮮不以粗畧塞責者矣。故眞能悔者、必先之時省、次日省、又加之月省而歲省、將從前種種過端。搜剔靡漏。若燭照而

數計焉。然後以中心之悔出之、斯爲眞悔、痛悔之義若此、是豈動悔所可幾哉。動與痛異、并其悔亦非悔矣、

初六日、余侍林司鐸、釋三位一體之義、司鐸詰余曰、罷德肋之于費略也、既言生矣、其于　斯彼利多三多、卽言生亦奚不可、余對曰、向受之艾司鐸云、　罷德肋之于　費略、可以言生、而于　斯彼利多三多、不可以言生、祇可言發、司鐸曰、其義云何、對曰、所云生者、必分其父之有、斯謂之生、今　費略之受生也、悉　罷德肋通體焉、非若　斯彼利多三多、爲愛情之發也、故不可以言生、司鐸曰、雖然、尙未盡生發之義也、　天主三位一體、其義難明、解者多以神之三司爲譬、　罷德肋譬之記含。　費略

譬之明悟。 斯彼利多三多則譬之愛欲。記含卽生明悟、非若愛欲之有待于發也、試觀之字焉、我記有斯字之形。卽生有斯字之悟。是記含之生明悟者也。而不能必此心之盡愛。故必記含明悟、欣悅之情發、焉。始成愛欲。此愛欲祗可言發。而不可言生之義也。知此、則可通三位一體、所云生發二義矣、

初七日、瞻禮甫畢、林司鐸詔于衆曰、今日萬日畧經、載吾 主設譬有云、昔有一臣、負其主之債、雖數萬不啻也、王按籍而責所償、卽鬻產業以及妻子、弗盈矣、王將逮繫之、斯臣惶懼無計、因涕泣求宥、王憐而悉蠲免焉、斯臣出、道遇一人、乃昔曾負厥債者、顧其債甚微、而若臣殊不少緩、詈之辱之、繼之以毆、王聞而

震怒、召而責之曰、爾負我債。如此其多也。我則憐而赦之。彼人之負爾債。曾幾何哉。爾必詈且毆之。是我方赦爾、而爾曾不赦彼也、今而後必責爾償、遂置之獄、永久弗脫矣、今夫人之五官。皆借之 天主者也。 天主必責德行以償、斯其負債也。不旣多乎。如人肯痛悔求宥。庶亦可以得赦。然一遇夫譏我侮我、或窘難我者、遂不勝其忿而與之較。則是 天主赦我之多、而我曾不赦人之寡也、萬一赫然震怒。必責償而無少貸。永苦之獄。其能免乎。故人受吾 主赦罪之恩、必體吾 主之意而恕赦乎人、則 上主之義怒、亦庶幾可息已、

初八日、林司鐸燕坐、余及用籲侍、用籲曰、聞靈魂之體、無所不包、

未知一指之微、亦畢貫否、司鐸曰、然、用顲曰、聞靈魂有記含之德、今云全貫乎一指、夫指亦何記含之有乎、司鐸曰、非也、人之靈魂。爲一身之主。故身之五官。皆其効用之庶職也。如用目以司視。用耳以司聽。用手足則以司持行。而司記含者、必于腦、故泛論靈魂之體、雖云貫乎一指、然必責指以記含、則亦將責目責耳以記含。非通論矣。

余曰、記含既由于腦、乃人自幼而壯、壯而老、多有能記不能記之殊、豈腦亦將有異與、司鐸曰、有、余請其詳、司鐸曰、凡人有所聞見、其像必印于腦、第當幼時、其腦濕、印之似易入。不旋踵而輒忘矣。乃其老也、其腦乾、印之不能入。故亦莫能記憶。惟方壯

盛之時、其腦則乾濕半、故印之而輒成像。亦可永久而不忘者也。

余曰、均是人也、胡腦之乾濕、乃隨時異乎、司鐸曰、人當幼時、其火氣正盛、上蒸于腦、而其腦恒濕如水、故印之似易入。而其像則與俱化矣。老則火氣已衰、不能上蒸于腦、而其腦恒乾如石、即印之亦不成像。此老與幼所不能含記之由也。若稍壯以至中年、則火氣漸已得中、雖亦上蒸于腦、而腦則不乾不濕、若爛泥焉、故印之而輒成像。可以永久不忘也。

用纇曰、睡之有夢也、如之何、司鐸曰、人之睡也、五官已無所効其用。獨是火氣之上騰者。借飲食之氣。蒸而至于腦。于是食蒸

浮動、將向來所記含諸像、顚倒錯亂、幻而成夢、譬諸一礶之藥、參苓畢備也、及火候一至、遂蓬勃沸騰、忽而參在上、苓在下、又忽而在左在右、幻變而莫有定者矣、故人之夜飮過多者、必氣昏而夢濁、食飮有節、則氣平而夢淸、壯者氣勝則夢多、老者氣衰則夢少、是皆可以類推者已、

十四日、瞻禮甫畢、林司鐸又謂衆曰、今日萬日畧經、載吾主寓訓有曰、有貴人闢一苑囿、藝百果之樹、以時而採其實、一日入囿、見果樹之成實者、遍囿中也、命囿人採之、俄行至一樹、其柯榦巍然也、枝葉蒐然也、諦視之則全無實、囿人對曰、某之蒔此也、三年于茲矣、土膏同、雨露同、其栽培灌漑則又同、乃三年之

內、曾不得一花與實焉、貴人恚曰、如此、則又安用彼樹爲、不如伐而薪之、以他樹、園人請曰、薪之固當然、請假一年之期、再加工焉、若再無花與實、薪之未晚也、貴人許而釋之。夫吾　主比寓訓之意、以貴人者、天地之大主也。苑囿之樹者、凡在阨格勒西亞中、或今之同聚一堂者是也。果實者德行也。人而德行純全。則　天主必時收採。而登之天國。設三年來、無一善可錄。斯亦無實之樹耳。是豈司教者培植有異哉。一堂之啓迪不殊。乃徒飾外貌而無實德。此傲人也、　大主將伐而薪之、以供地獄之火、反不如未奉教者。一經開導。其振拔更易易耳。雖然、一年之期、吾　主非不暫假之、聽其新圖。萬一無花與實。猶之昔

也。吾方懼其終爲薪也。則將如彼何哉。






口譯日抄
下冊



口鐸日抄卷之五

泰西思及艾司鐸口鐸

景教後學福唐李九標其香彙記

富沙楊　葵配綠

桃源陳景明肇夾　分錄

延津張　勳台垣

明溪黃惟翰宗卿　較訂

溫陵林爾元爾會

莆陽朱禺中東極　點定



冬十月、艾司鐸上建州、廿三日、賴士章自古潭來謁、問曰、天主即天地萬物主是已、據釋教中、大梵天王、實統三千世界之權、不知與　天主同否、司鐸曰、否否、夫　天主者、乃至尊無上之眞主、而主宰天地萬物者也、釋氏所謂大梵天王、立釋迦之旁受教、豈爲天地眞主、尚有不知不能、待受教于人類者哉、蓋大梵天王、本非實有、乃釋氏私立名相、以成其僭傲無上之意、故奉佛者、亦不以梵天王爲尊、只以釋迦爲尊、則以梵天王爲天地之眞主、謬斯大矣、矧釋氏三千大千之說、尤荒唐無據者乎、士章曰、梵天王既不可言　天主、若道家所云玉皇大帝、得無似乎、司鐸曰、玉皇名號、乃宋徽宗所加、前此無有也、今以一人

私立之名目、何可卽妄認爲天地眞主、據玉皇經所論、玉皇脩身幾百刼、乃登帝位、夫天地眞主、可以人脩成者哉、藐諸人類。本　天主所生。何敢僭稱　上主。譬諸奸民、謀簒帝王之位。必爲反賊。罪不容赦。況謀天地眞主之位乎、卽云待人脩成、然後天地有主、試問玉皇未生之先。所謂主宰天地人物者誰乎。且玉皇經又云、玉皇之上、更有三淸、玉皇旣在三淸之下。則尤非至尊之主明甚。今乃欲與至尊之眞主、同日語也。豈不謬哉。

廿五日、士章復問曰、聞釋迦爲淨梵王及摩耶夫人所生、不過天主所生人類、固矣、請問　耶穌亦爲聖母所生、非人類耶、司鐸曰、吾　主耶穌一位、含有二性、一爲人性。一爲　天主性。以

天主性接合人性、乃始降生救世爲眞主也。若但論其形軀靈性、果爲人類、果爲　天主所生、若論其內之所存、則人性之上、更有　天主性、以幹運其中者也。故聖經有云、吾　主耶穌、眞是　天主。化成天地萬物。而常爲之主宰。又眞是人。生于瑪利亞之童身。可見　耶穌眞爲人眞爲　天主、二性相合。方能救世。以其人性、可爲萬民立表。代人受難、以其　天主性、則具有全能、可立無窮功績、以救萬世耳、至論人類、無問釋迦卽古來大聖大賢、總不過一人性、故有不知不能、非可比　天主耶穌萬一也。

士章曰、釋迦雖出人類、安知非降生救世之身耶、司鐸曰、吾

主耶穌降生、不惟生時顯諸神能、超出萬聖之上、如命聾者聽、瞽者明、跛者行、病者起、死者復生、可證爲全能　眞主矣、且未降生千數百年前、古經已預載其事、故凡降生之地童貞之母。與夫景星之現。三王之朝。種種聖蹟。莫不言之于先而一一符合于後。所以當代聖人、如若翰、西默盎等、皆認爲古經所許降生之眞主、無疑也、若釋氏、則前無所徵、後無所據。可與天地之眞主並哉、矧釋氏雖僭逆、亦只自尊爲師、何敢駕至尊之上、而自認爲天地之主乎、敝邦稱呼甚嚴、加以聖人之稱。已自不易。況天地之眞主。可妄許耶。

廿六日、士章復問曰、釋氏雖不敢與　天主並、然其教入中土舊

矣、司鐸始至㪲邦、即昌言闢之、竊思燎原方盛、撲滅綦難、乃竟詆毀之不遺餘力、何也、司鐸曰、此情理不容不然也、釋氏之教、來自身毒、究其原、乃竊吾聖教之似、而訛出之者、使理之所是、而輒非之、是誹謗也、理之所非、而反是之、是面諛也、謗與諛豈余所敢出哉、釋氏位抗至尊、妄揑輪迴、狂傲悖道、莫此爲甚、吾秉一大中至正之理闢之、雖唇焦舌㪲、亦無非圖報眞主、爲世道人心計耳、烏可以燎原之勢難于撲滅、遂任其薰灼人心、而莫之恤哉、

士章曰、天道好生惡殺、凡一喙一木、必曲爲長育、故釋氏本其意、而有殺生之戒、今聖教祇誡殺人、不愈開覆巢刳胎之習耶、

司鐸曰、釋氏之戒殺、不過憑輪迴謬說、以行姑息之仁耳、其于大道奚當哉、　天主化生萬物、原以養人、故教誡不禁殺生、以保人類、斯正好生之大德也、雖然、不禁殺也、非導殺也、且亦節物也、未嘗殘物也、如謂殺生卽開覆巢刳胎之習、則罪在庖犧氏、亦已久矣、況五雞二彘、世稱西伯之仁、何獨至吾聖教而疑之、且釋氏之戒、至謂殺物與殺人同科、乃有我殺還他殺之謬說、此在國法持平、亦從古未有、而況其上者乎、

士章曰、殺物之科、誡不列、國憲若夫殺人一誡、律有明禁、國有常刑、亦何煩教誡爲哉、司鐸曰、無故殺人、國法所禁、斯正體造物主慈心、而創立于十誡垂訓之後者也、第誡毋殺人者、豈

但手刃而剸割之謂哉、一事足以殺人、一物足以殺人、即一言一念亦足以殺人、殺之條如此其繁也、且子亦知殺人靈魂、比殺人之肉軀、爲尤慘者乎、中邦有曰、毋以不善殺子孫、毋攻邪學以殺天下萬世、以此論殺、則有非明刑之所能及者矣、而謂毋煩教誡哉、

廿八日、士章復問曰、人惟無陷于過則已、一有所陷、雖決東海之波、亦難洗滌、今云領聖水以洗宿愆、夫一滴之水、何能遍洗、得無與釋氏楊枝灑水、同一作用耶、司鐸曰、人得罪于國主者、惟國主足以赦之、得罪于　天主者、亦惟　天主足以赦之、今人皆獲罪于　天主者也、夫有罪不罰、固非　天主至公之道、然

使誤犯于前。而能痛悔于後。則　天主亦必昭鑒其眞切。而原宥之。使得自新。斯正徵其至慈至愛之心也、況聖水滌罪之規、乃　天主降世、親所諭定、故鐸德所授者、外雖形水、而其內實具有赦罪之神能、若彼佛氏、既自不離人類、且又自負抗　主虛誑之罪。是猶己罹大辟。而欲寬他人之大辟也。而可乎。以是爲比、亦甚非其倫矣、

有頃、士章復請曰、人之靈魂、既爲神體、則爲惡而降地獄者、無形之神耳、縱有萬苦、何從受之、司鐸曰、聖經所載地獄之苦、靈魂實受、其說有二、一謂地獄之火、雖亦有形、然與世火大不侔、猶如眞火與畫火、大大不侔也、蓋　天主以全能加其烈焰、不惟

能焦灼有形之物、且能焦灼無形之物、故邪魔及人之靈魂、雖爲神體、悉能備受其罰、其二、謂靈魂之苦、皆屬神苦、故其痛楚慘于形受、如人肉身、縱晏然無恙、心忽轉思拂意之事、焦忿痛恨、幾若忘生、又如幽居暗室、疑有毒蛇惡鬼恐嚇之狀、種種惡相、無不見前、雖實無之、而人冒其苦、無異誠受、地獄之人、其受苦亦復如是、況魔鬼變幻其中、自能張設萬態、以虐其魂、非如人世刑罰之苦、筆舌所可罄也、

越七年甲戌、春三月、八日、艾司鐸復入桃源、諸友畢會、司鐸曰、適來途中、有推牛行橋者、屢推弗前、予見之而怖云、牛亦知險乎、人行于世、不牛若哉、今者永苦之阱、其溪矣、犯命之端、其橋哉、

而世俗肉身邪魔、則推牛者乎。人皆曰予智。大道不行而好徑。

繇是世俗推之于利欲之橋矣。肉身推之于佚樂之橋矣。邪魔

推之於惑溺之橋矣。具曰予智。胥淪于淵。何瞶瞶焉其不牛若

也。

十有九日、爲　耶穌復生之辰、司鐸曰、耶穌復生矣、子等亦有

復生之望乎、太西有鳥、名亞基辣者、鳳凰之屬也、其高戾天、爲

太陽之鳥、至伏雛卵、處有他卵雜之、必取其雛、向日而視、其目

不瞬、頭不眩者、乃爲眞子、否則委而棄之矣、今子等素稱奉教、

望有復生之期、然果能一心向上慕　主、不瞬而不眩者乎、則

耶穌必以爲己子、如其瞬且眩也。則必垂首向地。而爲地上之

營者也。能保不爲吾　主棄耶。

廿一日、司鐸出、訪客、姚則坤問曰、聞貴教以守貞爲上、設普天之下、悉如是立志、則人類不幾絕與、司鐸曰、此固不可必得之事、然亦所當發明也、昔聖奧斯丁、亦與人論此云、人生世界、婚配之禮。乃其常道。能一生絕慾守貞、有幾人哉。故不必過慮及此、但世界總有窮盡之期、向使人人悉能守貞。則人人皆爲賢爲聖。卽人類從茲而絕。不尤愈于世界窮盡之日、而始絕者乎。蓋世界窮盡之日。有善亦有惡。何如守貞而人類絕。悉皆純善而無惡者乎。至皆純善而無惡。而　大主降世愛人之心慰。而吾儕同人昭事。相與爲善之心。不更大慰乎。

廿有五日、陳肇夾偕弟肇艮至堂、司鐸語之曰、昔有兄弟二人、其一勤書史、其一則日入　主堂、用神功也、兩人相聚、各叩所學、其入　主堂者曰、吾生平所學三字、直終身以之、未易竟也、問奚字、曰黑、紅、白、其一大詫、請竟厥旨、曰、所謂黑者、自顧平昔種種罪汚、爲極黑穢之物、我當如何慚愧、所謂紅者、存想吾　主耶穌、爲我等受難、紅血流下、我當如何感泣、所謂白者、天上聖人聖女、純修之德、潔白可喜、我當如何景仰、之三字者、體認終身足矣、其一、爽然自失曰、我終日讀書、尚不如爾三字、然則斯兩人者、其所學孰多乎、

夏五月、司鐸貢龍江、廿有一日、司鐸謂衆曰、子等自學道以來、亦

常謹守五官之司者乎、必也目毋妄視。耳毋妄聽。口毋妄言。手足毋妄持行。使人望而見之。卽知爲端人德士也。斯于道其庶幾乎。

又曰、五官之司、惟言最爲宜謹。蓋　大主之生人也、舌藏口中。衛以齒。復衛以唇。重關固閉。若深慮其破也。乃或嘲笑、或譏訕、或數短論長、其傷人也實甚。譬之劍焉、劍有益亦有損、以之護身則益。以之殺人則損。惟言亦然、以之談道持誦則益。以之嘲笑譏訕則損。然則言可輕出乎哉。

又曰、且子不觀之蛇乎、蛇之咬人、其毒最深、然只害人肉軀耳、未及靈性也、若利口之言、傷人之名、敗己之德、其爲毒也深于

蛇。昔 耶穌在世時、有異端者流、專務外修、不飭實行、偶見一宗徒、不盥手而食、遂告 耶穌曰、爾徒不盥手而食、亦汚甚矣、耶穌曰、入口者非汚、出口者乃汚耳、吾 主之意、以飲食之物、藏于肺腑、縱有不潔、何傷乎。利口之言、言者聽者、均受汚焉、是以古有德士達味德者、惡其言之躁也、祈 天主賜其誦經談道之外、餘悉啞焉、 天主亦允其所求、若彼德士者、刻勵之功、弗可及已。

有頃、其香問曰、竊聞原祖之初生也、 天主賦以美性、夫既有美性矣、奈何犯命乎、司鐸曰、 天主之賦人性也、原使之可爲善、而不使之定爲善、如定之爲善、永無他變、若火之定于熱、日

之定于光、 天主亦何難之與有、然此則爲善皆 天主功。人亦何功。而坐享天上福哉。惟賦之美性、又必令其自發善心、始以賞罰隨之、今原祖挾其美性、祇爲不純心于善、致犯 主命、而受重罰、曾何咎厥賦之初乎。

其香曰、器之精者工必良、器之麄者工必拙、今以初生原祖、即首犯 主命、人遂以其犯者、幷疑其生者、又何徵 天主全能乎、司鐸曰、斯正顯 天主之全能也、今有良工于此、造一奇器、極其精美、忽墮地而器碎、工取其碎者、別造一器、其精美視前有加焉、此其工不尤良者乎、乃原祖自犯命而後、以九百餘年之苦修、竟獲天上永福、斯其視平平爲善。坐享天報者。其爲功

不更鉅乎。昔聖奧斯丁有云、無惡之善、不如轉至惡爲大善、夫

原祖以犯命而苦脩、正轉至惡爲大善也、正旣碎之器、而更造

爲奇巧也、不益見　天主之全能者耶。

且　天主之恩、莫大于降生救贖矣。向非原祖犯命、則吾　主

未必有降生之旨。今使古今萬民、得蒙　大主救贖之恩者。皆

原祖犯命之因也。然則犯命一節、亦吾人感恩圖報之繇、人乃

不以頌　主。而反憾　主者乎。

其香曰、以犯命而憾　主、固爲不可、然惟原祖犯命、遂令千萬

世傳染原罪、美性易偏、故不能無追遡耳、司鐸曰、人無原罪。則

美性不失。縱獲享天福。亦何希奇之有哉。惟傳染原罪、故其性

有剛柔鈍駁之異。而人始有矯偏克己之功。斯其苦勞彌甚、其享報彌崇、譬之爲將者、遇難克之敵。身經百戰。始得敘功而剖符。視彼席先人餘蔭。坐縻世祿者。殆超越數等矣。

廿二日、謝仲升問曰、滌罪之功、全繇痛悔、文已知之矣、今有日用小過、似非獲罪之大者、慮痛悔之誠、未易頓發也。司鐸曰、小過不悔、繇于認主不眞、否則、未有不誠且切者。譬如一不謹之言、施之儕輩、未必悔也、上而尊長。則憬然悔矣、再上而施之權貴、施之國君、直有徬徨痛切。必求赦宥而後即安者矣。蓋所犯逾尊、則其悔必逾切、亦何論犯之大小哉、今天主無上至尊也。吾人至卑也、以至卑而犯至尊、雖一念一言、其獲戾已大、如

日過之小也、而漫不悚切。是不認吾　主爲至尊至嚴之上主。而敢于輕犯也。罪孰有甚焉者乎。

日將午、劉文學晉謁、問司鐸曰、功名富貴、亦人世浮塵、人多戀而不能割、何也、司鐸曰、祇爲不知眞福故耳、若知身後眞福。百倍于功名富貴。則現前世福。皆嚼蠟也、君曷不觀之嬰孩乎、以千金易摶黍、弗我易也、豈千金不如一黍哉。無知故爾。迨長而知覺。則必貴千金賤一黍矣、今人多戀于世福。而不營眞福、是不分千金一黍之類也。不亦惑哉。聖額我略有云、爾輩既嗜富貴、當嗜無窮之富、不盡之貴、幸毋以小富貴自足者。正謂此也。

漏下初刻、其香問曰、　天主罰魔鬼于地獄、既受無窮之苦矣、

及其出見人世也、亦脫離其苦否、司鐸曰否、今有病人、頭重目眩。五官百體。俱不能安適。此卽移上移下。移左移右。其不安適猶故也。何也、病切己身也、今魔鬼之永罰、躬自受之、縱出見人世、安能脫離其苦乎。

其香曰、向讀降生言行略、見　耶穌爲人驅魔、魔哀祈曰、幸毋復驅我于地獄、若出見人世、既不脫離其苦、又何懼地獄之復入耶、司鐸曰、魔鬼之苦、固無適可離、然其出見人世、與在地獄之苦、亦微有間耳、再譬之病者、頭重目眩。雖移之他處。似亦不適。第在幽暗卑濕之區。其苦自必更倍。若得移置軒朗之域。卽切體之痾。未嘗少減。而視向之所處。亦稍殊矣。况魔誘人爲務、

入獄弗能故不願也、

廿三日、瞻禮畢、司鐸詔于衆曰、今日經中、載吾　主寓言者曰、有一富翁、庀盛筵、命僕延客、其一曰、吾已市腴田數畝、欲往觀之、無暇赴也、其一曰、吾適市有耕牛、欲駕而試之、其一曰、吾正掄婚受室、愈不暇往、僕返命、主翁大怒、謂其僕曰、爾可遍行市中、凡遇貧者賤者、及一切瞽聾殘疾之人、邀飫此筵、向數人者、必不獲享、其僕如命、諸人畢赴、然尚有餘席、又命請田野細民以充之、衆各飽飫而歸、夫吾　主之意、以主翁者、天地萬物之大主也、盛筵者、凡在阨格勒西亞中、所沾聖寵也、欲市田駕牛者、貪財人也、掄婚受室者、迷色人也、人而貪財迷色。其肯皤然

入教。沾吾　主之寵澤者乎。非吾主之棄彼人、人自絕于吾主耳、反不如貧者賤者。瞽聾殘疾、以及田野之細民。其蒙受主恩。尤易易也。

又曰、聖伯多祿有云、貪財之人有似于崇奉邪魔者、夫崇奉邪魔、其罪重矣。胡貪財者與之並乎。不知貪財者、朝斯夕斯。念斯言斯。并其心身性命、亦在斯也。此直認財爲生我養我及安適我之物、而汲汲事之、豈非認財爲主者乎。認財爲主、視彼認邪魔爲主、其不認天地之　大主均也、聖伯多祿之言、有以也夫、

又曰、財非盡置不求也、特不必以財爲重耳、　主經有云、今日與我、我日用糧、誠以日用之糧、足今日之用足矣、不必貪求明

日也、子不觀之鳥乎、未嘗耕種。亦未嘗畜儲也。日日所需不缺。夫鳥一無靈之物耳、　大主尙安養之。俾毋匱乏。況誠心奉主之人。而慮日用之有缺乎。則亦何用終日逐逐。而于正業反疎也。

又曰、敝邦有一人、日營生業、常積其餘者、至主日施之、而其財常有餘也、一日邪魔誘其貪念、遂思存積、不務施貧、積之不已、果有贏餘、數月、足生大瘡、不能營業、而向來所積、盡爲醫藥耗去、且典盡家中之物、不勝困苦、于時　主命天神醒之曰、爾向爲　上主施貧。故　主亦俾汝有餘。安然享之。奈何貪心頓起。今所積者安在哉、其人始悔悟求赦、自是施貧如故、而有餘仍

如故也、人心貪吝。夫亦可以鏡矣。

日正中、鄭明經邀欵、其香從、適談及水性、司鐸曰、水有水之性、亦有水之德乎、明經曰、水之德、曰冷、曰淡、曰流下、司鐸曰、然則人之德、亦有可比之水者乎、冷于俗情。是人之德亦有冷也、淡于世味。是人之德亦有淡也。謙卑自牧。是人之德亦有下也。設于俗情世味。太熱且濃。好居上而不居下。曾水不如矣。

其香曰、人爲萬物之靈、故諸德咸備、司鐸曰、子以人爲萬物靈。然不善用之、反似萬物之蠢。其香曰、云何、曰、天主之生萬物也、賦以一定之性、如火之熱、水之冷、雖歷千百年不改也。若人之性、天主則賦以靈明變化之體、超絕萬類、乃不變化于善、

而多變化于惡、豈若物之一定。更無轉變者乎、故謂人非靈于物不可。非蠢于物亦不可也。

有頃、其香問曰、向閱天問略、見列宿天亦有逆行、不知每日逆行、其度有幾、司鐸曰、列宿一天、其逆行甚微、倣邦曆法推算、須積數十餘年、始逆行一度、至逆行一周天、則積有數萬餘載矣、考中邦堯舜以至今日、始逆行十五度、可見其動甚微、去不動者不甚相遠也、

其香曰、果爾、則列宿之去日、宜有一定之位、偶見參宿見于東方、于日沒時、每夜漸高、何也、司鐸曰、此非參宿漸高、乃日之逆行、漸與參宿會耳、試觀日每日逆行一度、則與參宿日近一度。

故當日沒時、而參宿東方、遂高一度也。知乎此、而列宿可類推已、

其香曰、敝邦書中有云、斗柄東而天下春、斗柄南而天下夏、斗柄西而天下秋、北而天下冬也、夫列宿既逆行甚微、則亦順宗動天所帶耳。何斗柄所指。四時易方乎、司鐸曰、子所言者在何刻、曰、日沒時耳、曰、斯正觀日行而可知也、論北斗爲宗動天所帶、一日一周、其柄亦四方迴指。但日躔黃道二分二至。南北各殊。故當日沒時、見斗柄所指。若隨時各異耳。

其香曰、造物主之生天也、何不使人爲可測、而故隱其奇若此乎、司鐸曰、卽此一端、亦可徵造物主之妙也。其香曰、如何、

曰、造物主之生物也、其甚切于人者、多顯而易見、其不甚切于人者、多隱而難知、子試思天文之學、有甚關切于人者乎、知之固爲博物、不知初亦無損、若性命至理、爲人生日用所不可離者、則　造物主必顯示之、初非有隱也、卽以地之物言之、五穀所以養人、則無地不生、至若金玉珠貝之屬、非不寶貴也、然未甚切于人、故不惟地不皆產、且山含川藏、不一炫奇于人世、職此意已。

廿有五日、司鐸又謂衆曰、昔經所載、有古聖厄理亞者、欲到一高山、訪　天主聖蹟、乃陟歷遙險、神力頓疲、憇一大樹下、嘆曰、我力不堪、自分死此矣、因倦而睡、　天主遣天神賜以水餠、諭之

曰、醒醒、及早享此、前途尚賒也。聖士醒見水餅、遂謝　主恩享之、不覺充飽、自是鼓力前行、果窮高山、愜所願矣、今我輩奉教、求登天國、豈直一山之高哉。乃世盡險途也、自恃己力、其何能至。故吾　主耶穌、立領　聖體之恩、增我神力、以耐世患、庶幾升天有賴。不爲半途之廢耳。

又曰、子等欲領　聖體、當立志以順　主命、故無論爲富爲貧、爲窮達、爲夭壽、毋以順境而生驕佚。逆境而生怨尤也。其香問曰、順命固矣、未知可祈求否、司鐸曰、可祈而祈、得固無罪、然世福非眞福、其祈之可不可、總非人之所能知也、子今知　天主之愛人。甚于人之自愛者乎。　天主愛人、必盡知其所當得與

不當得者、可予則予、不可則靳之、故一予一奪、具有深意、予者固謝　主恩。不予者尤不可生怨懟也。譬之嬰孩焉、父母愛之。不啻其自愛。求衣食書筆之類、無弗予也。設曰求生菓及性毒之物、則懼其疾害也、輒奪不予。而謂父母弗愛其子、必不然矣。

其香曰、每見善者或罹世禍、不善者或享世福、雖　大主有深意其間、然貿貿生民、不能測也、是以滋疑、司鐸曰、昔有一人、亦以善惡禍福之故疑　上主者、　主欲醒之、命天神化爲人、偕之行遠、偶宿一逆旅、其主人善士也、只有幼子、愛之篤、是夕忽死、斯人疑之、又至一家、有善人失金盃一、反爲行惡者所拾、斯人愈疑、仰而嘆曰、　上主權衡、若是爽乎、天神從旁諭之曰、逆

旅主人、善士也、然過愛其子、勢必殉其子之所爲、他日不善、皆此之繇矣、故　主命早收其子、未染之魂。既得天福。而其父處憂患之中。忍德且日增也。失金之家、雖亦善士。然有微過、故　主命其失財、以當補煉、過端既贖。所存純德。永福之享。乃其分耳。彼惡人者、生平亦有小善、故命得財以償之、小善既償。則皆純惡。地獄之火。旋及其躬。子奚疑焉、斯人始悟且悔、終其身信順　主命、毋敢有疑、繇是觀之、　大主一予一奪。具有深意。特顯茲一事。章示人耳。貿貿生民。安得日遣天神以告乎。

日已沒、其敘問曰、　天主已往未來、固無不曉、若魔鬼靈明所賦、原異于人、亦能知未來事否、司鐸曰、未來之事有二種、其一、

爲一定之故、不得不然者、如物以時生育、及日食月食之類、斯魔之靈、所畢知者、其一、不繇一定之故、如　上主之聖旨、及人之自專、斯則只知已往、不知未來、

其敘曰、每見世俗相傳、如祈夢扶鸞之屬、未來事亦多奇中、非魔鬼伏以告人者乎、司鐸曰、此非知也、特猜着耳、　大主藏機權于不測。原非魔鬼所能窺。特魔鬼之性、倍靈巧于人、故遇事輒能猜度。時有奇中。如善射覆焉。而其不中者尙多也。今人于其不中者、通置不論、遂群艷其偶中者。詫爲靈奇。相率崇之奉之。悲夫。

廿六日、其敘復問曰、敝邦文字之興、起于黃帝、故前此紀載、多略

而不詳、聞大西自開闢以來、紀載無漏、不知文字從何始乎、司鐸曰、原祖之始生也、　天主卽賦以靈明大智、超絕萬類、故凡天下百物、皆原祖命名、此卽文字所從始耳、

其敘曰、　造物主化成天地、至第六日、而原祖始生、則天地萬物之成、尙在原祖未生之始、彼造成次第、烏從知而紀之、司鐸曰、原祖初生、去肇成天地、纔五日耳、況　天主旣賜以大智、又默啟其靈、通徹萬理、故于化成之序、悉洞曉以貽後人、斯皆傳信。而非傳疑者也。

其香問曰、聞原祖之在世也、九百有餘歲、可見上古壽多長、中古漸短、迨至今日、滿百者以爲奇覯矣、果風氣之不同耶、抑

上主之所命耶、司鐸曰、此其故有二、一爲人之自然、一爲　主之使然、何則、人之自然、藉土生物以養之、古初百物始生、土氣本厚、故凡五穀百菓之屬、多得氣之厚者以養人、人遂多壽、厥後生物愈多、土氣漸薄、而人壽亦因遞減也、何謂　主之使然、上古之世、人類稀少、　天主本欲增人之壽、使廣傳其類、况古世人多淳龐、其享有壽考者、又多脩德立功之年也、故　主尤欲增其年壽、俾歲永而功多、中古以降、人心漸澆、脩德者鮮、設若年壽愈增、罪罰且愈重、故　主輒減其年、毋俾多罪耳、今人率冀享壽考、亦冀爲立功之年乎、抑冀爲增罪之年乎、夫宜知所擇也已、

廿七日、其香問曰、向讀龐子遺詮、云將審判時、人民病疫、天降大火、萬物俱焚、此以施之惡人、斯爲至當、竊意時有善人、乃亦降是諸罰何也、司鐸曰、等死耳、病死老死、與水火刀兵之死、死有異乎、曰、無以異也、曰、死既無異、則均一　主命、安在疫死焚死之爲罰哉、况人生在世、鮮有純善、故善人初死、多必送入煉所、以煉生平微疵、始得常生天國也、迨審判時、賞罰正當大定、則借水火刀兵之患、以煉其罪之餘、不復更送煉所、又何疑爲善之人、不應受此者乎。

廿有八日、諸友求領　聖體、司鐸詔衆于堂曰、子之求領　聖體也、亦知　主以斯恩賜人、超出天神之所受乎、何也、天神純神、

只得享天上福而已、未有　聖體降臨彼身也、今以天神之不
可得者。而賜諸人。則其授于人者。不更有加于天神耶。
又曰、　主之愛人、如此其摯也。子等當如何愛　主者乎。　耶
穌聖訓有曰、愛我者、必守我之言。我大父亦愛之。吾儕必降臨
其身。而與之偕焉。夫　主之訓、不曰守我誡、而曰守我言者、以
人之愛　主、徒守教誡焉、未爲全足也、必時繹垂訓之言、佩服
不忘、乃全愛　主耳、今有致敬貴人者、毋論所囑之語、即時奉
行。且復窺其微意。百將順之。以求得其歡心。況愛天地之　大
主。有不守其遺言。而可謂愛者乎。我大父者、　天主罷德肋也。
蓋吾　主耶穌、原爲罷德肋之愛子。如吾能愛　耶穌。則不

負　費畧降生之意、故大父必喜而愛之、吾儕者、　天主三位也、與爾偕者、我領　聖體、則　天主三位、俱降臨我身也、　主旣降臨以與我偕。而我亦必時時念念。求翕合　上主之心。則我與主偕而　主亦永與我偕矣。吾　主之訓、深可繹思也已、

廿九日、諸友蒙恩已畢、司鐸又謂衆曰、昔如德亞國人、多僑寓他國、爲染于異俗、不能盡禮奉　主。吾　主憐之、默啓古聖梅瑟者、領衆而歸、一時偕行、六十萬人不啻也、至海濱、無舟可渡、吾主賜梅瑟大能、以拄杖畫水、水忽分爲二、中有大道、履之如平地、比登岸而行、日久、衆人糧盡、請梅瑟代祈、次日晨興、有天上降來之糧、名瑪納者、食之人人皆可得飽、且隨其所欲之味、無

不各如本願也、後賢推論此事、正爲　聖體之豫象、何也、僑寓他國者、如未領聖水之人、溺于異端也、渡海者、如以聖水滌人罪也、必過海登岸、而始得天上糧者、猶人必領聖水後、堅心定志、始得領　聖體大恩也、衆人皆得飽者、　聖體大恩、人人靈魂皆得所養也、隨其所欲、各如本願者、領　聖體之恩、亦必隨人領受之功、淺深大小、以爲寵祐也、

又曰、領　聖體之後、須力行善功、否則增罪矣、前聖有云、人之領　聖體也、善者爲藥、不善者爲毒、善者爲常生之福、不善者爲永死之罰、摯哉斯言、洵可畏哉、故子等蒙恩以返、寧可靈魂離肉身、不可靈魂離　天主也、吾子朂諸、

漏下數刻、司鐸燕坐、其香請曰。向聞之盧司鐸云、火性熱、水性冷、然煉鐵熱于火、氷冷于水、未憶其詳也、司鐸曰、斯其理有數端、姑卽一端明之、火性雖熱、但火之氣、稀而散、其力小、故雖當烈焰、人猶得而手摩之、若至煉爲紅鐵、則相戒不敢犯、何也、其氣聚而凝、故其力倍加也、惟水亦然、水性雖冷、而水之氣散、至結而爲氷、則體質凝實、故寒于水、然則人之神力。其宜聚不宜散也。亦復如是。

少頃、司鐸謂其香曰、愚人何所蓋其愚乎、對曰、不言耳、司鐸曰、雖然、愚人安有能不言者、昔有一德士、于酒筵中、衆人譁然談論、獨德士默如也、傍有議者曰、斯人終席無言、何其愚、其一答

曰、斯人若愚。必不能不言矣。故古經有曰、愚人不言、可以謂智、

六月朔日、瞻禮甫畢、司鐸詔于衆曰、今日經中、載吾　主耶穌在世時、于瞻禮日、與惡人同坐、時有譏吾　主者、吾　主諭之曰、有一牧童、牧羊數百、其一奔逸、不知所之、牧童懼其迷途失群。或飽豺狼之吻也。遂姑置羣羊、亟往尋之、負而歸、不勝喜、比諸未逸之羊、倍憐愛之、夫吾　主之意、以譬奉教諸人、羣聚一堂、司教者牧之、中有迷途失羣。復竄入于異端者。是必不能脫鬼魔之手者也。于時司教者、亦不暇顧諸人、急往醒之、若得幡然悔改。其憐愛之也。不更有加者乎。蓋　大主啓祐善人、尤亟欲提醒惡人、設彼執迷之輩。屢提而不醒。如牧者愈追。而羊愈逸

也。有不飽豺狼之吻者乎。

又曰、聖經云、吾輩獲　主聖寵。猶如藏寶液于瓦器中。蓋以世途甚險。入其中者。易失吾　主之寵祐也。譬諸懷寶者、藏之玻璃瓶內。入行市中、一遇雜沓擠擁之所、則必盤辟思避、或翼翼奉持、萬一不戒。瓶碎而寶失矣。夫吾　主寵祐、靈神之至寶也、吾以肉軀藏之、其脆也、甚于玻璃。乃入行世途、倏遇貪淫諸相、而不謹守五官之司、吾懼寵祐之頓失也。戒之哉。

初三日、謝文學造訪、司鐸從容語之曰、唉教多年、愛　主之心、亦常在否、對曰、然、問其如何、曰、不敢爲惡耳、司鐸曰、然亦未嘗爲善、文學曰、無惡即善也、更何善之爲乎、司鐸曰、今有僕人于此、

性頗醇謹、但終日懈惰安睡、不力所事、其主責之、僕曰、我素不犯主、不詈主、不盜主財、責非所甘也、主怒曰、雖然、吾終日豢養爾、爾竟不力所事、亦安用若僕爲哉、今吾輩受　上主之恩、宜力行善功、以圖報效、如于所應行之善。漫不事事。徒傲然自多曰。我不殺人、不偷盜、不邪淫也。其能免　上主之大懟耶。

初五日、入夜、司鐸燕坐、其香問曰、月中黑影、衆論靡定、先儒謂山河大地、其影上映于月、遂云明者爲水、黑者爲土、未知然否、司鐸曰、月中明暗各殊、既云大地之影、則月當如鏡、而大地如形否、對曰、然、曰、果爾、則鏡中之影、宜隨形移矣、乃山河大地、隨方不同、月之所照、亦必隨方各異、何以歷東徂西、而月中之影、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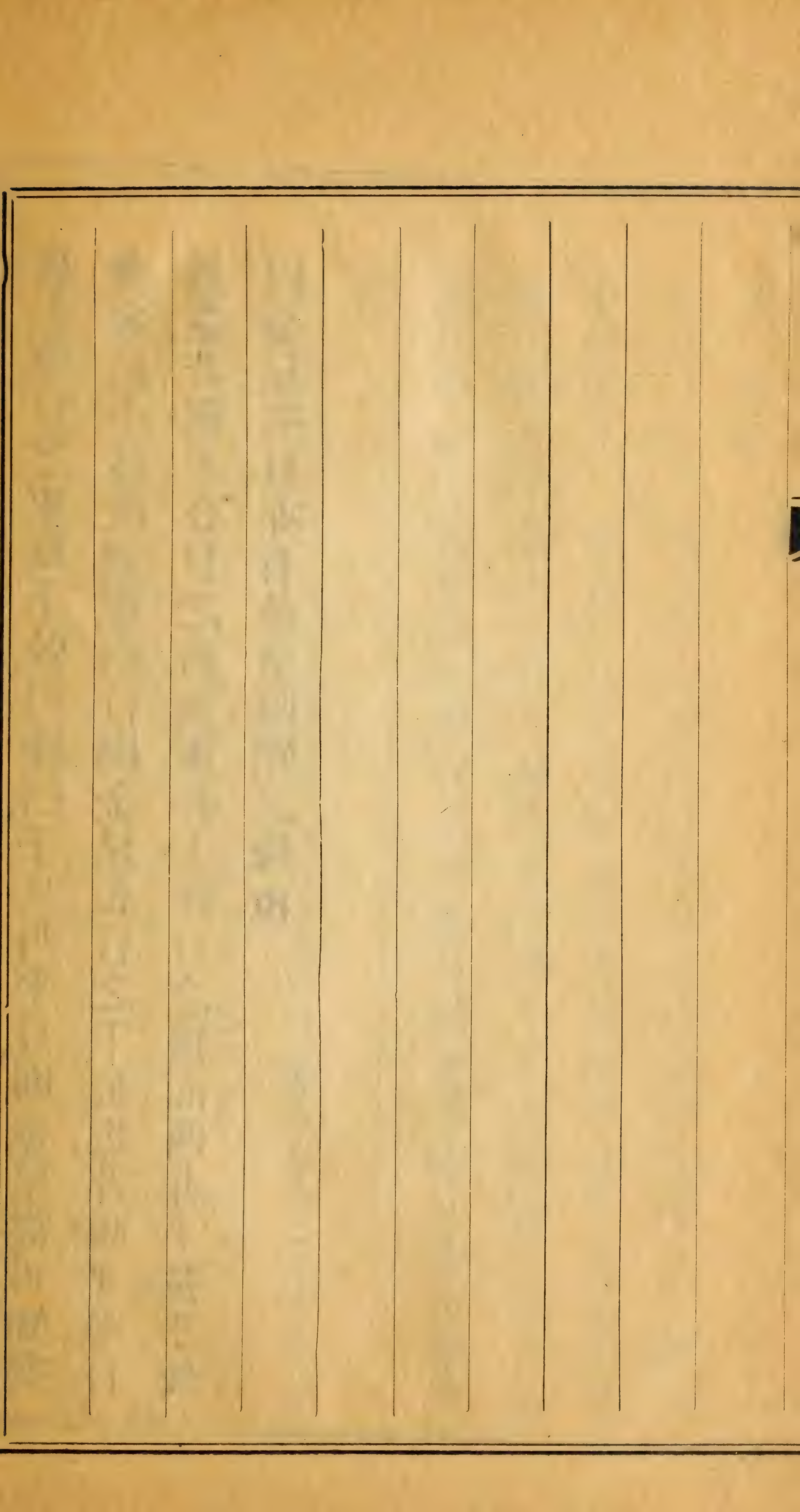
未少變也、

其香曰、既非地影、定論謂何、司鐸曰、格物窮理家、推月之體、其中疏密不一、密者爲日光所射、遂覺光華倍映、其中有黑影者、則其體之疏處、日光射之、而其光遂透入、不復映發耳、譬之鏡焉、其平而亮者光必瑩、間有損而蝕者、則光必暗、斯亦可類推已、

少頃、其香復問曰、向承明訓、云金星離日遠近、亦有弦望晦朔之殊、如月輪焉、又云金星小球離日、不出三十三四度之遠、夫既有定度、則亦無遠邇、胡有弦望晦朔之殊乎、司鐸曰、月之弦望晦朔、其義云何、對曰、月在日下爲晦、與日對爲望、在日之西

爲上弦、日之東爲下弦、司鐸曰、子既明乎月、則金星從可知矣、

考金星小球既迴環向日、則金星在日之下、最近、非晦乎、離日最遠、非望乎、在日之前而東、非上弦、日之後而西、非下弦乎、故曰金星去日、亦有弦望晦朔之殊也、



口鐸日抄卷之六

弗溢瞿司鐸

泰西思及艾司鐸口鐸

存元林司鐸

景教後學福唐李九標其香彙記

陳景明肇夾

桃源陳景耀肇艮分錄

柯士芳無譽

莆陽林光元仲錫較訂

秋七月五日、艾司鐸自龍江抵邑、費中尊過訪、問司鐸曰、向閱聖教諸書、知貴教甚嚴而正矣、乃聞奉教之家、祖宗遺像、盡毀而不存、未知然否、司鐸曰、此訛言也、教誡無是也、昔　天主降諭十誡、前三誡、惟欽崇一天地　眞主、後七誡、卽以孝敬父母爲之首、今貴邦鄉紳士庶、其奉教者非一家也。所謂思死如生。敬亡如存者、孝愛一念。初未少替也。試明稽之。而人言之訛、種種可破已、

中尊曰、果爾、則人言胡自生乎、司鐸曰、此有故也、　天主十誡、第一誡惟欽崇一　主、故諸邪神佛像、悉毀不事、而貴邦士庶之家、奉諸魔像、多與祖先竝列、謂之家堂、甚有尊其位、反在祖

考之右者、若奉教之家、則惟欽崇一　主、故凡相傳土木魔像、悉棄置之、人謂其毀家堂也。遂併謂其毀祖像。以訛傳訛、竟不之察耳。大抵創此說者、多屬二氏之流、邪不容正、故有不知而誤信者。亦有明知而故言者。罪誤在人。於聖教何損焉。詳見西方答問

中尊曰、釋氏演法立教、其門戶亦覺專一、司鐸何闢之深也、司鐸曰、此論正不正、寧論一不一哉、今中邦天下大一統矣。其禮樂刑政。必盡出一天子。乃彼竊據之雄。其政刑非不專一。然而邪正則迥分矣、夫普天之下、只一主也。則普天之下之人、亦只宜其事一主也。彼釋氏教雖專一、然而僭擬　上尊。謬迷大本。亦　天主叛臣耳、奚問其教之專一與否也、

中尊曰、釋氏教雖非正、然闢之則無所容、司鐸稍恕之何如、司鐸曰、人不來問、愚未嘗往闢、然有幡然參證者、則邪正之路、烏得混而容之也、譬有叛寇于此、思借據稱雄、明公忠于所事、其將混而容之乎、抑不遺餘力、必掃除廓清、以上報　明主乎、愚之事　天主也、正亦如是、

十三日、瞻禮畢、司鐸謂衆曰、昔　耶穌在世時、訓衆以謙、嘗有發利塞俄之徒、與一罪人、同登　主堂、發利塞俄向　主、立而言曰、吾自來守規齋戒矣、不偷盜邪淫矣、非若罪人、如彼其汚也、其罪人則俯身叩首、不敢仰視、惟痛自刻責、祈　主憐而赦之、發利塞俄入堂潔而出堂汚矣、彼罪人者、入堂汚而出堂潔矣、

蓋　至尊上主、原好謙而惡傲、發利塞俄之徒、自恃其功。其功皆罪梯也。惡人自悔其罪。其罪皆功府也。子其辨諸。

又曰、子知罪之首者何在乎、惟彼天神、　天主賦以性體、非不純美也、一背　主恩、便爲邪魔、遂受至重至永之罰、彼亦何嘗偷盜邪淫、造諸惡事哉、不過恃己才能、輒萌傲念、竟淪永苦耳、人思己之才能。其去天神。不啻倍蓰、可傲然自滿、甘犯　主命。而傚尤邪魔者乎。

少頃、其香問曰、承明訓云、祈求不如領受、大都領受莫如謙、昔林司鐸論謙德、譬之掌焉、掌面能受、背則不能、以掌面中虛故也、司鐸曰、然、請觀之器、器之虛者音必亮、故製樂器者、必空其

中、而清越之音出焉。實則無之。夫一樂器之微。尙貴虛也。人而不脩謙德。堅距其中。奚可哉。

復月之七日、艾司鐸已適溫陵、其香入三山、林司鐸詔之曰、吾主耶穌。爲我等受難受苦、我今卽以苦報之、猶未足酬萬分之一也、以苦報　主、尙敢暢所欲言、行所欲爲、嗜所欲得乎、其香曰、以苦報　主、理所宜然、其如克己之難何、司鐸曰、克己誠難、然有眞愛　主之心、則不難矣、譬有人于此、而子愛之、情好甚篤也、推子愛之之心。卽竭一身之奉而不言勞。甘卑下之役而不知賤。涉萬里而不爲遠。罄千金而不辭貧。受人譏謗而我不恤。身經百折而我不避。甚至以身代死。亦欣然爲之。愛至

此止矣、豈有愛　主若此而患克己之難者乎
其香曰事　主之道不一、果爾、則愛德盡之乎、司鐸曰、行事有一愛　主之心、不論大小、皆有功德、若無是心、雖終日大齋、鞭策流血、傾財絕色、皆未足言功也、必也思言行爲之間、悉翕順主命、婉合　主心、言　主所欲言、行　主所欲行、重　主所重、賤　主所賤、五官三司、無一不與　主合也、斯爲愛德之至者也、其蒙　主之愛必大矣
少頃、其香問曰、聖教之要、愛　主爲上、愛人次之、然則仁會之舉、非愛人乎、司鐸曰、仁之爲字、取義二人、蓋以二人方成一仁、安有孤立寡恩、痛癢膜置、而可謂仁乎、故仁會之立、正爲吾儕

親愛設也、何也、吾　主以愛人爲心。故凡愛　主者、必推以愛人。彼鬼魔者、時懷害人之心者也。奉教而不思愛人、是魔眷屬耳。

十日、司鐸復謂其香曰、吾人每日之間、于我無係之事、不須動及五官。蓋　造物主之生物、俱屬有用、無用則不生、今　主之生此時日也。原我等立功修德之日也。我於無關之事。分功一日是空費　大主一日矣。況用之嬉遊浪談。不懼罪乎。

其香曰、聞教中有默想工夫、請問其畧、司鐸曰、人晨不默想、則靈性失其養矣、默想者養靈性之糧也、但默想工夫、須用記含、明悟、愛欲、三者爲之、其香曰云何、司鐸曰、一清記含記含不清。

則雜物亂入腦囊。默想時、遂有紛思憧擾之弊。故必蒐羅經典。取其精美者。括諸囊中。隨所抽而用之。以啓明悟之機。二充明悟。悟機既啓。則觸類引伸。洞徹其隱。因揣其行爲意義。取爲法則。而愛慕之情動矣。三發愛欲。既悟斯理。遂熱心嚮慕。或發痛悔之情。或生遷改之念。堅定己志。祈　天主賜我神力。毅然行之。斯則默想之大畧也。雖然、默想期于行。默而不行。是爲無實。

十三日、其香問曰、智義毅廉、謂四樞德、之四德者、有一事而竝見者乎、司鐸曰、有凡人欲作一事、審爲是則行、審爲非則止、如是爲是非爲非。智也。是即行非即止。義也。行必健。止必斷。毅也。行勿過于行。止勿激于止。廉也。是一事而四德備矣。故曰智義毅

廉四德、萬德之宗也。

頃之、司鐸又謂其香曰、凡人呼吸之中、皆有　天主、爾于出言之際。倘其戒之哉。其香曰、言而談道、庶亦無傷、司鐸曰、雖然、奉教不在多言、卽聖經一語、隨取而涵咏之、有終身行而不盡者矣。至若談道誨人、亦資口說、然爾欲教人、當先行其教而教之、聖良有云、誨人而不自誨。實無有誨。斯言深可繹已、

十二月五日、司鐸詔于衆曰、昔　耶穌偕衆航海、俄風濤大作、船將沉、衆呼　耶穌求救、耶穌曰、有我在。毋恐也。俆命風息卽息、浪平卽平矣、夫人之涉世、猶泛海也。水火盜賊諸種種拂逆之事、盡風濤也。然皆有吾　主在、誠心呼救。自可恃以無恐。奈何

一遇危險。輙失望而不知認　主者乎。

其香問曰、風與海乃不靈之物、何順　主命若是速乎、司鐸曰、凡天地間物、皆　大主所生、則皆　主命是順、人亦宜然、今風與海既爲不靈之物。尙順命若此。人奈何反出其下乎。不思　主生萬物、至貴者莫如人、而至逆命者亦莫如人、甚且受恩愈深。而逆命乃愈重也。哀哉。

十二日、其香又問曰、人有七情、斯易犯罪、則七情者、似不可有也、司鐸曰、否、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人所不能無、故有之未足爲罪、惟用失其道、而罪斯成矣、雖然、有愛德焉、人能以愛德爲主、則諸情俱可中節、何也、愛猶火也。諸物得火。不變其味。諸情得

愛。不踰其則矣。

其香曰、七情之發也、繇肉軀耶、抑繇靈魂耶、司鐸曰、人之七情、悉繇靈魂而發、肉軀特効用之器耳、如怒者必有怒容、喜者必有喜態、其實喜怒非自外至也、

其香曰、果爾、則人之死也、情亦依魂而在否、司鐸曰、然、人之旣死、其情自依魂而在、特有所蔽而不全耳、其香曰、云何、司鐸曰、天堂之魂、喜蔽其怒、樂蔽其哀、葢天堂爲榮福之域、哀怒之情、俱無所容、故純喜樂而無怒哀、非若地獄之魂、業身受永苦、則怒蔽其喜、哀蔽其樂矣。故曰不全也。

其香曰、享天上之福者、旣無怒情、則無怒者宜莫如　主、乃有

云　主之義怒者何、司鐸曰、此責也、非怒也、夫人所謂怒者、乃忿恨其人耳、　天主愛人。何忿恨之有。第人甘犯　主命。多方悖逆。故　主因其罪而加責焉。豈忿恨之謂哉。

有頃、羅廣文太玄至堂、問司鐸曰、敝邦儒書中、以天地人爲三才、不知天地果稱才否、司鐸曰、天運動而地生育、似皆天地之才、而實非其才也、蓋天與地悉　造物主所生、其能運動而生育者、乃　造物主以爲効用之官、命之能然、豈天地自有才哉。君不觀之書者乎、書者筆也。所以書者非筆也。而謂筆有能書之才。非通論矣。

十三日、司鐸問其香曰、聞子等共立貞會、吾懼功之末易守也、蓋

人之色念、多出於本情、故一遇而輒迷。不啻鎡石之于鐵也。曰、然則奈何、司鐸曰、鎡石引鐵、以蒜塗之、則不能動、何也、蒜之味辛。于義爲剛。人欲克此色念。須有剛毅之氣、乃可成功、若柔荏不斷。鮮有不墮險陷者矣。

又曰、昔西邦有王子、王懼其蕩也、三十年不出宮、不令見一人、識一物、一日命遊于都、閱諸美好之物、王子未有動也、偶逢群美婦過前、顧問左右、答曰、此魔也、最能引人、毋煩尊問、比歸、王問曰、今日出遊、遍觀諸物、何好乎、對曰、他無可好、惟好彼群魔耳、嗟夫、三十年不識一物。不見一人。一遇美色而遂悅之。雖惕以魔弗顧也。可見好色之念、出諸本情。人可不剛厲自克乎哉。

八年乙亥、瞿司鐸以二月至郡、越十月六日、始屆龍江時有數友、新領聖水司鐸詔之曰、子等今日、業洗心入道矣、然魔鬼之誘。不可不預防之也、對曰、魔之誘也、祇及惡人耳、寧及于善人耶、司鐸曰、否、魔之誘善人也、倍力于惡人、蓋惡人自己作孽。無俟魔誘。彼善人之事　主者、魔妬其功。故誘之倍力耳。昔有聖人、偶適他所、見一亙室、一魔伺其門、及過一農家、則群魔伺之、不啻百也、聖人訝而問故、魔曰、彼亙室者、素肆力于惡、一魔誘之、易易耳、此家素守誠爲善、屢誘之不動、雖百我輩、尚未足也、由此觀之、人可自恃其善力、而不祈　主祐以防之乎、有頃友有談玻璃鏡者、司鐸曰、良友如鏡焉、鏡人妍則貢妍媸

則貢嫫。雖纖垢微瑕。鏡無隱也。良友之規人過也亦然、如徒匿瑕獻頌。無爲貴友矣。

初九日、瞻禮畢、司鐸謂衆曰、子等入堂祀　主、亦曾虔恭昭對者乎、凡人有一邪念、魔必錄之、而況于言行之間、昔有聖人、入主堂中、見一魔蹲伏、手持一册、取而視之、蓋紀惡者也、諸凡奉教者、思言行爲、有涉于邪、悉備錄之、聖人懇祈　上主、命魔去而收其册、出以示奉教士、無不悚然痛悔、仰祈　主祐者、夫魔鬼誘人于惡。惡成而復錄之。人奈何不避魔誘。而惟惡是從哉。其香問曰、魔鬼紀過固也、若功則誰紀之、司鐸曰、此必天神也、昔有聖人于　主堂中、見一天神、亦手持一册、諦視之、則皆紀

功者、但書有不同、有書以金者、有書以銀者、有書以鐵者、有書以水者、聖人問故、天神曰、人有熱心向　主守誠純一者、則書以金、稍次則書以銀、若冷熱不常純疵不一者、則書以鐵、最下冷而不熱、徒循虛禮者、則書以水、水者旋濕而旋乾、視之已無迹矣、若此之功、吾　主視之無有、故書以水也、嗟夫、人有纖惡、魔鬼必書、有微功、天神亦錄、書于魔鬼者、則爲魔鬼之奴、錄于天神者、則爲天神之侶、二者定知所擇矣、

十二日、林復初至堂、司鐸語之曰、奉教若治田焉、既播以嘉種、當時灌溉之、耔耘之、否則鞠爲茂草、祗以供爨下之薪、是有田若無田也、子自受洗以來、　主既賜以嘉種矣、而乃悠悠泛泛、曾

不懇切用工。其去不奉教者幾何、吾恐嘉種已萎。蔓草生焉。地獄之火。不免以身爲薪也。可不惕歟、

廿六日、瞻禮畢、司鐸又謂衆曰、今日萬日畧經、載吾　主耶穌有云、吾喜火之燃者。斯語可味也、夫火燃則可以自照。併可以照人。否則、處于暗處。不惟無以照人也。卽自身且不見矣。人之熱心猶火也。人而無向　主之熱心。卽自身之亙慾隱匿、視之不見、若無有焉、安望其能照人乎。

又曰、火之燃也、須蠟以爲質、無蠟則火將安附、故熱心火也、德行則蠟也、使人之善行、不以時積累。則熱心且安從出。是無蠟而乃無火者也、

其香曰、無蠟則無火、是已、若彼未燃之燭、是有蠟而亦無火者、斯義何譬焉、司鐸曰、善行爲蠟、視彼旁門外道之人、豈無一二善行可稱者、而無向主之熱心、是有蠟而無火者也、有蠟無火。未燃之燭。吾主不貴。故曰、吾喜火之燃者、主訓深矣、

九年丙子、艾司鐸居桃源、二月朔日、朱廣文過訪、具言神皇優禮利司鐸、故享國最永、斯爲有福、司鐸曰、然、第吾人可享之福、寧止是乎、抑有無窮之福者在乎、廣文曰、固也、但爲善必有根器乃可、司鐸曰、根器固佳、卽根器少鈍、亦惟人玉成之耳、譬之田然、沃土固獲篝車償。若瘠土之民、厥功既到。亦可收獲其半。況勤惰分而沃壤遂變爲荒蕪。瘠地亦化爲膏腴者乎。廣文

唯唯、

初三日、爲主保會、司鐸語之曰、爾輩亦佩服吾 主耶穌之言乎、茲爾所領、皆其面與爾等言者也、經云凡爲 天主之人、必聽 天主之言、彼輩不聽、原非 天主之人故也、又云、凡聆 主言而遵守者。必得常生。故聖額我畧有曰、聽 主言而褎若充耳者、勿論已、其有欣然聽之而旋忘者。猶之乎弗聽也。有欣然聽之、終身誦之、迨究其所行與言左也。亦猶之乎弗聽也、今吾儕月而領諸、歲而計之、佩服幾何、躬行幾何、聽而旋忘。行與言左者。多多許也。奚以證其眞爲 天主人也。夫眞爲 天主之人無他、在佩服 主言而常存之已、

初四日、瞻禮畢、司鐸謂眾曰、今日四十位冕旒瞻禮也、昔西土主教方行、有四十人者、矢志靡他、左道之徒、擁權位而拘之、千百其刑不屈也、誕置之寒氷、悉勇往焉、顧其地有溫泉、四十人弗就也、惟祈　主祐、無或失志而已、時有守者、忽見從天有光、遍視諸人、各有天神以冕旒加其首、數之則亡其一、旁矚之、有一渝其志、從溫泉取煖者矣、守者愕然、用奮厥志、亦赤身從之、以備四十人之數、役卒椎其足死焉、中有一童、名默理端者、尚未殞命、其母在旁、喜而慰之曰、吾子少忍、　主在邇以接汝也、俄而役載衆聖之屍、將往焚之、欲獨留其子、冀生全而歸彼教、仁母不許、力負而隨、及殞命、與衆偕火、故俾厥子獲躋常生之

域者。莫不賢智其母也。然則人不甘窘難。竟舍常生而入永苦。亦獨何哉。

抵晚、陳肇夾至堂、謂司鐸曰、教外之人、見予輩時對越靡諠也、時誦謝不輟也、時僕僕躬往　主堂也、實嗤予、謂予苦也、司鐸曰、而奚苦之云乎、守誡苦也、而最樂、克己苦也、而最樂、曷言之、人日向善功、偶闕弗補、謂快然不得也。人日遇非禮、堅戒弗爲、謂不快然亦不得也。豈必日荒于嬉、乃云樂哉。喻之士與農焉、士持鉛握槧、不曰苦也。欣爲之、以其豫備試期需也。農胼手胝足、不曰苦也。欣爲之、以其將獲籌車利也。今子時而對越、時而誦謝、時而躬往　主堂、胡爲哉、曰愛　主、愛奚苦也、天國臨格、

將大有獲矣、且經有云、爾母爲不善、爾心具有蟲焉。時以嚙爾。彼不守誡不克己者。內不獲寧。猶蟲嚙之。眞無樂也夫。眞無樂也夫。

初九日、爲聖母會、諸友用以祈善終者、司鐸執規問曰、子之蒞斯會也、亦繹善終之義乎、善終者、可以補畢生之不善、畢生爲善、蔑以補此終之不善也、亦尙愼厥終哉、厥終若何、猶之橋然、人越生而之死、則自此世踰于彼世、恒于斯致蹶焉、奚以免之、豫有習焉耳、險習行可期避。文習搆可期佳。死習學可勿畏。故曰、學 天主之道無他、學死是已、雖然、欲涉險途。必嘗熟其險者引之。乃無虞蹶。人漸趨于死、未嘗從彼途反也、求一我引者誰

乎、此非吾至仁至慈之　聖母無賴矣、規云、日誦死候經一遍、其務行諸毋忽、

初十日、聖枝瞻禮也、司鐸詔于衆曰、昔　耶穌將抵難、入如德亞都城、舉城之人、執花枝以迎、歡聲載道、實畢生一最喜日也、故主言有云、縱使能禁人聲。石亦未免發聲也。雖然、有二義焉、一極喜之夕、一極悲之始、實相反也、而實相合、餘不具論、約之有三、皆　主示人以意者、一則曰、民心向背、予悉司之。凡我所許。靡敢不逆予。一則曰、毋聽譽言自喜哉。人之讚頌靡常。今日迎我。即後日釘我也。一則曰、嗟我有衆。獲戾山積。實所憐也。實所憫也。于以贖之。實欣然往。嗟夫、　主既愛我、而欣爲受死。我且

不愛吾　主、而欣爲致死。一克己其莫爲也。今日讚　主。明日爲不善、卽釘　主矣、嗟我有衆、請自憾爲釘吾　主耶穌之人者。

十二日、受難將屆期、司鐸又謂衆曰、凡罪之媒、恒由于愛肉身彌厚。故愛　主彌薄。愛　主之味彌薄。故愛己之念、因以彌涼。夫人之身、猶泛駕之馬焉、時以抗主、宜加之鞭、少縱則逝矣、人之于身、宜神以主之、否則鞭焉、勿使之逝可也。故身蒙垢則以水滌之、蒙罪則以淚洗之、人莫不愛已也、未有以淚滌厥罪者。吾主耶穌爲滌我罪故。流血汗。人爲己滌罪故、曾能流滴淚乎。又曰、人敢于得罪、一則諉之不可赦。一則恃爲可赦。之二念者、

皆于罪中加罪者也、何也、人而得罪、其罪一、誠哉不可輕赦已、既而諉爲不可赦之罪、又一、恃爲可赦之罪、又一、非以不慈目主。則玩主也。之二念者、投我于死候尤易、耶穌知之、直作之儀、彼茹答斯之賣主。失望而永墮。伯多祿之三不識主。擣胸而蒙赦。可監云、

十四日、耶穌定聖體瞻禮、司鐸曰、欲領聖體、先宜謙宜潔、宜彼此相愛、昔耶穌將立此禮、各濯宗徒之足、嗚呼、人之足、未有不欲居人上者。誰俯而承人之足哉。微論上而君公、皆我頭上人、即或爲人下而實承人足者。亦莫不欲于群衆中、爭出一頭地。孰相下而相遜。孰相愛而相濯。乃俯而承人之足哉。

耶穌之教人以謙也、躬承爾足、雖然、又有意焉、人之足日行于途。最易染塵。勿論身之微垢。悉宜刷淨。卽至足上纖塵。亦當修剔勿遺。　耶穌之教人以淨也、曰、潔淨者但須濯足、又曰、我爲爾師且主、猶濯爾足、正示爾輩宜相濯足、卽相愛相遜、以徵爲我徒也、夫非　耶穌教人以彼此相愛乎、乃人知愛人矣、知愛主矣、亦知仁愛之在人原活。否則是謂心死。曷言活也、內涵其氣。中蘊其味。猶隆冬之樹然、欲驗生否。須嗅其根。有氣有味者、吾知其活也。既而出之爲話言矣。是春夏既至發而爲華爲葉。愈知其活也。既而見之爲行事矣。是華葉既茂。結而爲菓。又愈知其活也。否則、雖日言愛。何從驗之乎、

又曰、行遠途者宿齎糧、今吾儕咸擬升天矣、　耶穌慣此途之難也。而畀之糧。僉曰不敢領。其吐之乎。抑曰未淨耶。其將聽偃躓于途中耶。願茲吾儕、各務洗滌。非惟不敢領、且不敢不領、以毋負吾　主畀此　聖體之糧也、其可已、

是夕爲山園默禱之夕、司鐸曰、人皆禱免禍、　耶穌則否、直曰如其可也、則免吾于此殃、如其不可、惟我父之旨是奉、夫人皆禱免禍、免禍誠宜禱、亦曰如其可云爾、如其不可、毋亦惟　天主之旨是奉乎。

十五日、爲受難瞻禮、遐邇畢集、司鐸曰、今日痛苦日、非多言日也、雖然、請以數言爲無言之表、經載聖若伯者、家貲豐甚、子女滿

前、牛羊萬千、實一方之最尊者、既而衰耗、子若女悉逝、牛羊爲人掠去、至田廬亦遭水漂風偃、才然一身、未已也、復染惡瘡、坐野外糞土中、有友三賢、共往顧之、傷憐之切、至于口不能出聲者數日、今日吾　主爲我等受難、痛傷之極、當倣是三人、聲亦不能出諸口也、

顧默然用功、約有數端、問今日受難者爲誰、曰、至尊也。至能也。問受是何難、曰、至辱也。至苦也。夫至尊爲何而受至辱。至能爲何而受至苦。曰、至善耳。至慈耳。爲贖我罪。爲救我耳。然則吾人當此、宜如何奮發、曰、必至慙也。至慼也。宜如何圖報、曰、必至愛也。至欽也。愛者、愛其至善。欽者、欽其教命也。

矧吾　主釘于架上、吾儕撫膺流涕、顧瞻斯架、有上下左右之義焉。上者以至高無上之　主。爲我等懸于斯架。寧無動我超然向上之思。曰、惟是傚　主以自淑乎。下者以至善無瑕之躬。爲我釘于斯架。寧無動我兢兢謙下之念。曰、惟是卑以自牧乎。左右者、凡人左手恒弱。右手恒剛。法左之善忍、法右之剛強、且默思不可與此架之恩相左。又安可不如右之强有力者。以勉承此恩乎。

司鐸言愈悲切、漸覺高聲、又曰、人有恒言、皆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今聖教令人報仇以恩、似若相背、然在今日、正當無赦此仇也、何也、　天主吾大父母、諸人既聞命矣、今釘　主于十字

架者何人、謂比辣多耶、比辣多亦無心、而迫于衆人、且未識其爲眞　天主也、謂諸惡黨耶、惡黨之見、亦安能遠過于比辣多、夫既非比辣多、又不得專咎惡黨、果誰釘之哉、有友七人。向與我爲密朋者。傲其一也、故置　主于至賤至辱。受人侮慢百千也。貪與淫又其一也、故置　主于至乏至苦。受人囚其身。又受鞭撻痛傷流血也。忿怒與饕飱又其一也、故置　主于至殘至忍。渴而嘗之苦膽也。嫉妬與懈怠又其一也、故置　主于至仁至毅。勤負斯架以登山也。嗚呼、是矣是矣。而今而後、斷不可與此仇共戴天者矣、衆皆俛首、不能仰視、

日暮、司鐸又曰、吾　主耶穌、天地萬物、未有不認之爲眞　主

也、維時降生、異星則見、三王則朝、天神則奏樂于空中、維時受難、日月則失光、地則大震、石則自相觸撞而碎、是物無不效靈而認之爲　主也。獨是頑然目擊。絕不震動。絕不破碎者。亦木石之不若已。嗟嗟、未有能認之者。又遑問其胡爲而懸此架也。卽僉曰、爲贖我衆耳。其爲甲耶。爲乙耶。未有能認之者。而獨不見其架上禱時乎。曰願赦彼衆之罪、夫赦罪而曰衆、則未有不一一祈赦者、嗟我有衆、夫誰不得罪。夫誰非　主所祈赦。有能認之。將必瞿然感激曰。是殆至尊至善之　主而爲我一罪人者也、噫嘻、彼不能認者則已矣、認之而猶然不破碎、不震動、是眞木石之不若已。

廿一日、衆論愛慕　天主之事、司鐸曰、人有望尊客來訪者、必走一僕、先往覘之、遠見車葢輒報、俾主人豫備宴客需也。今人欲愛慕吾　主、非卒然而能也。求其豫報之僕者誰乎。經云、聖德必從敬畏始。是敬畏者愛慕之僕也。則欲求愛慕。非先敬畏。其道無由已。

有頃、陳肇夾問曰、　上主之道、高矣美矣、第廣遠難行、必以高且美求之、吾儕幾無完人者。司鐸曰、固也。經云、人求純粹之德。宜學在天之大父。是不特希賢希聖。而直以大父爲表也。不觀之射乎、方其操弓挾矢、矢必稍向于高。始克中的。否則半途仆地矣。人不黽勉法至仁至善之　主。必不能爲大聖賢矣。不黽

勉學大聖賢者、恐必墮落于罪人矣、古稱取法于上、僅得其中者、其是之謂與、

廿三日、肇夾復問曰、　主之愛人、果倍于父母之愛子乎、曰、然、曰、主之全能、能使人盡爲善乎、曰、然、曰、然則父母之愛子、欲其爲善而不能、吾　主之愛人、能使盡善而不爲、而謂其愛人、倍于父母愛子也、誠所未曉、司鐸曰、噫、　主之愛人、而令之爲善、無所不至、原非父母所得並也、蓋其令人爲善者有七、初畀以靈性之明之德、使知所趨避善惡、一也、復命天神以護守之、引掖之、二也、錄有經典以訓迪之、三也、代生聖人司教以發明大道、四也、時默啓而輔佑之、五也、親降人世爲人僕表、六也、代受難

救贖。令人自新。七也。有此七恩。至矣。盡矣。父母所不能分毫與者矣、故父母欲子爲善而不能、是誠不能也、何也、力有限也、若主實欲使人盡善。而終不强人爲善。非力之有限、理實不可强、强之、則爲善不出本情、亦非其人之德、功全在　主矣。全在主、則人無可賞。無賞則無以徵愛。故不若不强、愈以顯其大愛也。

肇夾復問曰、近讀寰有詮、知　天主首日、造天造地、造水、造光、次日、堅定諸天、及造火氣、三日、分水土、生草木、四日、見日月星之文、五日、生鱗介飛翔之物、六日、生百獸之類、後廼生人、今信經言全能　天主、化成天地、全能所化、一時具有、六日後成、似

于化字有未合否、司鐸曰否、　天主以六日、造成天地萬有、非從晨抵暮、經營量度也、不過每日一瞬之間、一齊具備、所以必六日後成者、亦以見生物之有條序耳、且示人以六之日治人事。七之日治切己之功。而敬頌其造成大恩也。于全能之化字、何碍之有、

秋八月、艾司鐸至三山、十六日、光榮十字聖架瞻禮、司鐸謂衆曰、昔泰西有總王、感念吾　主救贖之恩、從如德亞國、恭迎聖架、建大殿以奉之、厥後敵人啓釁、師徒撓敗、聖架被奪以去、王度力不能勝、憂苦甚、然終不敢失望也、朝夕祈　主默啓、忽然帥師、三戰而三勝之、因得迎回聖架、時王將躬負之復置　主

受難之山、爲萬衆瞻仰、乃屢負弗前、旁有教主啓之曰、昔吾主之負斯架也、衣敝衣、如罪人、今王冕旒而寶衣。弗稱矣。王大悟、因易服衣布、負之登山、與衆共仰、此今日瞻禮之大槩已、顧其中義有數端、請畧而言之、戰敗而不失望、終遂所願者、見人遇失意之事、萬不可失望、惟懇祈　上主、終可得所求也、易服而負架者、見人當勤荷聖架、以酬　主恩、且不可生傲態也、至若聖架之利益、其妙有四、

一爲行世之杖。夫人行斯世、盡險途也、鮮不失足而蹶者。惟時顧瞻斯架、祈　主扶之翼之。庶可安行而無恐。

二爲憂苦之慰。凡人未有終日無苦者。一思吾　主爲我等受

難、備諸痛苦、而我所受之世患。且如飴矣。昔聖梅瑟領衆歸國時、衆渴甚、水苦不可飮、梅瑟承　主默啓、取木一塊、投水中、而水已甘矣、後人推論此事、是卽吾　主用木架受難、可變諸苦者爲甘也。

三爲罪人之赦。凡人犯罪者、瞻仰斯架、定痛悔己罪、庶可解贖而得赦、昔西國民苦毒蛇、　主默啓梅瑟、取一木如架、掛銅蛇其上、凡被蛇毒者、瞻仰銅蛇、而毒卽解、後人推論此事、以掛銅蛇于木者、卽吾　主受難被釘之豫象也、蛇而銅者、有蛇之形。無蛇之毒。而反可以解毒。猶吾　主被釘于惡黨、似有罪之形、而實盛美大德、無纖罪之實、而反可以解人罪也、

四爲開天之匙、自原祖獲罪、天堂之門、閉而不開、及降生救世之功成、諸古聖之在靈薄者、始得挈以同升、是開天之匙、自聖架始也、之數義者、皆子等所當深繹者已、

十七日、陳孔昭邀欵、坐次未定、司鐸曰、人之就席也、遽岸然居上、徐而長己者至焉、主人更下之、則居上者慚矣。何如先自處下、主人更上之爲愈耶。可見居上者必下、居下者必上、人而不謙德是務。奚可哉。

席甫定、司鐸謂陳石丈曰、場中之試、命題必以五經、然　天主之要經亦有五、子知之乎、石丈請教、司鐸曰、　天主要經者、信經其一也、十誡其二也、哀矜十四端其三也、七克其四也、然必

終以撒、格勒孟多之七、始備受　主恩、之五者、乃　上主所定、以試人者、人其可缺一哉、

入夜、主人燃燭、司鐸曰、人有本性之光、有超性之光、本性之光、特推測之慧耳、此事不知、推之彼事焉、今日未明、俟之異日焉、斯其爲光也、如執燭而炤泰山之八面、所遺不旣多乎、若超性之光、則異是、朗然畢徹、淵然曠覽、方超出人性之上、而知人所不及知、比如太陽當空、幽隱悉炤、視彼本性之光、渺乎小矣、然非得　上主之默炤、弗能也、

有頭、衆推入教先後、以用額爲最初、用額曰、諸君後來者、皆超儁而上之、儁共步趨、瞠乎其後、曾奚足齒焉、司鐸曰、昔泰西一

修士、與衆共學、見人輙出涕、其師問故、對曰、余之與衆共修也、如某有某德、某則有某德、獨余俱無、是以悲耳、修士退、其師曰、德若斯人、弗可及也已。

廿六日、艾司鐸至龍江、時聖堂新建、輪奐一新、司鐸謂衆曰、子等之建斯堂也、可謂勞勩功多矣、雖然、外堂既建、而內堂尤不可緩。故聖保祿有云、爾等心中當立一斯彼利多三多之堂、何也、凡立外堂者有三、一曰拔除。夫堂之未建也、一片荒地耳、必芟其蕪蔓。除其險穢。以為立堂之基。二曰建竪。堂基既定、則鳩工庀材。為堂寢、為垣墻、木石規制、靡不次第具舉。三曰合成。諸工既舉、于是上自棟樑楶棁。下而戶牖階除。悉一一湊合之。而堂

且告成矣。若夫內堂之立也亦然、人當未奉教之初、莠言邪行。匪所不有。一領聖水入教。則宿愆頓洗。是拔除也。既領聖水、于是多方立功。省察克治。諸凡愛　主愛人之行。靡不具舉。是建竪也。乃若善功既立、而思言行爲之間。尤必翕合　主心。言主所言。行　主所行。時時刻刻、無一或離　上主也。是翕合也。三者具而內堂成。必受　上主之臨格矣。

徐觀堂臺司鐸又曰、古禮之爲臺也、必砌以石、今雖以木爲之、亦必鑲以聖石、示不忘古也、顧子等欲立內堂、亦必鑲之以石、何則、石方正堅確。不可動搖。非若木之游移而靡定者已。

廿七日、諸友欲立聖母會、司鐸曰、子等亦知　聖母之恩乎、　聖

母之加恩于人也。恒超人圖度之外。葢恩雖出自 上主。必繇聖母爲轉求。故諸奉教之人、多有不祈而得者。矧朝夕虔祀。而不維持調護。以底厥成。此必無之理矣。昔聖多明我、于醒夢間、見升天之梯二。一紅一白。衆爭趨紅者、然一二級而卽蹶者有之。或梯之半而蹶。或將盡梯而蹶者有之。締視之、則吾 主耶穌在其上、徐就白梯、則衆各盡梯。無有蹶者。締視之、則 聖母爲援引、故得一一同升、由是觀之、可見 主雖至慈、亦至嚴。人不孜孜守誡。曷以克當其心。惟 聖母萬慈之母。爲我轉祈。此升天之路。所以捷也。

且不觀子之於父母乎、人子有欲需之、父未必與也、必轉貸于

其母、此恒情耳、今　天主萬民之大父也。聖母雖　天主母。亦萬民之慈母也。民生有欲。其不可必之　上主者。則轉祈之聖母。况　聖母愛人之心。原篤摯無已。又安有求而不獲者乎。司鐸又曰、欲事　聖母、非徒爲誦禱之文也、必景其懿德焉。顧聖母諸德咸備、問何者爲最切、魯可對曰、貞德耳、司鐸曰、然、昔天主將降生也、人孰不願爲其母、乃　聖母于領報之時、此何等殊福。是宜受命恐後者。而　聖母則疑慮焉。商度焉。若必欲固守童貞。以事　上主。及天神告以故。始安聽　主命。詳見本論然則效法　聖母者、于應事接物之間。其必疑慮商度、以求無渝此貞也、庶乎其可已。

有頃、少者咸集、司鐸試之經、曰、 天主何在、對曰、無所不在、司鐸顧謂其香曰、 天主既無所不在、亦可云在地獄否、其香未敢對、司鐸曰、 天主既無所不在、則在天堂、亦在地獄、但其在有不同耳、其在天堂也、諸神聖環列。益以顯無量榮福。其在地獄、則嚴威之下、且憲判之。罪罰之。適以增魔鬼惡人之苦耳。譬如國君在朝堂。有時亦臨刑獄。以拷罪人。固不可云蒞朝堂。而不蒞刑獄也。

林君及問曰、國君之蒞刑獄也、即離乎朝堂、 天主無所不在、豈其適此而離彼者乎、司鐸曰、國君人耳、一適此自離彼、若天主則無量無際之神體、亦在天堂、亦在世界、亦在地獄、是以

幽隱畢炤。呼吸可通。是豈有在而有不在者哉。

口鐸日抄卷之七

泰西思及艾司鐸口鐸

景教後學福唐李九標其香彙記

溫陵　張賡明皐　分錄
顏維聖爾宣

綏安　李嗣玄又玄　較訂
李鳳翔羽儀

武林　吴懷古今生　同訂
馮文昌硯祥

時十年丁丑、春王正月、艾司鐸自莆陽再入溫陵、廿有七日、諸友畢會、司鐸謂衆曰、違教多時、諸子薰修精進毋容贅矣、譬之木焉、栽植不嘗見、亦日加長矣、然有不能加長者曷故、必根淺也。夫欲知其根之淺深。視其葉之衰茂。蓋誠中形外。繇外可以證內者。必然之理也。吾子奉教有年、工夫自知循進、然于用功疎切、亦足覘信根之若何耳、

爾宣曰、既云奉教、匪有不信、又云有年、信匪不切矣、司鐸曰、信亦有不同、蓋今人所謂信、非可言信也、僅可謂不疑耳、語之教旨如此而不疑。語之教旨如彼而不疑。至論眞信、則有異焉、何也、人有夜行者、或告之曰、左係高山。右係深陵。一墮不可復救。

其人懼甚。不敢疑也。迨東方已燦。豁然目睹。則大信矣。吾人之信　主也亦然、始之不疑。終之大信。及具信德之光。非深獲主恩。正未易易也。

二月朔日、友有父子責善、以過激而干父怒者、司鐸聞而責之曰、此驕傲不孝敬之罪也。夫人子事親、有隱而無犯、禮則旣言之矣、若不能和氣怡色、乃言高語大、致貽親譴、是自視賢能而父母之不已若也。罪滋甚矣。是友聞言、不覺大慟。

初五主日瞻禮畢、司鐸謂衆曰、奉教有三功。人克盡之。未有不獲主寵者也。三功云何。一孝于主。一慈于人。一嚴于己。夫孝于主者、事　天主、一如孝子之事父母也。愛慕之心。多若僮僕之

事其家主也、敬畏之心多矣。今人肯以愛慕父母者、愛慕　天主。幷肯以敬畏家主者、敬畏　天主。其爲　主之孝子忠臣。受寵寧淺鮮哉。慈于人者、夫人之責人、未免用意之偏。苛于求備非慈也。若慈母之責子。則隨責而隨憐之。責其過未嘗藏其怒。雖極譴呵之心、無非極憐愛之心矣。責人如此。何謂非慈。嚴于己者、凡人之情、其責人也重以周。責己也輕以約。若眞自治則不然、朝夕省察。稍有愆尤。不容自恕。必夜計無憾而後卽安焉。苟能如是、而德不以日增。咎不日少。吾不信也。

廿五日、爲瞻禮　聖母日、司鐸又謂衆曰、勤奉　聖母之驗敝邦多有之、行實中亦不能殫記也、卽就中邦而言、三山有王姓者、

事。聖母甚虔、比疾篤、告解者數矣、尚延不死、忽有執友自海外歸、聞而往視之、問其用功與否、曰、已遵教規矣、曰、前日一事、亦吐告得明乎、病者愕然、以爲不及憶也、友曰、失此不告、尙俟何候、急請鐸德陳之、遂安然而逝、比將終、口不能言、猶取筆書曰、感謝天主聖母、繇此觀之、夫人畢世勤修、若一罪未解、而身先死、着落正未知何所也、惟數日延留之、以俟其友之提醒、謂非聖母之洪恩、奚可哉。

越明日、司鐸燕坐、手經一帙、中有聖人像、爾宣以行實請、司鐸曰、此近世聖君方濟薄日亞也、聖君棄國、進入敝會、諸德未易殫述、姑就忍德一端言之、昔與同會友行教、晚宿邸寓、友患痰嗽、

偶唾中其面、聖君不言、亦不拭、越早、唾迹尙存、友見而請罪、聖君曰、無傷也、吾面不可容他美物。惟當爲人唾地。不必訝也。噫、謙忍之德如是、不惟不怒不言、且不着之意、非大聖人其能若是乎。

廿九、爲　聖母領報之日、司鐸詔于衆曰、子等勤事　聖母、亦知其所以爲　聖母者乎、夫　聖母之爲　聖母者、以其嘗懷天主故也、　天主未降生時、嘗願爲　主之婢女、是以心懷也。及領報後、　主與爾偕、是以胎懷也。既降生矣、復以身懷。卽見其容。聽其語刻刻關情。無不以耳目懷也。然則欲事　聖母者、當深思　聖母之所愛者謂何。所懷者謂何。能愛　聖母之所

愛。懷　聖母之所懷。此正善事　聖母。亦善事吾　主者也。不受　天主聖母之懷愛者鮮矣。

有頃、諸友偶集、司鐸又曰、相彼羣鳥、飛槍榆枋。食取泥草。此地下之禽耳。鳳凰則不然、翺翔于千仞之高。飮啄乎上林之菓。繒繳不能加。腐鼠不足嚇。豈凡鳥所可並哉。人亦如是、夫人囿三仇之中者、皆地下人也、非仰慕于天者也、若聖人則非道富貴不處、非道貧賤不去、朝夕兢惕。以天爲歸。故鳳凰爲凡鳥之王。聖人爲凡民之師。

三月、十有八日、　耶穌復活瞻禮也、司鐸曰、吾　主復活之日、有得見者、有不得見者、非　主有私于見不見也。人自見不見耳。

昔吾　主當受難後、瑪大肋納、同諸聖女、愛慕深切、冀得一見、因蚤起造墳拜謁、賫香而行、途中忽以墓前石障爲慮、然不忍退轉、直趨墓所、而石門則已闢矣、內有天神語之曰、　耶穌已復活矣、盍往報諸門徒也、諸聖女驚喜而回、獨瑪大肋納徘徊不能去、忽有呼其名。而慰之者、則　耶穌現身也、然則今日耶穌復活之後、諸君亦有得見者乎、僉曰、固所願也、司鐸曰、凡欲見吾　主者、必須心存愛慕、夙興赴堂、于彌撒中、得瞻　聖體降臨、是雖不以形見、亦以神見者也、否則、懈惰而久不到堂。是無愛慕也。卽來而遲遲其行、是不能蚤起也、有爲世俗所覊。自諉不能者。是以石門疑阻也、故人之見　主與不見、與見之

或先或後、視瑪大肋納、與諸聖女、則可以知之矣、

廿四日、教友張瑪谷棄世、厥子延請數友、至家持誦、司鐸曰、今日之舉、爲道也、非爲世俗也、若一毫不能脫俗、則去道遠矣、幸夙往夙還、毋俾主人營懷也、衆友唯唯、徐談祭奠一事、司鐸曰、余觀中邦之禮、于親沒後、設遺像木主、虔供酒飯、此或人子如在之誠、然道味與孝情須相兼爲妙也、近貴郡有教中友、于其親謝世、知牲牢祭品、與亡者形神無關也、只製一十字架、書亡者本名于旁、置座前、先念、每七日、雖備饌食以待親戚、必先奉獻主前、誦降福飲食經、祈　主賜祐、因轉施于人、以資隱福、此不失孝敬先人之誠、亦不失教中道意也、且張令公所著好怪事、

中有一則云、人生前不敢坐受人拜。客奉一揖。卽趨承不暇。豈其死後、乃敢受老幼親疎、羣然羅拜乎。故十字架之設、于存歿均便也。又楚中李友者圖己肖像、上畫聖號、祥雲捧之、而繪己肖像于旁、執念珠、佩聖匱、恭向聖號、且遺命其家人、凡子孫有奉教者、悉照昭穆之序、咸登斯圖、其不奉教者非吾子孫、不得與斯圖矣、後有弔拜我者、如同我恭奉　上主也、如此、豈非道俗兩得、可通行而無碍者乎、

廿有六日、爲　耶穌復活現慰　聖母之日、司鐸曰、每見世人、不能耐苦進堂叩一首、誦一經、輒求獲吉。稍不如意、則以　大主爲不我公不我慈也。豈知履順于前者。未必獲福于後。夫不能

耐苦者必不能受福者也他未暇論、即以今日瞻禮言之、當吾主受難時、百千痛苦、　聖母雖不以身受、盡以心受之、如割之傷、比諸聖人聖女、千倍不啻也、及　耶穌復活後、　聖母榮福之期、且未暇論、卽就今日言之、　聖母方默想吾　主、種種艱難、目擊心酸、未嘗刻違、忽見滿室射光、　耶穌頓見、夫憂深者其喜必倍、苦極者其樂無窮、此時　聖母歡忻之情、口舌亦難罄矣、人有遺金于道者、覓得之際、喜更甚于初得之日、然則聖母之喜情、又何以異是、

爾宣問曰、　聖母乃　主所鍾愛者、何不令其安閒處順、而故遭苦不勝乎、司鐸曰、不然、古聖有云、苦逆者備天堂之價也、何

也。人世貨殖。必以此地之所無者爲貴。若天堂之上。只有喜樂。而無苦逆。故爲　主而受苦逆者。必爲天堂所貴也。人隨痛苦之分量。爲受榮樂之分量。苦愈多、價愈多矣、然則求升天之望者。奈何不爲　主耐微苦也。

夏四月七日、宗徒聖雅歌伯瞻禮也、司鐸曰、昔聖雅歌伯、生平不飲酒、不食肉、以酒肉過當、皆傷德之斧、助慾之薪、寧斷絕之、且生平不浴、以浴身不如浴心也、身浴矣、心不浴、將如何。心苟浴矣、身不浴、無暇及也。今之人、豈無遇一齋期。而一肉不忍捨者乎。豈無一酌之酒、而不醉不休者乎。濯體濯足、豈無呼童捧盤、使婢執櫛、而日務外潔者乎。謹身修道之士。吾未見其可也。聞

聖徒之德、亦知所自勵矣。

又曰、今有試技勇者、懸千金爲賞、衆靡不豫養精力、屆期操弓躍馬、務拔幟而先登焉、何也、心有所冀也、至以天國爲賞、奚啻萬鎰、乃未見有奮志而直上焉。則惑矣。世賞視重、天賞視輕、惜哉。

廿有三日、　耶穌升天前四日也、司鐸曰、吾聞行者必有贐、如一郡守、一邑長、榮擢出郭、不知郊送道餞者幾許矣、不如是、恐尊者以爲慢己也、茲吾　主升天期邇、問諸君何者爲贐、或有言爲　主獻財者、曰、獻財誠是、乏財者如之何、張戴一起對曰、無財、則贈以此心耳、司鐸曰、昔敝邦一國主、將邊京師、凡屬都人

士、靡不贈遺、一貧民無以爲贈、遠候前途、見一溪之水、澄泓可愛、乃以手掬水、恭捧而言曰、某窶人也、吾王遠行。不得伸吾敬。慙媿多矣。敢以清水獻。國王喜曰、子苦貧。又不敢以空手獻。情厚于物矣。命以珍器貯之、自後每飯、必飲此溪之水、示不忍忘之也。今 主將別我等而升天、凡有贈獻吾 主者、乏財之外、亦有自負慙愧者乎。亦有以淚水見情者乎。苟有如是心。如是情。則 上主亦必炤亮之。不忍棄置之矣。

閏四月五日、司鐸入桃源、顏爾宣從、晚宿邸中、爾宣嘆曰、諸奉教者、士庶非乏也、如富貴者之寥寥何、司鐸曰、噫、昔 耶穌嘗謂宗徒曰、胡有財者進天國之難耶。以亘繩穿針孔易以有財進

天國難、何也、蓋有所係吝故也。今中邦一二名卿、慕道而願承教者、此豈可泛視之乎、必有默荷　主祐者矣。然則富貴而慕道者、論人情則難、論　主祐則易、

七日、司鐸至桃源、張令公出謁、前令公以世俗謬迷、聊紀怪事數篇以寄慨、是晚司鐸因問曰、近覽尊紀、許多怪事、邇來還有然否、令公曰、有之、近有一孝廉、頗知聖教爲正、每晤時、輒云欲令其昆弟相與從事。察其心、則自末之省也、聖思所以詰之、乃捫其舌、曰、詰之將如何、令公曰、斯人也、以從教爲苦事兮、則胡不平其心。而欲令昆弟相從以從教爲樂事兮。則胡自棄其身。而徒令昆弟獨享而不與偕。豈愛身不如兄弟兮。抑兄弟可能可

爲。而我難能難爲兮。司鐸聞之、笑而且嘆、

八日、爲聖神降臨之日、司鐸謂衆曰、昔吾　主升天時、撫慰其宗徒曰、不日遣聖神降臨、是日宗徒偕坐、忽烈風衝室、于衆徒頂上、各現火如舌形、衆徒輩旣受神火蒸炙、遂通萬國語言、奮志傳教、向來疑畏之心、一朝頓豁、夫聖神之降臨、必于偕坐者、蓋拜跪行立。脚根未免徒倚。坐則安矣定矣、人苟心安慮定。則聖神其來格矣。風者無形之物也。倏不知何來。不知何往。聖神之默啓人心。震動人心也。亦猶是。所謂火者、有兩義焉、蓋幽暗之地、出火炬照之。則種種畢現。吾人明悟有限。何異暗室、惟受聖神內照。智識絕倫。較之尋常智慧。遂相去逕庭。此一義也、且最

燥莫如火。一藏卽發。遇物輙焚、吾人熱心未萌。凡一切竅奧事。漠不蒸動。幾于寒灰冷燼矣。惟受神火燔灼。遂于生死大事。無不殫竭心力。而前此茅塞荒蕪之念。且一旦燎滅也。此二義也、主經有云、求爾聖神之火、炙熱我等心腸者、其此之謂歟、

是晚、司鐸燕坐、爾宣入、再究聖神妙義、司鐸曰、夫圖像者、必繪其神、觀圖像者、亦先觀其神。神之于人大矣哉。子不見夫病者乎、形雖憊而神未衰。猶可以不死。形似强而神已喪。其亦不可以久矣。聖神之于人亦然、故有得聖神之愛者、縱過未盡寡。功未盡全。而一息尚存。猶可復救。否則、有其貌無其心。有其形無其神。終日俯首焉。叩胸焉。隊而入。隊而出。吾未知其神之有分

于天上國也。

降臨之明日、爲副瞻禮、司鐸又語衆曰、人生在世、不外上下兩途、下焉者、皆卑暗危險之地、如罪宗七端是也、上焉者、皆光明快樂之境、如聖神七恩是也。故向乎上則愈進愈安。趨乎下則愈陷愈險。吾儕同事于此、得毋皆有向上心者乎。僉曰然、司鐸曰、既皆有向上心、則于罪宗七端、定不可犯。而聖神七恩、又當朝夕切祈者也。

何謂七恩、一敬畏、二忻順、三智識、四剛毅、五計策、六明達、七上智、今人未能受七恩者、皆七罪宗爲之祟也。他未詳言、即七罪之首、曰驕傲、夫人有傲罪在其躬。自足自滿。何處可生敬畏。聖

神之恩反是矣、若受聖神之恩者、卑以自牧。夙夜祇愼。上則敬主。下則敬人。其視驕傲爲何如哉。夫敬畏之恩未受、則于性命之事。尙强勉承之。有敬畏、則無强勉。舉所施爲。靡不踴躍擔當。即爲忻順之德矣。既有忻順、使無智識、猶慮見解未眞。而生疑阻。迨智之明識之定、則必剛毅爲之。以成厥功。剛毅矣、然天下事、亦有不能任意者。故必求善策至計、而後可百舉而百當者也。有剛毅、復有計策、則凡上天下地之理。皆其所通達明悟者、智識又不足言矣。求之愈切。則恩之降愈深。上智之妙、曷可言哉、故　聖母禱文有曰、上智之座、正以明　聖母之德精行粹。而爲聖神所托基者也。七罪如彼。七恩如此。人奈何不孜孜懇

懇以圖向上之求。而徒甘爲鬼魔之役也。噫、

初十日、亦聖神副瞻禮也、諸友有未用功告解者、司鐸醒之曰、昔有一人死、火化其屍、屍化矣、而心不焚、衆莫喻故、一名醫見之曰、是中有毒、故難化耳、今神火降臨、已三日矣、其不能炙熱予心者。吾慮其中有以毒之也、負疚在躬。延緩不滌。雖欲苟徼主恩。奚可得哉。

十七日、有友偶中魔誘、欲反誡別途、既而悔、悔而求赦、不勝媿感、司鐸慰之曰、人非聖賢、安能每事盡善、有過者其常也、但過毋憚改、則仍反于無矣、故古聖有言曰、獲罪者、乃人之事。不解者。則鬼魔之事。若有過而速改者、則天上人之事也。又何媿感之

有乎、

十八日、周孝廉過訪、問曰、　天主之義、卽中邦所稱帝者天之主宰、人當昭事之是已、但謂　天主降生、殊未豁然、夫至尊　天主、降誕爲人、不已褻乎、且敝邦素未嘗聞、其誰見而徵之、司鐸曰、承明問、亦知　天主爲至尊矣、顧所謂至尊者、以其有明威也。無窮仁慈也。無限全能也。故至尊也。惟其如此至尊、而乃以救世之故、儼然降生人世、益當敬也、益當畏也、何褻之云乎、譬萬方劇亂。將相無能威壓。而九重之尊。躬自臨撫。以致蕩平。豈特不疑爲褻。其感恩當更倍矣。若云誰聞之見之、則東方所見聞者。西方未嘗見聞。南方所見聞者。北方亦未嘗見聞。安可以

未之見聞、而遂疑其有無乎。盡如是、則中邦所稱古聖古賢、曁諸事蹟、敝邦未之見聞。余入中華、必不以不前見聞故。遂槩疑其無也。如必疑此降生大事。請略以共見聞者爲徵、

一、天主未降生千百年前、卽默啓先知諸聖、預紀降生之事、詳厥氏族、厥名號、厥里地、厥異蹟、及厥在世言行、經典世傳、後來一一皆符、故後聖有言曰、古經先紀降生事、不啻紀將來事、却似紀已往事也、足徵也、

一、天主將降生之年、先遣天神見像、以降孕之旨告于守貞之童女、其孕也不因人道。其產也不損童身。蓋惟實欲爲人、故必有母、實是　天主、故仍保其母童貞、此誠千古絕奇事、足徵也、

一、主降生之夕、天神從空奏樂、且告諸牧童、牧童叩拜矣、卽至無知牛驢、亦知俯伏認　主、足徵也、

一、降生時、大星顯見、有異國之王三、因先閱古經、按期占候、見此大星、隨來朝獻、不以降生之陋爲嫌、不以初生之孩爲卑幼、足徵也、

一、降生後十二歲、卽詣講堂、與諸老成學士、談經闡理、皆人間所未聞、古聖所未發。無不傾心讚服。足徵也、

一、到處救人、凡瞽者令視、聾者令聽、啞者令言、癱者令起、犯魔而狂者、令安、甚至死者令甦、且塟後四日、亦令復活、而久存于世、如是神異、卽極聖極神之人、其能爲乎、足徵也、

一、降生之故、爲萬民罪重、願以身贖、願代受難、因借惡黨之手、自成救人之功、至冒痛苦極刑、毫無怨恨、又且哀憐其罔知、而爲之祈赦、如此無窮仁慈。無窮大德。古來千萬聖所未有也、足徵也、

一、受難之際、大地震響、太陽失光、頑石至相撞擊、古塚至自開裂、令人相顧駭愕、知爲天地　眞大主、咸痛悔其錯謬之罪、足徵也、

一、死而葬、葬後三日、自塚中活起、果符古經、及生時預告之言、又再現于世四十日、乃于日之方中、自舉升天、衆目共睹、足徵也、

以上諸徵、當年目擊時聖手錄、逓世口傳、萬民之所共信、見聞不眞。誰肯以非　天主而妄尊之乎。況西邦但稱聖人、亦必確按其生前純懿。再稽其死後靈蹟。共徵有據。教宗乃敢列之聖品。夫聖品不輕許人也如是。況敢以無徵之人。直推爲眞　天主耶。

孝廉曰、明論確有可據、但人之疑者、以　耶穌爲天所篤生之大聖、亦如儒之孔、玄之老、禪之釋等爾、未必爲眞天主、司鐸曰、此言切勿輕出于口也、此大不可以同類而共稱也、孔與老釋、且當謹辨、矧吾　主耶穌、尊爲　天主、尤與人類迥殊者乎、夫耶穌未誕之前、先知者預錄悉符、上旣備詳之矣、經又載旣誕

之後、厥時有一大聖、名若翰者、生亦同年、言行亦甚著異、衆按古經、以　天主此時、應當降世、遂共猜爲救世之主、若翰明語于衆曰、我只爲眞主前驅者、眞乃主　耶穌、我曾目覩聖神降臨其首、且聞　天上主、從空語云、茲乃我所愛子、因知其眞天主子也、而　耶穌逢人、每每自證爲眞主、故西方古聖、嘗明其眞之故、曰、使　耶穌果非　天主。而乃自稱　天主。則不但不可爲聖人。并且爲僭逆莫大罪人矣。如何姑稱之爲大聖也。又有古聖極論之云、　耶穌若非眞天主。而天上主乃自空中。呼爲所愛之子。致令萬民認爲天主。陷于莫大之罪。若審判之日、責我以妄尊　耶穌。則還以質之　天上主。我奚罪之有哉。

以古聖之極論、發明如此。則　耶穌之眞爲　天主。又何疑耶。孝廉曰、經典之云、亦西方士述之、故人或未盡信耳、司鐸曰、東西方各有經典、各不相聞、若以西方經不可盡信、則中邦歷代帝王史册、及五經四書等書、亦勿之述矣、況此降生事蹟、及教之東來、不寧自今日始也、唐之貞觀九年、有西士從　天主降生之地齎　主像、載眞經詣于長安、太宗命宰臣房玄齡郊迎入內、爰行天下、建寺奉祀、世世遞尊、迨建中二年、勒碑揚休題曰、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秦者、卽　天主降生國名也、其碑久而沉埋、且若千年、近天啓三年、關中人掘地得之、遂廣傳寓內、好學君子、無不旣覩之矣、此蓋中邦近年事、而謂未敢盡

信乎、

孝廉曰、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子曰、天何言哉、天雖有主、從未嘗指何者爲天之主、故疑　天主不必有降生之像也、司鐸曰、斯言誠然、然此乃　天主未降生以前語也。　天主降生、在西漢之末、詳在西書可覽矣、上古聖賢、皆知天之有主、未及逢主之降生、然亦無假降生、而時時對越、不以無聲臭故忘篤恭。不以何言故不畏其命。故曰君子戒愼所不睹、恐懼所不聞、此等戒懼。洵非君子莫能也。　天主愍焉。乃爾降生。實實使之睹、使之聞、庶曰其有惕心乎、今中邦雖未有睹者。亦既有聞者。然猶不恐不懼。而指爲虛誕也。倘不降生。益謂虛。益謂誕。益不足

恐懼矣。

孝廉曰、佛老之教、宜與　天主並存、譬　天主猶君然、公卿大夫元士、皆可承流宣化、以成一尊、今盡驅而排之、其說何居、司鐸曰、佛老之于　天主、既如臣子之于大君、則宜遵一王之教令、不可秘設禁戒、不可妄擬僭越、庶爲共成一尊、今佛老則不然、是爲臣子者、敢于背旨蔑法。令人從己不從君也。亂賊甚矣、我等必欲容而附之、惡乎可、

孝廉曰、佛家五戒、與天堂地獄等說、其于　天主諸書、皆可互證、司鐸何不容而附之、司鐸曰、此特不以人廢言云耳、不思有德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況佛家藐　上主。迷衆生。其言多

爲諸儒所姍斥乎。若夫天堂地獄之竊五戒一二之符、此乃依傍正言令人惑溺之術也、從來奸雄。誰不假竊正理。然終不免破綻。伯者假仁義以服人。篡者假謙恭以下士。皆此類也。安得謂與聖教互證。遂因而幷容之乎。

孝廉曰、十誠七克、無關事天、事天只在明心、自心一明、誠不期守而守、克不期修而修、司鐸曰、嘻、殆哉、此正釋教悞人第一義。吾儕明理者。亦弗之思乎。謂心一明、便可成聖、便可升天、一切功行、無假修持、則古來諸聖都屬寂定慧焰等流。而修達德行達道者。槩屬沉淪矣。如謂心明原有工夫、則空寂返焰。何云能明。譬一寶鏡、靜置幽室。塵垢漸蒙。若不刮磨。光何能返。如謂心

明卽能誠克、又大不然、試問有心誰不明者、從古亂臣賊子、彼其心亦明君父爲不可弑、胡然而明、胡然而弑、正爲誠不能守、克不能持、不畏主命、故若遵　主命、先自誠克、則此心雖昏、亦且躊躇未敢肆行矣、今佛貴明心、謂誠克皆可不事、不思中邦聖賢、曰修身、曰日省、是何等用功、而其于心也、亦必曰正、必曰存、豈第明之而已乎、

孝廉曰、瞻禮　天主、懺悔受赦、便可望升天國、恐無是理、司鐸曰、誠克不遵、遂隊瞻禮、誠難昭格、如佛氏之誦懺赦罪、誠爲誣罔也、若夫心行雙淨、以虔對越、痛悔自改、依規祈赦、此乃眞切工夫、升天正路、理何云無、況今儒者旣信　天主爲眞有、則其

教誡極重、瞻禮與悔解之功、如疑此而升天。尙爲未足。將自設己意。更代　天主定一超升法乎。必不然矣。

十九日、司鐸取審判圖一幅、命爾宣粘之堂壁、爾宣請曰、審判前兆、言行紀已預言之矣、第未知彼時升天人多下地獄人多乎、司鐸曰、試自思之、爾宣曰、聖有私臆、人生善惡雜處、如棋子之在盤然、黑白錯置、比局終、則各分其半、恐世界盡日、大抵若是、向質之張令公、則曰、未知未來、先觀現在、讀書人多。做官人少。求財人多。致富人少。况天堂非倖到。地獄非倖免。意下地多于升天乎。司鐸曰、二說良是、然總難以私臆測也、大抵世界窮盡之日、亦聖教傳遍萬方之日、教旣傳遍、則奉教多而升天亦多

矣、

爾宣曰、論後來奉教之多、則前此奉教少、論貴邦奉教多、則敝邦及大東諸地奉教少、以多益少、不足相當乎、司鐸曰、此經典所未載、其多與寡、惟　天主知之、非吾儕所得揣也、但吾儕愛人心切、惟願　天主加佑萬民、望其吉多而凶少可也。

越日、爾宣復問曰、向讀聖人行實、見許多功行苦勞、始升天國、昨司鐸以奉教人多、升天亦多、其可以無功妄擬乎、司鐸曰、非也、升天之望、若無死罪便可、故凡奉教者、生平守誡臨死知備、即可期升天國。若聖人則功行愈多、升位愈高矣、故天神九品、聖人隨德可以配之。譬如朝廷建官、有宰輔、有六卿、有百寮庶宷、

至于一命之寄、各有其分。雖高卑大小不同。其爲朝廷之爵則一也。

廿一日、入夜、張筠伯與爾宣偕坐、適司鐸出、問曰、有何相證乎、爾宣曰、頃與筠伯互勉行善、第慮誘惑多端、神力不加、且奈何、司鐸曰、求　主默啓耳、爾宣曰、固也、然人人默啓、則世無罪人矣。人亦何功、司鐸曰、至慈　上主、固願默啓人人也、第默啓者主之恩、而聽受者亦人之功也、譬如兩人有過、我俱欲規之正之。一人規正之而聽焉。轉過爲功。一人規正之而弗聽焉。則規之在我。而聽還在人。誰謂非人之功乎。

廿三日、令公邀欵、饌頗盛、司鐸曰、道意殊不如是、令公遜謝、司鐸

曰、昔有聖公辣鐸者、少喜獵、放火逐鹿、誤殃人家、聖人變家貲償之、自隱修者四十餘年、日以小菜幾許自給、厥後盛德漸聞。有饋遺者、輒置之、俟味變乃食、一司教者慕其德、顧其廬、談論許久、無可爲供、竟以熟餅四枚共嘗、日暮始反、夫以聖人爲主。司教爲賓、而淡薄如是。吾儕若斯、不已過乎、

有頃、偶談進聖會之規、司鐸曰、敝邦進修會、規矩甚嚴、難以遽述、姑就初進言之、凡有志入會者、不論王公世胄、必初試兩年、方許入焉、初試時俱着本色衣服、數日後、去其原服、各着道衣、示道俗各分也、數月後、幷去道衣、只着鶉結、行僕人役、如掌膳司廚、洗盞滌器之類、俱以身任、欲以抑除傲根、如是年餘無悔

心、無怠志、始與入會、蓋俗情已破。道念已堅也。入會後、須各守規、又使一人密察其過、無論大者不敢踰閑、卽一言一動、稍違理道、便不容隱、會規食必同堂、堂中另備小榻、倘一有過之人、糾過者卽于食頃高唱曰、某有過、不得與堂席、被糾者、卽就食小榻、不敢違不敢辨、故凡進會之人、少有軼越者、令公曰、噫西士如是、此其所以多賢也。我輩如是、此其所以多罪也。

廿四日、司鐸適龍溽越數日、諸友畢會、司鐸詢于衆曰、年來諸君、作何善事、時有楊姓者、醫士也、對曰某業醫、無他善、但有貧病乏藥者、隨心濟之、司鐸曰、濟藥亦爲善、然第濟人不濟己何、卽知濟己、不濟家人親戚何、周修我亦醫士也、起而言曰、安有濟

人藥、而已及家人親戚、不知濟哉、司鐸曰、有之、夫子所濟之藥形藥也、余所云者、神藥也、形有病、知醫知療、奚待余言、家人有形病、知醫知療、亦奚待余言、顧療形病不用言、療靈魂之病、不得不待余言也、茲余來有日矣、其療已神病者、未數數也、即知療已神病、至家中親戚大小、未聞道、未受洗、靈魂之病亦已久矣、而獨不一置念、豈神病輕于形病乎、豈非濟人藥、而不濟家人親戚乎。

五月初三日、聖若翰瞻禮、諸友求領　聖體畢、司鐸曰、從古人主、欲省風問俗、多微服而行、有識者敬之奉之、無識者從而褻慢之、夫敬奉者人主知之、褻慢者人主亦知之、然此時俱未有計

也。事定後。未有不加賞而加罰之也。今吾　主憐多罪之民、降世爲人、豈非微服意哉。彼時有知而敬信。不知而侮辱。雖賞罰或未遽加。豈終無所勸懲哉、即聖體之禮、吾　主實降臨其中、不過借麪形以蔽之耳、有神目者、尊信無疑、其肉眼者、不免褻慢視之、雖然、知與不知、又不可不明告之也、昔聖若翰爲　主前驅、先　主而孕、三歲修道、至三十年、屢證　耶穌爲　天主、極口讚揚、故當時多歸聖教者、聖若翰之功也、子等今日領受聖體、當思吾　主眞實臨格。又値聖若翰瞻禮。當思聖人實實指示我、而我亦推之以指示人也、其可尋嘗視哉、

七月、司鐸復返溫陵、越兩日、有友誕、衆舉賀、司鐸曰、誕日喜賀者

禮也、然禮如是已乎、張默覺對曰、吾人多生一年。皆　上主之恩。是宜先謝　主而後賀也。司鐸謂爾宣曰、子云何、爾宣對曰、夫誕日所貴相賀者、以歲增而德與俱增也。若不能多立善功。徒令罪與歲積。何賀之爲。　聖以凡遇生誕之日。宜詣堂痛悔夙愆、求　主加佑行善。庶乎得之、司鐸首肯、曰、余閱世人、或少而亡者、或壯而亡者多矣。我輩猶幸一日之生、政宜盡一日之事、方毋負上　主假我以年之意。倘咎多而德少。其忝厥生也。不已多乎。

望日爲　聖母會、諸友畢集、司鐸以勸人爲善、爲諸友勗、曰、勸人爲善、不惟益人、亦且益己、昔有修士、隱修山野、名頗盛、偶爲魔

誘、思反而歸市、途行求宿、時人慕其行也、止而求教焉、修士懼隕其名、莊語以誨衆、且謂人須戰勝魔誘、始見德力、頃旋自思曰、吾何以善誨人。而于己且不知誨也。責人以正。而于己未之知責也。因抱慙痛悔、返故地以終其功、卒成大德、噫、此非勸人而彼此兩益者乎。

秋八月三日、司鐸之淸漳爾宣從越日、吳任恒入見、坐談靈魂事、司鐸曰、人之有靈魂肉軀也。亦猶身之有面目手足也。蜂䖟傅面。必舉手搏之。挺刃向目。必舉手衛之。寧傷手足。毋傷吾面目者。蓋面目重而手足輕也。今人棄靈魂而保肉軀。何異欲全手足而任毁其面目。面目毁、手足能獨全乎。又譬之樹焉、靈魂其

本根也。肉軀其枝葉也。培其枝葉。斷其本根。于以求獨活也。不可幾矣。

初十日、任恒復見曰、聖教諸書多矣、龍苦病、質且鈍、殊不能徧閱為憾、司鐸曰、所貴乎讀書者、貴得其意而行之也、不能行、多亦奚裨、如觀一部書、中取其一篇焉。篇取其一句焉。就一句體認而力行之、受益多矣。敝邦一聖人、靡書不讀、見其友未曾讀一書、然考其行誼、悉符于理、乃嘆曰、吾多讀何若彼之多行哉。

十二日入夜、司鐸步中庭、爾宣思參侍、適談教中致命事、徐羽伯自外來、慨然有擔當之志、曰、倘為義被窘、鳳甘心焉、司鐸慰之曰、命固不易致、致命亦不易也、夫能致命者、必平日志堅道粹。

故視鼎鑊如飴。自非然者、鮮不居常喜負。臨事僨仆者矣。爾宣曰、夫有致命之志、必先有忍耐之德、每見吾人遭言語之傷。猶難受而思反。豈刀劍之苦。乃欣然易嘗乎。聖意不遭此際則已、若遭此際、非切祈主佑、鮮克能此、司鐸曰、斯言不誣、知而自勉焉可也、雖然、致命之遭、固眞福必獲、方今聖明在上、聖教亦已漸行、此種機緣。未易撞著。但我輩不可不存是志耳。

十有九日、有餽司鐸酒者、司鐸招數友共酌、因誨衆曰、聖教哀矜十四端、聞道者皆宜行之、但形之哀矜、如食饑飲渴等功、乏力者猶云有待、神之哀矜則不然、逢人勸誘。因事慰諭。貧富之人、皆可爲焉。且其益人靈神、較之益人形軀者、功更倍也、有友曰、

某嘗留心此道、勸不從、誨不聽、奈何、司鐸曰、勸誨之途有二、一以言。一以身。夫以言不如以身之入人易也。身爲善、人易取法焉。身未善、雖以格言勸誘。多起人疑。多起人畏。而以我言爲未信也。吾子勗諸、

九月朔日、孫儒理至堂、因言漳之奉教者、未數數也、司鐸曰、上古有一郡、獲罪甚重、 主將降罰、命天神至聖亞巴郎家預告之、聖人曰、或有善者五十人、亦偕惡者罰乎、曰不罰、曰、善者或不滿五十、亦可蒙赦否、曰、亦赦、復遞減至十人、曰、亦可祈赦一方乎、曰、亦赦、若十人而亦無之、 上主所爲重譴也、今漳奉教之未衆也、然已不止十人矣、若善功眞切、庶可以十人而寬此一

都乎、觀往事而可鏡已、

十一日、爾宜偕思參觀聖人行實、欲于本名之外、另取一位爲宗、而未有定也、司鐸曰、子不見夫蜂乎、蜂之于花也、採百英以成已蜜、人之于聖也、取衆美以成己德、今子能取善如蜂、釀德如蜜、于道也其庶幾矣、

口鐸日抄卷之八

泰西思及艾司鐸口鐸

福唐李九標其香筆記

莆陽朱禹中東極分錄

林光元仲錫
蘇之瓚聖中 訂正

李嗣玄又玄
綏安 李鳳翔羽儀 鑒定

弟 李九功其敘較閱

十一年戊寅、八月既望、艾司鐸過蕭、訪朱宗伯會相國于横塘、相國曰、承大教、及所刻諸書、心竊嚮往、但教規頗嚴、未易從事也、司鐸曰、天主聖教、非有過當之嚴、爲世人多習寛放、一旦使之克己、自覺爲嚴耳。然譬之醫者、不嚴加瞑眩之藥。而縱病人之所欲。未見其能瘳也。聖教不嚴、又安能救人之神疾哉。

相國曰、教嚴而當、是矣、　天主爲造物眞主、崇之萬有之上、宜也、然有　天主、必有百神奉之、如朝廷之有百官、今聞貴教獨奉一　天主、一切神祇、槩置不問、不已過乎、司鐸曰、唯唯、否否、神有二等、一爲正神、聖教所稱爲天神者是、一爲僞神、乃已死之人類、而人所妄認爲神者也、按經典、天神爲無形之靈、凡有

九品。爲　造物主所生。享天上福。而時供其使令。且多有遣在人間。以保國護民宰物、此種正神、實爲聖教所尊。何嘗不敬。若已死之人類、雖其魂不滅、皆聽　天主之嚴判、安能主持世界、而可過祟之禱之耶。

相國曰、既如是、則城隍之神、敝邦從古所尊、聞貴教不禮拜之、何也、司鐸曰、聖教古規、朝拜之禮、未敢輕施、按經典聖諭、　造物主化生萬物、凡一人生、則令一天神護守之。一城一國、復令一大天神總護之。貴邦初立城隍廟、能合此意、則吾輩自當敬禮。求其轉達　天主。爲人致福免禍。今郡邑所奉、一則多有姓氏、本謂人類、私塑其像而擅拜之、一則悞信其能操禍福而直

求之、并不念及　天地之主、以爲主也。此則非奉　大主命之

正神。乃世人所錯奉私立者、何敢輕下拜耶、

相國曰、敝邦城隍之設、殊非人類所爲、以爲有姓氏者、俗人之見耳、司鐸曰、果爾、則但當書一木牌、稱爲　天主所命護守本城之神、卽以聖教之禮奉之。不用佛老之僞經僞禮、斯爲得其正矣。

相國曰、佛老之經、何爲不可用乎、司鐸曰、奉朝廷者。必依朝廷之法律。奉　天主者。必依　天主之教誡。佛老之徒、皆我人類。且皆　天主所生。倘能一意認　主。依其教規而敬奉之。闡揚聖教于世。令人歸嚮。則亦　大主之功臣矣。今乃自尋一私徑。

自立一門戶。令人奉己。斯大主之亂臣。輕奉之且不可。況用其僞經私法。以奉天地之　眞主耶。倘佛老不知有天地　大主、則自昧正道。不識大原。其學固不足重。若明知有　眞主、而不傾心奉之。闡其恩德于人。則已失爲善之本。方且自取大戾。人又安可信之崇之耶。

相國曰、佛老之教、吾嚮所不信、但此輩初意、亦未必欲人奉己、第教法不明、後人過於推尊、誤奉爲主、茲乃後人之過、彼何與焉、司鐸曰、從古正統所在、億兆共戴。苟有另自立統。在王者固爲叛臣。不必言矣。卽本無是心。或因愚民擁戴而擅爲之。其爲國法所誅無疑也、烏可恕其冒僭之罪。而謂之忠臣乎。

相國曰、凡立教法、而非天下所能通行、或行而礙于正道、如佛老諸教、固不待辯矣、特有從來孝子忠臣、如關壯繆羽之類者、似亦有功于人心世道、何爲幷不奉之乎、司鐸曰、儒書有云、敬而遠之一語、盡之矣、如關羽而果忠孝、則敬其忠孝而效之、斯爲實敬、至於設像立祠、而諂媚之、祈禱之、以爲禍福惟彼是求、則人類而操　上主之權、理所不合也。

相國曰、設像立祠、不過尊其忠孝、而表章之耳、司鐸曰、初意如此、今則不止此矣、竟以爲能主持禍福、而佑天下也。　天主教規、古有忠義廉節之士、或大學問、可爲人師者、則敬其德學、而頌讚之。倣傚之、或繪其像。懸之堂壁。以垂不忘。然未敢遽立祠。

以神禮奉之也。獨古大聖、明　造物主之眞傳、篤奉聖教而闡揚之。生前備全德有徵。身後享全福有驗。爲教宗考核始末定入聖品者。始敢奉之拜之。求其轉達　天主。若世人一槩所奉、非但無功于　眞主。未守其教誡。卽于國家事、亦難言之矣。試卽關羽論之可乎、余讀中邦史書、羽當獻帝之朝、委身以事劉備、爾時漢室雖衰。共主尙在。有大忠者出、必將羽翼天子。振肅朝綱、而羽未之能也。徒區區爲奪邑攻城計。此可謂忠於備者耳、忠於漢則未也。至於兵敗身擒。而至於死。亦其不得不死者耳。若以此爲大忠、古今之如此類者、豈少哉。何無設像立臺以事之者。若以羽有靈異故事之、則國家二百年來、海內乂安。不

聞羽有異應。邇來漸加帝號。然旋而失遼左矣。今羽之號愈尊。而流寇所蹂躪之踪。幾半中華。屋九重之隱處者。十數載于茲。不聞冥冥之中有退寇掃氛之應也、且彼諸寇虜、又孰不祀羽于軍中乎、既不能爲我禦災捍患。反若助彼爲難者。則羽亦何功于國而受此過當之尊耶。此不過溺沿習之非久而不覺耳、況羽在世之日、意氣英邁。非義之事。卽予以千金。錫之侯爵。未肯一諾。今此微賤之人、且得以微賤之物享之、冀其轉禍爲福、此不惟獲戾 上主、抑且獲戾壯繆矣、

相國曰、論天地有 大主、理所必然、然不過一當然之理耳、安得盡人測其舉動、一一而賞罰之乎、司鐸曰、理之一字。虛位之

稱耳。非有靈明造作之權者也、譬之國家法律、雖爲妙理。人所當遵。若無帝王主之。安能自行、而制天下乎。夫所謂　天地之主者實實在上實實臨下有赫實炤察萬事無可逃其無窮之靈。有善必降之祥。有惡必降之殃。非可以僥倖免者、此論實義諸書、載之頗悉、想老先生閱之詳矣、相國曰、敬承大教、因對坐客、稱司鐸遠來闡教之苦心、與聖教用功之嚴密焉、

越明年己卯、春正月主日、司鐸在溫陵、詔衆于堂曰、今日新春瞻禮、皆有翻然一新景象矣、請問吾輩靈魂、亦欲其滌舊更新者乎、聖保祿有云、凡人有舊人、有新人、夫所謂舊者、平日習慣罪宗、傲忿淫妬饕吝怠、七罪是也、所謂新者、從今興起於善、謙忍

貞仁廉節勤、七德是也、故因循於七罪、而不知改。則爲舊人矣。知七罪之可醜。而黽勉乎七德。則爲新人矣。夫人莫不知舊之可憎。而新之可喜。至于靈魂垢汚。茫不知省。或省而不知改。是年雖新而人仍舊。吾未見其有新圖也。尙其勉諸。

十有三日瞻禮、司鐸又謂衆曰、今日乃聖發斯定聖若未大瞻禮、兩聖葢兄弟、而均爲　天主致命者也、當時敝鄉、聖教未大行、凡奉教者、受諸惡君酷虐、靡有寧止、二聖事　主最虔、異端嫉之、雖加以百千萬苦、其欽崇　眞主一念、不少替也、及二聖升天後。有外寇攻圍本城。發銃突入城中。驚惶無措。聖人顯像城上、以手退壓銃彈、城藉以全、虜相顧駭曰、吾敢與凡人敵。何敢

與聖人敵。卽日解圍而去。至今本城猶存、石碑銃彈遺蹟、余親覩之、可見聖人在生、願捨身不願背　主、死後必在　主前、享受永福。卽保國庇民。往往賴之。故　主亦以是靈蹟。顯其功勳也。吾儕與斯瞻禮、當思所以倣傚其德、而爲　主所寵愛、斯可矣、

十八日瞻禮、司鐸曰、今日萬日略經、載吾　主耶穌設譬云。有一富翁召工營葡萄林、晨召者約營工至晚、定以一錢之值、已而午召者亦然、日將晡、出見有閒嬉竟日者、問其故、曰、無人召工耳、富翁曰、我有葡萄林、方召工營之、爾可往治、不負爾勞、僉欣然趨赴、比晚主翁酬工、各錢一、初召者、以爲主翁賞賚無等矣、

主翁曰、我約爾一錢、今如數、未爾虧也。若彼者、無所事事。我憐而收用之。是我法外之意耳、於爾輩何與。夫吾　主之譬、以爲富翁者、卽　天主也、葡萄林者、聖而公教會也、晨午所召諸工者、乃上古中古諸聖、及諸奉教之人、錢者天國賞賚也、將晚以餘閒見召者、則末世諸奉教之人矣、然俱給以錢一者、蓋均賞也。吾　主自古以來、約以受教始終無替者。至審判末日各償以天國厚報、先者不增、後者不減。蓋　上主法外之恩有如此也。然吾人必具有二義、方可受恩、一蒙　主寵召、卽欣然赴、一則忻勤無怠、至終不變。　主始酬以寶諸。否則、有一不到。未有能受恩者也。是故人雖自少奉教、一生用功、不可妄生滿足。若

茫然于道未有聞。至臨終時聞之。能發心悔改者。主亦必憐而收之。是卽將晚召工并給一錢之意也、審判末日。天國其有厚望哉。

夏六月、艾司鐸至三山、十日、其香晉謁、坐談間、適病渴、司鐸曰、茶可解乎、對曰、不能、以茶止渴猶以財止貪也。財愈多。貪愈甚。標之病渴也、正復如是、司鐸曰、西有種葡萄者、收其實、不滿一甕、仰而祈曰、得滿斯甕、吾願足矣、厥後所收、一甕不啻也、復市他甕貯之、不滿猶故、向主而祈亦猶故也、更貯數甕皆然、嗟夫、人生願欲無有窮期。大抵如斯耳。

十四日、瞻禮、司鐸詔衆曰、今有尊貴者於此、凡晉接者、必鮮潔其

衣、不則、恐起尊貴者之憎也。今子等入堂、亦知靈神之垢敝。不可以見　主而不思所以洗滌之者乎。雖然。痛悔不切、汚垢不除、譬之澣衣者、沃以冷水、弗潔也。煩擱之以熱湯則鮮潔如故矣。

十七日、　主日瞻禮、司鐸詔衆于堂曰、凡人感恩當思圖報。蓋圖報、則恩之錫也無涯、不則、承恩之路塞矣。人之受　主恩也亦然、感而知報、是開　主加恩之手、不知報、則束　主之手、而恩無可復望矣。

顧所謂圖報者有三、一口報、一心報、一身報、何謂口報、朝夕叩謁焉、誦謝焉、是爲口報、何謂心報、方其誦謝之時、萌一感激圖

報之念眞篤無已、是謂心報、雖然、未足也、必于　上主教誡躬行之、實踐之、斯爲身報、今子等口知誦　主矣、心知念　主矣、顧身之所爲、多犯　主誡也、斯爲兩面之人矣、兩面之人、何殊謗　主詈　主、而得謂之報　主者乎。

所謂躬行教誡者、非徒守其粗略已也、即以五六兩誡言之、如毋殺人、誰則殺人者乎、無故而怒萌于心、已爲犯罪之端、不加遏抑、發之爲聲、譏毀之、怨詈之、是皆殺人之類也、毋行邪淫亦然、美色當前、心偶動焉、遏而止之、過未成也、徐而如存想、慾動于中、發不自禁、是身雖未行、而靈魂之汚染已多矣、子等守誡、宜充類至此、吾　主山中垂訓之言、深可繹思也、詳見降生言行略三卷首

人之不能守誡、皆財色兩端累之耳、敝邦史中、載聖人亞肋叔者、其父甚尊富、聖人弗願享也、惟願遯世永貞、父强之婚、合巹、貽其新婦指環一、寶帶一、以爲信、卽濳逃之他國、行乞于途、以圖隱修、十有七年、名譽頗盛、復濳回本國、寄食其父之門下、其父不識也、母妻僕人、俱不識也、復十有七年、一日其父入堂瞻禮、忽聞空中呼曰、今日大聖人棄世、盍往迓諸、父異而疑之、意其爲門下寄食人、偕衆往視、則亞肋叔已病篤棄世矣、獨兩手握固、牢不可開、徐迎其屍至堂、教宗手開之、則其病篤時、所書生平履歷、衆始知爲亞肋叔也、夫亞肋叔以尊貴冑子、應有之財、正婚之色、尙屏絕而不御、今人遇非禮之財色、曾不知謹避

而痛絕焉。尙得爲感恩思報之人哉。

秋七月初二日、爲聖意納爵瞻禮、司鐸又謂衆曰、諸凡聖人瞻禮、其大要有三端、一頌謝　天主、生諸聖人、爲後人指南之恩。一感仰聖人、生前功德。一在傚倣其德行、而身體之。蓋聖人之耳目人也。手足人也。言動步趨亦人也。而其立志、其修詣。則已迥異於人矣。　天主篤生之、而聖人垂法焉、人可不知所倣傚之乎。聖意納爵、爲立　耶穌會之長、其生平德行靈蹟、更僕未易竟也、顧其最不可及者有二、一在不揚己德。而揚　主德。凡人有纖毫善功。卽高自揚詡。此不惟前功盡棄。反增一驕傲之罪矣、聖人則不敢居功。一惟歸功於　主。卽其立會、亦不敢以己

名名會、而以　耶穌名會、葢曰此非吾之功也。乃吾　主耶穌之旨也。一在救人靈。魂。甘。受。痛。苦。昔有一人、犯不潔之罪、聖人躬往醒之、其人面從、並不悔改、如是者再三、聖人不勝哀憐、以非語言所能動也、一日晨興、伺其人出入之路、旁有小池、聖人沒入其中、僅露其首、時方嚴寒、不勝凍苦、弗恤也、俟其人過前、哀呼之曰、爾犯罪謬迷、不知覺悟、嚴罰至矣、余在此代受痛苦、以當罪譴、其人不勝痛悔、入池扶掖而起、遂悛改焉、夫人之犯罪也、自己沉溺。不覺其重。惟聖人知之。以爲罪罰將至。如懸利刃于一縷之上。不踰時卽下斷矣。然則今之誦法者。其體聖人之心以愛己。且推以愛人也。則庶幾矣。

初五日天陰將雨、司鐸留欵、其香問曰、敝邦之云致雨也、必以龍。未知貴邦亦同此否、司鐸曰、中邦之龍可得而見乎、抑徒出之載籍傳聞也、其香曰、載而傳者多、若目則未之見也、司鐸曰、人有目所親見者、尙未敢實信其有、矧目所未見、而敢定其有無乎。且中邦之言龍也、謂其能屈伸變化、詫爲神物、敝邦向無斯說、故不敢妄對耳、曰、然則雨之致也如之何、司鐸曰、雨之致詳載他篇、茲不復贅、但余向航海東來、時方晴朗。忽見陰雲一簇、自天而下、至於海面、俄超騰而上、頃則散爲雨矣、于時敝友推論、以爲旋風吹雲而下、因吸水氣。始散而爲雨。此余目覩甚明且眞、並未見所謂龍者。未敢如中邦之神明其說也、然兩間羽

毛鱗介。何所不有。總不過爲有覺而無靈者也。
其香曰、請問雷電之說、司鐸曰、雷之爲物也、乃空中四元行所漸結而成、惟受密雲包裹、奮不得出、遂殷殷有聲、一遇雲薄之處、則迸擊而下、遇物而震碎矣、電則結而未成、故只閃鑠有光而不能有聲、且亦不能下擊也。
其香曰、雷之擊物也、或出於偶、若人之被震而死、豈出于偶然者乎、司鐸曰、雷雖無情之物、然非上主所命、亦不能妄擊一人、即如水火皆無情之物、然其焚人溺人也、非有上主允命不可。是皆可推類而齊觀者也。
初九日、主日瞻禮、司鐸論道于堂曰、凡人不能無過、其所以補贖

之者有三、一禱贖、一齋贖、一施贖、所以然者、人之犯罪有三端、惟此三者贖之、庶可以相補耳、何謂三端、人之罪、有從中心而出者、如喜怒愛欲之類、則以禱贖之、如誦經告解諸功、悉繇中而出也、有從肉身生者、如妄視妄聽妄言之類、則以齋贖之、如大小齋、及鞭策束帶諸功、皆所以罰此肉軀而補煉其過者也、有從人我交際而生者、人生財物相交、多種種不平、則惟施可以補之、如食饑飲渴之類、皆以破此慳心、以贖貪罪者也、斯三者、齋切於禱、而施尤切於齋、是皆不可缺一者已、

顧施贖之功、人率稱難、曰、無財可施耳、是大不然、夫所謂施財者、非必槩定幾何也、一縷之微、一粒之細、皆可以爲功、但不可

不存是心與是事耳、昔如德亞國、主堂前、嘗置一櫃。凡入堂者、投錢物其中、收之以供　主施貧者、惟時富貴之人。所投金銀錢甚衆、獨一老嫗貧不能自存、亦投銅錢二、耶穌見之、顧謂宗徒曰、向所投者孰多乎、宗徒舉某某以對、耶穌曰、非也。多投者惟此嫗耳、蓋富貴人捨其所有餘、而老嫗捨其所不足、故曰多也、繇此觀之。凡人施捨、不在所捨之多寡、貲愈貧、捨愈微、而功愈大矣、

乃所謂施捨者。又非徒施之貧人也。卽施之吾　主而貧人代爲受者也。蓋吾　主甚愛人、人有施人之貧者。卽不啻吾　主受之。西有瑪而聽者、戍士耳、一日王命出征、路見一貧人、天寒

而裸、瑪而聽憐之、返顧囊中、無物可捨、因取己所披之裘、割其半與之、是夜夢醒間、忽見　耶穌穿半體之裘、呼其名而慰勞之。今子等奉教、如遇　耶穌在世、鮮不爭取衣食以敬奉焉。孰知施捨于貧人之手、即不啻吾　主之自受者乎。

至若喜施之報。又不專在身後、而即在生前、昔聖方濟各赴一富室之筵、席間、謂主人曰、吾子奉教、而不信　耶穌、何也、主人悚然對曰、　耶穌之教、乃吾所極信者、雖致命亦甘之、而乃云不信、所不敢當、聖方濟各曰、有人於此、欲貸十金、而許償以百。子尚信其言而貸之乎、主人曰、信其言、必貸之也、聖人曰、吾主耶穌有云、人能爲我而施貧者、吾將以今世百倍償之、不獨

於其身後也、夫聖訓皇皇而子乃擁財如故曾不一施之貧人是謂極信吾　主者乎主人徬徨謝過、自後每爲　主施貧而富乃更倍矣故人勿謂貧不能施也我施一而　主且償百往蹟孔多、殊難枚舉、雖然、吾輩當爲　上主而捨勿爲覬報而捨爲　上主而捨貧捨貧之報自存若一有覬報之念是捨之時已帶一貪罪矣是又不可不辨也、

吾所以言此者、以今日萬日畧經云、有一富室、命主管者、司錢穀之數、厥職弗稱、主人將出之、其人慮既出後、無以爲生也、因散其錢物、分諸親友、冀日後或得其報、　耶穌聞而嘆曰、世俗之人巧於爲世俗之事尤勝道德之人巧於爲道德之事也後

賢推論此意、以富室者、譬之天地大主也、主管司財、譬之富貴之家、財非其自有、乃爲主而守財者也、擁貲弗捨、厥職弗稱、無望於天國、是主人將出之也、斯時也、若能熟慮而悔改焉、散其餘貲、分之貧人、其得報也、有厚望矣、古經有云、水能滅火、財能滅罪、然則施捨者、尤神糧之最切也、子等其留意焉、

十七日、爲聖母升天瞻禮、司鐸詔衆于堂曰、凡人有危險、則呼救、聖母、聖母、聖母之加恩人也、種種異蹟、雖行實中、猶未盡萬分之一也、姑就余所目擊者兩事、爲子言之、西有一人、性質樸、生平無他念、惟口誦耶穌瑪利亞五字、雖行止坐臥、不替也、一日行涉一小溪、中流、溪水暴漲、爲水所奪、危急間、仰呼聖母、

不知身之忽然至岸也、㪚會畢今粱司鐸、向入　聖母會、奉
聖母甚虔、一日適遠方敷教、天已暝、未反宿次、所乘馬、忽失足、
跌入深坑、無計可出、自分必死矣、畢司鐸仰呼　聖母、馬忽一
躍而上、因得遄迤投宿、但跌時、傷其右手、弗能動止、忽有老人
自外入、提其手、俾之轉動、而手已如故矣、起謝之、老人忽不見、
因共謝　聖母洪恩、無求不應、此二事、皆余所親知者、子等若
奉　聖母加虔、一遇危險、未有不遂所求也、
廿二日、艾司鐸燕坐、其香問曰、標　奉教於諸司鐸、六七位于茲矣、
諸司鐸教規、劃然歸一、至若教法之寬嚴緩急、則微有不同、斯
隨其性之所近乎、抑教之初闢利用寬、其大行也、利用嚴乎、司

鐸曰、然、昔聖保祿語其徒曰、凡初奉教之人、如始孩然、飫以厚味、不能受也、只宜飲之以乳、夫厚味于人、非爲無補、然于始孩則非宜也、教之緩急次第、亦復如是、且古經有云、因衣而降雪、斯言可深思也、其香曰、云何、司鐸曰、 大主之賜人窘難也、必視其人之力量、其人之力量、能勝幾何。然後以幾何窘難試之。不則、未有不蹶者矣。今吾輩奉行 主教、亦當以主心爲心。可不隨其人之力量。而槩然混施之乎。

廿六日、聖把多祿茂瞻禮、司鐸曰、天堂之門甚窄。非强勉努力者、鮮有克入、何也、凡人升上難。墮下易。蓋上之路甚高、又甚陡、非歷盡艱難險阻。未有能入者、非若地獄之門、一墮而卽是矣、聖

把多祿茂、其升天也、被王之惡弟、活剝其皮、雖靈魂得升天國、其肉身之痛苦、備極矣。今子等欲升天國、亦須剝去私欲之皮、庶幾升天有路、若夫不義之財、損人利己。顧我之飽。不恤人饑。顧我之煖。不恤人寒。究至五官百體、無一非藏私之藪。是皆多此私欲之皮也。可不剛毅果斷。必刮淨之爲慊乎。

三十日主日瞻禮、司鐸訓衆曰、人身之病有二、一爲肉身之聾聵。一爲靈魂之聾聵。夫聾聵之在肉身者易見、其在靈魂者、人莫之覺也、今有生而聾且聵者、大主開其聾、啟其聵、其感激當何如、若幸而不聾不聵、其受恩有大焉者、乃不知感激領主。奚可哉。矧夫靈魂之聾聵、主啟其衷、而錫之聰明。人乃不歸

功頌　主傲然侈爲己能也。其爲聾瞽孰大於是、聖奧斯定有云、凡人欲見　主容者當以瞽、欲聞　主訓者當以聾、欲言主之事者當以啞、誠以人之聽明、悉　上主所賜。若不虛心抑志。自視爲聾瞽之人。未免爲眞聾瞽者矣。昔聖奧斯定、聽明智慧、超絕凡衆、然染于異端、于大道未有省也、一日往彌郎名都、聚四方多聞之士、往遊其地、表己所學、聲譽日著、有司教聖人盎博恤者、見而啟之、雖中心有動、然浮名尚切、未及矢志精修也、比年三十有三、忽悟浮浪半生、茫無歸宿。因矢志苦修、四十餘年所著聖教諸書、悉切近精微、然猶不自足、時質于高聞之士、歷耄年不替云。夫聖奧斯定、于三十餘年之前、聰明智慧、非

不超凡衆也。其實與聾瞽奚殊、藉非　主啟其衷、則冥冥沒世矣。惟其不聾不瞽。復不肯以明聰自居。斯爲眞明聰者矣。今子等未聞道之先、亦有自負才智、與之言聖教、而未遽信者乎、有言之未信、甚且加之疑謗者乎、卽今旣聞矣。旣信矣。幸脫聾瞽而明聰矣。亦有明聰自居、遽生滿足、而猶然聾瞽者乎、視聖奧斯定、宜亦知所法已。

八月朔日、陳廣文葵伯、偕其弟叔衍至堂、葵伯問曰、丹之奉教、祈朝夕進修、其如妄念之易雜何、司鐸曰、固也、然仰祈　上主之靈寵、自可無患、譬之鳥焉、假以羽毛。其飛必高矣。蓋人所以多雜念者、以不知轉念頌　主故也、如凡所見聞、悉有頌　主之

念。則雜者可純。始也强勉。久自安適矣。昔聖意納爵、遊苑囿、偶聞一花香、因仰天頌　主曰、造物主之生物。其悅人五官也如是。夫一花之微、乃因香而頌　主恩。聖人之愛慕　大主切矣。學聖人者、何不仰法焉。

且物之美好、不過分造物主無窮美好、萬分之一耳。于其萬分之一。尚可以悅人心目。一神想乎無窮之美好。其快心滿志。又何如耶。聖意納爵時時念　主、靡有停刻、一日冗次、偶輟片時、卽自責曰、此片刻不念　天主如禽獸然。吾輩學道之人、盡如聖意納爵之用心、又何患雜念之擾乎、

昔有修士、每觸目、輒生攪亂、厥後切用神工、凡有所見。非復如

前矣。如遇一美色、卽頌　主曰、造物主之生人、其美好也如是。向時邪念。毫不復萌也。夫均一所見耳、向之見如彼。今之見如此。芳穢殊途。判若天壤。斯亦修身之要法也。

徐問叔衍曰、比來向　主、亦頗有心否、對曰、承旣諸書、悉翻閱之、弗敢置也、司鐸曰、讀書固佳、但徒涉獵、無益也、惟視爲性命之神藥。將一字一句。必熟玩而詳味之。譬如病者、简視方書、逐方詳審、卽一味亦不敢苟、而况于性命之神藥乎。

廿六日、其香至堂、問曰、省察之功、其在言行者易見已、至若念慮之萌、初非着意而爲者、其爲罪與否、未易明也、無論他事、卽如對　主持誦、至嚴肅矣。而妄念憧憧、其來也無端、罪乎非罪乎、

司鐸曰、念非着意而成者、似未爲罪、然其來不能禁、此亦原罪之迹也、蓋人惟染原罪、則不勝薄弱、故雖當對　主嚴肅之時、亦不禁妄念之竊發耳、

其香曰、然則奈何、司鐸曰、惟有祈　主祐耳、夫人之善功、非蒙主祐、卽纖毫難自成也、卽如至短之經、有能誦之至竟、而無一念之雜者乎、夫一經尚不能純念持誦、而況于大善行大善功、而可傲然自多曰、此我自爲之、而不關　主祐者乎、昔聖保祿有云、人非　上主祐、無一善可能、人若蒙　主祐、卽無一善不可能、斯言可繹也、

其香曰、雜念之來、雖聖人亦有之乎、司鐸曰、雜念乘人、如蒼蠅

之偶集。雖驅之復至。但不爲所累。斯可耳。未敢必其無也。昔聖方濟各、亦嘗患此、時揭以語人、旁有對者曰、吾誦經時、何以獨無、聖人曰、而能之乎、試誦主經一遍、如果無他念之雜、當以疋馬相酬、其人甫誦在天一句、遽謂聖人曰、願幷鞍以相送、繇此觀之、雜念之萌。雖聖人不免。然非着意用工、自不覺耳、

少頃、其香復問曰、人傳塲屋中、往往有鬼神、如報復恩怨之類、至有現相相示者、于理然否、司鐸曰、有之、凡人之靈魂、有時出現人世者、亦　上主所許、以示靈魂不滅意耳。倣邦納波里名郡、乃人居鱗集之所、數十年前、忽然地坼。穴中突出一人。騎馬往來如飛。衆皆驚駭、閉戶莫敢視、次日自戶隙窺之、其突出往

來、猶故也、越數日、有一名士、欲窮究其理、因告解祈祐、往穴旁、伺其將入。控轡而問曰、我奉　主命。問爾爲何人。因何出穴。驚駭人若是、對曰、我乃某之靈魂也、生前爲妄証某人、致其身名俱損、玆受　主罰、未得安所、幸　主容我出現、白彼無辜、若彼寃得白、更求爲我通功、卽可獲安所矣、名士慨然許諾、因代彼人別白、且多爲通功。自是入穴不復再出。此事在通衢、乃萬目所共見者、敝友親爲余言、端不誣也、緣此觀之、人之靈魂。亦有時出現人世、如報恩雪怨之類。特非　上主之命則不可、若論天神鬼魔之現、又非人所能易測者也。

十三年庚辰、艾司鐸以五月至龍江、初三日、爲瞻禮六日、司鐸詮

救贖事理、俾奉教者常痛念之、以爲寡過之宗、次爲瞻禮七日。司鐸詮雪堂二字、以雪喻　聖母之德、蓋龍江新立　聖母堂、嘗以雪堂命名故也、次爲聖若翰誕日、司鐸詮聖若翰之德之功、俾後人倣而行之、名論娓娓、標筆拙、未能一一述也、初六日、諸友畢會、司鐸謂衆曰、比來論道、三日于茲矣、未知諸子、曾憬然有得否、請各述所取益、卽一端亦可終身、不必求詳也、

問士敏、士敏對曰、承雪堂之訓、學徒記之、未能行也、又安敢對、

司鐸曰、記而不行、與不記同、比如水之沃石、得濕而已、必也如土之能受、以水沃之、徐徐然入、自滋潤而浹洽矣、

問魯可、魯可對曰、聖若翰之修道也、不於塵世、而於山中、爲薄

世味故也、洙希聖未能、庶於世味或有省乎、司鐸曰、良然道情之與世味、最相反也、而復相妨、道味淡。世味濃。道味超。世味暱。斷未有世味不薄而可以期登天國者也、

問其香其香對曰、標反躬多過、承師訓、有過者、地上之事、改過者、天上之事、改過不吝、願終身以之、司鐸曰、人之在世。如行滑路。失足之愆。實所難免。改之改之、以至於寡。卽與天神同歸矣。蓋享天上之福者。悉純善而無纖過、天堂之門甚窄。人有纖過。其能入乎。子勉之哉、

問允鑑允鑑對曰、聖若翰之德、在山中苦修。而其功、所在闡明吾主降生之事。斯二者、是所當倣而行者、司鐸曰、此一也、非

二也、夫人未有不自誨、而能誨人者。誨人不動。繇我自誨不篤。蓋不能言其所未行故也。聖若翰惟其苦修、故能闡發、幸勿岐而視之、

問仲升、仲升對曰、欽崇二字最難、斌何敢及他、司鐸曰易耳、奚難哉、見以爲難者、皆繇不沃其根故、若時沃其根。則日見其易。又奚難之有哉。子平明而興。不立一功。不行一課。則一日之根不沃矣、再晨而興。其不立功行課。猶乎昔也。則二日之根不沃矣、根不沃。枝葉不發生。視以爲難又奚怪焉、抑人之欽崇 上主也。未有不繇愛德而發也。而愛德之發。則全爲美好所動。子視世上諸物、何者爲美好乎。其無窮美好。孰有如 上主者乎。

知　主爲無窮美好。則欽崇之念。定有不容自己者。其視世間美好諸物。特分吾　主無窮美好萬分之一耳、如舍無窮美好之　上主、而不知愛。勢必移所愛於他美好。甚有似美好而非美好者、而亦愛之。甚有可賤可惡不美好者、而亦愛之。宜其愛主之難也、辨之明則愛　主之心必篤、勉强而力行之、是在子矣、

問君及君及對曰、承師訓、物之白者莫如雪、而　聖母之德之白、則踰於雪、翰托　聖母庇下、十誡之守、其固然矣、而邪淫一誡、尤爲至污、敢不五司之是守、司鐸曰、儆儆　聖母、守貞爲切。謹守五司、毋令竊發、凡在　聖母會者、俱宜行之、不獨吾子也、

問從趙、從趙對曰、隴聞道最遲、罪汚莫洗、惟有望吾主救贖之恩耳、司鐸曰、旨哉、滌身垢者以清水、滌神垢者以聖血、夫人欲滌罪垢、非吾主救贖莫大之恩、未有能潔者也、吾子勗之、

問其績、其績對曰、數日欲一到堂、輒有所阻、未得承師訓也、司鐸曰、吾章之奉教也、不獨鄉曲親朋、或生疑阻、即一家之內、亦有然者、雖然、奉教而致人稱譽、致人讚頌、其功亦淺耳、譬之浮海焉、順風而行、舟師何力之有、惟遇颶風而凌浩淼、其能謹檣帆舵楫而無恙者、則舟師之功也、今子遇阻而輒止、是徒知有人、而不知有至尊之上主也、爲義而受窘難、獨不聞與、

亭午、其香復至堂、司鐸見其有倦色也、問其故、對曰、竊效著述、

不覺勞勩、司鐸曰、固也、亦問其所著者爲何書耳、著世俗之書。未免勞而罔功。若闡明　天主之事理。則勞多而功多矣、昔賢論天堂之賞、其異數者有三等、一致命、一童貞、一著書以明聖教、夫致命童貞、亦吾人不易得之事、若著書以明聖教。凡有心有力者。皆可勉而能也。近晉絳段君襲者。曾以此義筆之論學跋中。試取而諦讀之。其有合乎、

其香曰、段君久耳大名、其功行亦有可紀否。司鐸曰、段君之昆季三、長名袞、次名扆、次名襲、皆則聖司鐸之高弟也、司鐸凡所著書、較刻之功、多出其手、然此其小者耳、段君嘗立一聖堂、比鄰不戒、偶燼于火、段君仰而嘆曰、是堂湫隘。吾　主棄而去之

矣。請更諸爽塏者。復捐金庀材另創一所、此前加麗焉、夫人當締創之後、忽遭焚燬、卽有道力者、能自免於怨尤。斯已多矣。其不灰心而弛力者、幾人哉、段君不惟無怨尤、更加毅然之力。其不可及者此已。

十一日、爲宗徒伯多祿瞻禮、司鐸詔衆于堂曰。昔聖伯多祿其初漁人耳、一蒙吾　主呼召、遂棄其漁業、從　主四方布教、（詳見聖人行實）斯其矢志堅決、可倣而倣也、今子等聞道以來、間有始勤而終怠者。亦繇初念之不堅耳。有如淡而聲名捐而財利。一如伯多祿之棄厥漁業也、寧有鮮終之慮哉、顧伯多祿之漁業、一破船耳、破網耳、後賢推論此義、有二譬焉、何謂破船。肉軀者是靈

魂之在肉軀。猶主人之在船也。船雖堅緻。然日浮于亙浸浩淼之中。排蕩衝擊。其能久存者幾何。人生猶泛海也。所以排蕩衝擊我者。非一端矣。夫形久則必敝。人何苦戀此久而必敝之物。日營逐未有已也。何謂破網、世俗者是。夫世俗之束人也。甚於羅網。人入其中、鮮有得脫者。且魔鬼多爲智計。伏藏其中。雖千目萬孔不啻也。人而思脫、一一解之則綦難。惟一舉而棄之。絕不受其籠罩、又何世網之患乎。

耶穌嘗謂伯多祿曰、人能棄而財帛妻子、而從我者。吾且以百倍償焉、伯多祿對曰、吾業棄萬有而從　主、吾　主何償焉、或曰、夫伯多祿所棄、一破船與網耳、曾何萬有、而乃爲大言若此、

聖額我畧嘗推論此意、以爲人之物有限、而人之願無窮、故農所有者耒耜、而其願則斯倉斯廂也。士所有者圖史、而其願則巍科膴任也。至于商者賈者、見前之藏鏹幾何、而其願不什百千萬不止也、夫伯多祿不難棄其所有、而難棄其所願、今無論榮福之享、吾　主業百倍償之、即諸凡奉教之邦、莫不崇厥堂宇、其瞻拜望澤者、無間公卿士庶也、斯亦百倍償之一端、尤爲昭然可見者已、

十四日、爲　聖母幸聖意撒伯瞻禮、司鐸又謂衆曰、教中工夫、誦經看書、固爲有益、然未爲大益也、必也其存想乎、顧存想有三端、一記其事、一繹其理、一發其情、三者備、而存想之功全矣。今

日乃是　聖母往顧聖意撒伯日也、請先述其事、子繹其理、而發其情可乎、聖意撒伯者、聖母之親也、當時　聖母方領報之時、天神又將聖意撒伯受孕之奇、兼報　聖母、詳見本論　聖母因發熱心、速往顧之、山行三日、方至其家、比聖若翰生、始返、子等親聞斯語、不啻親覩其事、亦有存想、可爲余告者否、問魯可、魯可對曰、　聖母貞德可嘉、故　天主選之爲母、天神之報、以其貞也、司鐸曰、然、世之榮福、孰有大于爲　天主母者乎、乃　聖母當領報之時、尚未敢遽許、懼失其貞也、比天神以天主全能告、始致成命於　主、斯其堅貞一念、又非尋常可擬者矣。

問其香、其香對曰、　聖母諸德咸備、卽今日之事、標取四德焉、司鐸曰、云何、曰、領報而必矢童貞、貞也、聞意撒伯之孕、而熱心頓發、愛也、山行跋涉、艱辛不避、勤也、以　天主之母、而爲入服役者三閱月、謙也、是之謂四德、司鐸曰、然、之四德者、法其一焉。將終身行而不盡、矧四德之咸備者乎。

問鳴見鳴見對曰、聞意撒伯之受孕也、七十有一矣、夫老婦而懷姙、人未有能遽信者、乃　聖母聞報、卽信而無疑、然則勤也愛也其皆繇信而發者乎、司鐸曰、信爲諸德母。故向　主三德。必以信爲先。均一天神之報也、雜加利亞、以疑而結舌、詳見本論聖母以信而欣往、德之等夷。從此判矣。

問君及君及對曰、方　聖母見意撒伯時、若翰在母腹中、卽知
聖母在前、卽知　聖母所懷者、爲　救世之主、在母腹中而慧
識若是、宜其爲　主前驅、而明　耶穌爲救世之主也、司鐸曰、
若翰未孩、其識認吾　主、卽有慧識若此、人而不知天地之
大主也曾嬰孩不如矣。
問從趙從趙對曰、　聖母有忻勤之德、爲萬世母儀、隴　聞道也
晚、庶其忻勤　天主事、以補所未逮乎、司鐸曰、勤于　天主之
事。則聞道晚而立功先矣。非若勤于塵世之事。徒勞而罔功者
比也。子勉之哉、
問啟藻啟藻對曰、　聖母者、衆人之母也。人而善焉、必爲　聖

母所喜、人而不善、必爲　聖母所憐、改不善而歸于善、庶其可乎、司鐸曰、譬之人子焉、子而賢者、貽父母令名、其不賢、則羞辱及之矣。二者相倍蓰。吾子其奚從焉。

問繼學、繼學對曰、意撒伯之家、去　聖母甚遠、　聖母惟有熱心、故雖遠必到、夫天國猶家也、藉非有熱心焉、其何能到、司鐸曰。高論種種、得其一焉、皆可終身行之者也、雖然、猶有顧字之義焉、夫　聖母之見意撒伯也、顧之也。子等共事　聖母、已不啻親若兄弟矣。脫或過失不規。疾病不恤。懈惰者、未能諄諭而勸勉。意于顧之之義、或有未盡者乎、請以此補諸論所未及、尚力行之母忽、

十六日向午、其香至堂、司鐸曰、頃晤施孝廉、其德器冲和、藹然可掬也、其香問曰、人之性格、其剛柔緩急、各有不同、意其所禀則然與、司鐸曰、人禀四行以生、求其四行均調、而無偏勝者、其最上已、餘則不能無偏、是故氣行勝者、其人必圓活而充滿。水行勝者、人必柔弱而舒遲。火行勝者。必剛毅而果敢、土行勝者。必重默而端嚴。而四行又與身之四液相應、氣應血、水應痰、火應心、土應肌、其詳在拙述性學篇、非立談可竟也、

